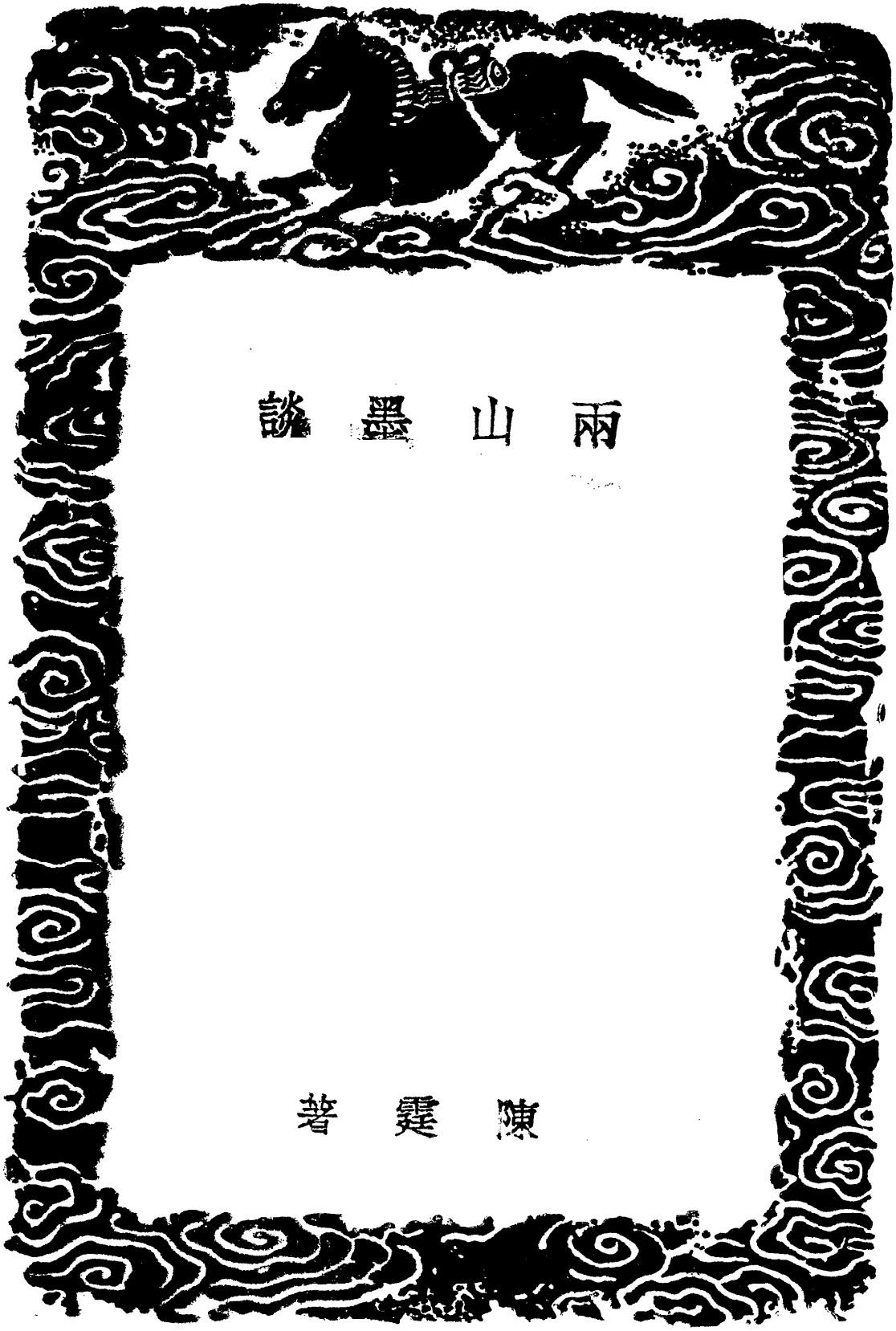
兩山墨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兩山墨談

陳霆著

本館據惜陰軒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兩山墨談序

水南先生既謝塵鞅。結廬兩山之間。居左右圖書。放情山水。銳意述作。於世俗外。膠泊然淡然也。李子公暇待過從。先生出其所著兩山墨談。李子受而卒讀。請之先生曰。夫自古哲源遠。衆言紛淆。或亂雜而無章。是故簡稽寡證。飾虛炫空。執者肆辨。沿常襲陋。騁奇傷繪。傷繪則浮。襲陋則固。肆辨則誕。炫空則畔。寡證則晦。均之謂彌文。彌文無觀焉。先生墨談之書。大則根經據史。訂疑考誤。少則別事與物。窮情盡變。奇而匪浮。襲而匪固。辨而無誕。炫而無畔。證而無晦。殆博求而詳說者也。是故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宏識。存之足以稽實錄而折衆言。先生曰。予何能斯。惟學與志庶幾無辱爾。李子迺以語司訓林爲。林子曰。是則美矣。可以傳矣。彰之文獻。其永有徵。而先生之集其能一以傳乎。李子曰。愛美同情。吾烏知將來不如今日乎。茲特爲之先驅云爾。於是屬諸林子。爲次第其編而付諸梓人。嘉靖己亥歲仲春之吉。賜進士知德清縣事四會李檗拜書。

兩山墨談十八卷。明陳水南先生著。先生諱霆。字聲伯。號水南。德清人。弘治壬戌進士。刑科給事中。正德初。謫判六安州。歷山西提學僉事。著有水南稿、唐餘紀傳、渚山詞話、山堂瑣語諸書。是編刻於嘉靖己亥。卷數與明史藝文志合。前有李明府檗序。後有水南自跋。大致考證經史。多所糾正。閒及明代時事。亦有關朝章鉅典。非泛然而作者。靜志居詩話稱其博洽著聞。留心風教。香祖筆記謂是書甚有義

理。信然。惜刊本不多。流傳未廣。茲得舊帙。急付梓人。揆諸明府編刊之時。歲月適合。又屬同姓可異也。

道光己亥仲春九日。三原李錫齡識於惜陰軒。

兩山墨談卷之一

明　吳興陳霆著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程子解孟子之文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疑皆有礙。蓋以史記之言爲信。則太丁雖死。固有嫡孫在也。舍嫡孫而立諸子。既非敬宗尊祖之道。加以亂禮制。決世防。繼世爭立之禍。將必啟之。成湯伊尹宜不忍躬此厲階也。史記陽甲之紀曰。商自沃丁以來。紀中作仲丁者誤。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立。比九世亂。據此。則商人兄終弟及。蓋起於沃丁之世。九世之亂。歸罪于沃丁之肇端。則成湯之末。知外丙仲壬之未嘗相及明矣。以程子之言爲信。則夫外丙仲壬者。湯所出耶。太丁所出耶。謂湯所出。則是時湯年幾百。不應尚有襁褓之子。謂太丁所出。則自爲太甲之弟。而二歲四歲非所應論。太甲既爲二人之兄。又須居世嫡之地。乃可爲祖後。然則不可但以差長而扳立之也。故予疑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少子。而邵子經世史不載二人之名世。彼蓋以甲子歷推之。而知非有其在位之年次也。然則外丙仲壬實未嘗立。太甲直以長嫡孫承繼湯後。凡謂太甲服仲壬之喪者。皆史遷之說惑之耳。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蔡氏曰。先王。湯也。吳氏曰。奉嗣王祗見厥祖。謂雖

徧見商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蔡氏徒見下文與後篇之言先王者皆指湯而言。遂以此先王爲湯。予謂商世於契有元王之稱。則主癸而上。商宜皆謂之先王也。吳氏知先王之爲羣廟矣。而以厥祖爲湯。則主太甲爲孫而言。予謂主癸以上。在太甲則皆祖也。凡二氏云云。蓋欲明湯已祔廟而非在殯之謂。竊疑先王、厥祖、一也。自伊尹攝祭而言。則曰先王。自太甲祇見而言。則曰厥祖。然則成湯之在殯固無礙矣。或曰。成湯未葬。則謚號未立。其曰明言烈祖之成德何。曰。烈祖云者。史氏序事而追稱之詞。非當時尹之自言也。是時成湯在殯。故尹之舉湯者。曰商王。曰先王。至三祀太甲終喪反亳之後。始有視乃烈祖之語。斯則湯葬已久而廟謚既立。然前此不聞有是稱。則湯之至是始祔廟明矣。吳氏以用訓于王爲伊尹告之湯廟。此未必然也。蓋明言祖德乃序於告廟之後。總己之下。意當時祀事既畢而百官未退。伊尹欲聳動太甲而播之羣聽也。故於在廷明舉祖德以訓戒之。冀百官脩輔而勉進君德也。厥後桐宮之行。亦無可奈何而出此策耳。又孔氏以桐爲成湯葬地。若曰未葬然者。蓋疑於成湯在殯。故不敢決爲已葬之辭。蔡氏曰。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大槩謂湯葬已在外丙之世。而因以闢在殯之說。予於此竊又有辯焉。何者。湯崩在太甲元祀之前。迨夫改元之後。營宮之餘。則應過七月之期矣。以書太甲考之。桐宮之徂。當在元祀之末。或二祀之首。然則何疑於未葬哉。於時湯既就葬。而太甲以密邇而往。則事理適宜。非所謂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也。凡學者苟能明於書序所謂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之言。本非謬誤。則外丙仲壬之未嘗有位可決矣。曰。然

則孟子曷爲有言曰。丙、壬、太丁少子也。子少者抱。古今同情也。或者太甲雖嫡長。而幼有童心。太丁因是愛有所移。容有次及之意。外丙仲壬遂爲商人所屬。而後世因之不沒其名。孟子追論太甲之被放。因詳其始終而首及二人焉。是未可知耳。

洪容齋曰。詩序不知果何人所作。小星一篇。顯爲可議。抱衾與裯。鄭氏以裯爲牀帳。謂諸妾夜行。袍被與牀帳以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嬪妾雖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於抱衾而行。況牀帳勢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咏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稽違君命之意。與殷其靁同旨。按洪氏此說。不爲無見。但小星爲房中之咏。先儒相仍爲說久矣。然曰南國夫人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而衆妾之進御於君。不敢當夕。類見星而往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則於辭雖似。而於意亦未然。夫諸妾既曰進御。則自應就君之寢。今曰抱衾以行。知非以進御也。蓋宮中嬪妾當夕。例番直於君之寢所。漢魏而下。有尚宮司寢之設。唐宮詞有直更之語。大率沿古制也。以其與司牀簀。故敬戒而宵征。而其行也。抱衾與裯。自爲臥具。裯本襌被。其訓牀帳者。非也。蓋宮中夜直。自有進退之序。亦以見后妃之化遠及於南國之宮壼。故當時供直者。皆安於命而習於勞。且又作詩以詠嘆之。是爲家人風化之美。非專以獲進御故也。

夏后氏之方盛也。以其九州土田之制。貢賦之則。鑄之於鼎。若曰爲後世之法程。王孫滿謂爲備像百物而使民知神奸者。誕辭也。夏亡而鼎入於商。商亡而鼎歸于周。三代相傳。號稱神器。自國語、左傳、墨子、史

記、言之者屢矣。周之季世。七雄僭王。私計得鼎者可以有天下。若後世傳國璽然者。於是爭起染指之謀。而周之君臣日夜惴惴。謂夫鼎存而禍隨也。遂陰計毀之。其稱淪入於泗者。計一時詭辭。後世乃傳信之耳。容齋洪氏不悟此意。至疑於未必有是鼎。其說以爲禮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而獨未嘗及詩易所書。固亦可考。而其詳未聞。秦人視周如机上肉。果何所畏而不取。赧王入秦。寶器盡以獻。而此何獨遺。又謂神器之重。決無淪沒之理。且泗非周之境內。果其淪也。使何人般舁而往。其辯之信亦詳到矣。而不知鼎不可謂無。其亡本非以淪故也。不幾於信夢者耶。

桓公子糾之爭國。自宋儒以來。學者相沿以爲子糾非所當立。予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君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擬立蓋有先君之命矣。又按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黃楚望又考於春秋立子以貴之義。謂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子糾爲兄與當立之證也。千古是非。未易臆決。又按。穆子以子糾爲桓公之弟。蓋本漢書濮昭之言。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云云。雖然。韋昭已言于糾兄也。言弟者。諱耳。蓋漢文時爲厲王兄。故昭特遷言殺弟也。然則疑未足據。

昔人謂戰艦曰水龍。隋梁睿請伐陳。文帝答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水龍字甚奇。

隋書爲魏鄭公所脩。然義例欠精而與奪殊舛。今卽其所名目而按其所傳。爲崔宏昇治狀無愆。而列之酷吏。辛彥之崇信佛道。而廁之儒林。王頍逆黨也。而取其文學。崔賾登宦途以死。徐則本黃冠之流。而目爲隱逸。凡此皆當改削者也。

唐子西曰。學者皆謂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然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曰十月。殞霜殺菽。三月。大水。至商人以建丑爲正。於經則無所見。夫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哉。按唐氏之說如此。其自信可謂勇矣。然獨惜其考之殊未審也。商書伊訓之首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大甲之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夫前乎此。伊尹攝祀總朝。以十有二月乙丑。後乎此。太甲反吉卽政。以十有二月之朔。蓋商以建丑爲正。故皆以十二月舉大事。先儒所謂朝狩烝享皆以正朔行事者也。安在於無所經見哉。

說苑載晉太子申生之事。其言曰。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按左傳。申生乃雉經。未嘗伏劍也。

說苑有陳恒問於范子一條。越絕書謂范蠡遭世不明。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是范子去越之後。固嘗寓于齊。但其寓齊在滅吳之後。而齊國陳闞爭政相殺。乃在吳未滅之前。相越凡十餘載。然則昔人謂鴟夷子皮告闞氏之謀于恒子。恒子因得設謀以敗闞氏。此說謬也。

魏人哀三良云。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味詩人之旨。則知三良下從穆公。實出其感恩徇主之誼。初非有逼之者。然後知東坡之論。所謂三子之徇君。亦猶齊二客之從田橫。其立意固有所本也。

史記言。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求得美女、文馬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去炮烙之刑。紂許之。呂氏春秋則謂文王處岐事紂。雖遇寃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據呂紀言。紂以文王朝貢有禮。祭獻必敬。故賚之以地。意古者明王之待諸侯。未或過此。恐非紂之所能也。且囚之羑里。其疑西伯頗甚。以當時事勢推之。未必不忌其地大勢衆也。而又肯賚之以千里哉。太史公不取其說。而從美女寶賂之云。此則紂所易動而事理或然者也。

呂氏春秋。其蕩兵、振亂、禁塞、懷寵等篇。大槩取攻伐而非救守。且其以聖王義兵自詭。而舉誅暴拯民爲說。若曰救世之論矣。然反復其意。實主於遂戰功而破從約。此殆秦之所以滅六國者也。豈非不韋之私

心。始皇之詭智。而張儀之奸說歟。

寡人者。言寡德之人。諸侯謙稱之辭也。然古婦人亦嘗以自稱。邶風之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莊姜言戴嬀思念先君莊公。故以婦道勗勉寡人。所謂寡人。莊姜以自謂也。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予意廄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於宗廟而先於居室。元註謂廄以養馬。庫以藏物。欲其不乏於用。故視居室獨先焉。恐非古人意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獻諛。雖然。此實相如之夸心也。蓋漢承秦後。一時文臣。以封禪爲曠世大典。帝王盛舉。不復有知其非者。司馬談傳云。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臨卒且曰。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爲盛。有事爲榮。蓋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蓋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度。興樂章。度其必封禪。以夸耀後世。而已當其時。謂可秉筆託附不磨。由是草書將以上勸。而不幸病以死。則初意不獲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是。囑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爲計實夸心之餘也。而碧溪乃斷其諂諛。蓋天性不復能自新。其於誅心之法無乃未盡乎。

劉孟熙霏雪錄云。晉陳壽爲武侯佐。嘗被撻百下。後作三國志。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按壽傳。壽父爲馬謖將軍。謖爲亮所誅。壽父亦坐髡。故壽爲亮傳。言其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是壽特以挾父恨

故肆情貶亮非以身嘗受辱也孟熙之言失之不考。

先儒謂古者行必以車戰率以乘未有單用騎者戰而用騎其始見於六韜兵法所謂騎兵者是也若行而乘馬或引漢高脫鴻門之急獨騎走歸灞上爲事始之證愚謂鴻門之前固有之矣按吳起傳起爲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據此則春秋之末行者已嘗乘馬何言始秦末也

晉書苻堅傳堅入寇會稽王道子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至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若神有力焉嘗觀爲善陰隲書亦載求助之事而通鑑綱目止存草木皆兵之說餘不及焉蓋嫌於語怪也

苻堅之弟融出爲冀州牧堅母苟太后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爲別其夕又竊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太史奏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闈寺並言不見后妃移動之狀既堅推問乃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乃重星官及將寇晉太子左衛率石越諫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於是決行竟以取敗夫一堅也一天道也傾信固違何前後相反若是良由其急欲成正統大利眩于前而方寸躁亂失不復顧也

晉王渾妻鍾氏史稱其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嘗與渾共坐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氏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止如此參軍謂渾弟湛也晉史傳鍾氏於列女然因其言而槩其心正可發笑今呂東萊晉書詳節中乃無鍾氏之語疑爲之掩瑕特抹之爾

詩言載獫歇驕。諸家皆以獫爲田犬。名長喙曰獫。歇驕者。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皆以爲田畢而遊園。載獫於輶車。以歇其驕逸。予謂犬獰惡曰獫。馬跑逸曰驕。蓋言田畢而載犬於車上。息馬於轅下。於以行園而游息也。又廣韻。馬高六尺爲驕。

蘇秦傳。秦說趙王曰。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人者。謂己爲彼之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爲主。使彼臣己也。予謂不然。臣人者。我能臣服乎彼也。見臣於人者。我入臣於彼也。觀上云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又云見破於人。則詞意可見。

兩山墨談卷之二

吳越春秋載伍員奔吳至溧陽。會女子擊絲於瀨上。笥中有飯。員謂曰。夫人可得一發乎。女子知非恆人。發其飯漿與之。員已餐而去。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何宜饋飯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自投於水而死。按女子不載其姓氏。徐天佑亦無註。今偶讀李太白貞女碑。乃知女子史姓。溧陽黃山里人。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其自沒時。年三十矣。然自守未適。唐時立祠其地云。

禮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而國語又謂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二說不同。世儒多疑之。予謂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之舉事也。若夫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則舜之後爲夏賓者爲之也。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所謂魚須文竹。謂以竹爲笏而刻畫爲魚須之文以飾之也。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之以魚須。亦以示華重之意。若士則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爲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之等爲減殺矣。此象字與上象不同。所謂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不然。則爲衍字。若應氏言。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顧與諸侯相視。豈先王謹微昭等之禮哉。

古之行者。必挾過所。釋者謂若今路引之類。然未詳二字何緣而名。偶閱禮經會元。謂周人之制。徙國中

及郊者。必有所授。徙于他鄉者。必有旌節。無授無節。是必以過惡而妄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過其所。必有呵問。是過所者。就遷徙之人經過所在而言。後世謂二字爲周禮之文。用遂立以爲文劵之名也。

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死保脫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不一。先儒疑之。予謂此事則信有矣。蓋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敍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史記則追敍本末。故特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若謂賊搜公宮爲甚。則後世如伏后之被搜於複壁。伯牙后之被牽於帝前。若是者殆衆矣。搜宮何言甚哉。趙之滅族。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于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氏之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金仁山謂本各一事也。史記以爲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乃得之傳聞。誤爲一爾。又按趙朔被難在景公三年。後十六年而景公卒。則正合姬氏生孤後十五年而景公復其田邑之數。蓋嬰齊之通姬氏。應在朔死之後。而同括之死。本後於朔。又事各有因。洪氏以同括死後。更二年而景公卒。厲公立八年。悼公立五年。始合十五年之數。遂疑史記爲乖妄。亦失於誤合朔與同括之死爲一也。

左傳。諸侯不貢車服。陳氏曰。按周官九貢有服貢。傳未必左氏之舊也。趙氏又謂周官雖左氏亦未嘗見。

考傳可知。予疑周官服貢必其織文織縞之類。蓋諸侯貢以充服飾者。固未嘗成服以貢也。若五服五彰。車服以庸。則其度出自天子。諸侯豈敢輒製以貢哉。然則諸侯不貢車服。左氏必有本也。

呂氏紀載越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悅。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其所以致亡。高誘註。授乃句踐五世孫。今按史記越世家。句踐卒。四世而至王翳。翳卒。子王之侯立。不載有授豫之事。惟索隱引紀年云。翳遷於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所謂太子。豈卽王授之子耶。然則授或卽翳矣。但句踐至翳才四世。而註言五世。或高氏考之不審。不然。則豫翳聲亦相近。豈豫卽翳而諸本字誤耶。然淮南子又謂翳賢。不欲爲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薰之。出而立之。則翳又不可以爲豫矣。反復難考。姑闕之。

古今皆以周宣王爲中興之主。而追想其盛德大業。若不可嗣。不知其戾德亦多。蓋厲平等耳。今不暇細索。姑卽王子晉之言而觀。則可證矣。其言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據此。則宣王未得爲盛主也。

耶律德光入洛。屠磔犬羊。令懸掛諸宮門。以爲禳祓。始嘗鄙其夷俗。不知實亦有所本。呂氏春秋三月紀。有國人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註謂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之。然則契丹之俗用此也。

集韻謂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可禁。命去其半。定爲二十五絃。至秦俗惡薄。有父子爭瑟者。又各入其半。故當時名其器爲箏。又曰纂。二器今皆十三絃。實瑟之餘製也。呂氏古樂紀乃曰。瞽叟拌五絃之琴。作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疑樂官名）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然則瑟之在古。其規製更益蓋亦屢矣。固審音者宜略知也。

呂氏春秋蕩兵篇曰。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鬬之所自來者久矣。柳子封建論有云。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德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大。德又大者。諸侯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大。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柳之立論。則蕩兵之說也。是知柳實用呂紀。然就二者而觀。則柳頗費詞矣。呂氏又曰。民之說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堤也。韓子送石處士有云。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其句法亦出於呂紀。然變化轉換。韓更妙矣。

古今婦人稱其夫曰良人。然先秦之世固爲君子之通稱。不獨可施於夫也。呂氏紀序意曰。秋甲子朔。朔

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註云。良人謂君子也。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蓋言救焚而濠水致涸也。求之於古。可對宋國亡珠事。宋司馬桓魋有寶珠。魋抵罪出亡。宋公使人問珠所在。紿以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則死焉。此事正相類也。

南史。沈慶之當朝。雖議其不學而所見超絕。有庸常者不可及。孝建中。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起用。使何尚之往諭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蓋尚之嘗致仕。後復起而效用。且受元凶劭之爵秩。故沈特譏之。

通鑑前編紀。武王既伐紂。封紂子武庚爲殷侯。予謂當改書曰殷公。按大紀曰。大建公侯於天下。封夏后氏之後東蔞公於杞。封受子武庚於殷。用其禮樂。作賓於王家。皆爲上公。是爲二王之後。然則爲殷侯者誤也。武庚初已爵上公。至其敗滅。然後以微子紹之。其曰庸建爾于上公。曰作賓于王家。特仍武庚之舊而已。

春秋書許止弒其君。據左氏。許悼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則君之死以止之藥也。雖無意於弒。而實則弒矣。如律所謂庸醫殺人。固不得辭殺之之名也。世說皆謂止不嘗藥。故書弒君。則與左氏所記殊遠矣。

春秋戰國之世。大夫之家嫡亦稱太子。孟孫獵得麑。怒秦西巴之放之也。逐之。居一年。召爲太子傅。左右曰。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智伯欲襲衞。亡其太子。使奔衞。南文子曰。太子顏甚有寵。又趙襄子殺代王。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

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蓋當時諸侯僭王。而大夫亦僭諸侯。故稱謂無等如此。

呂覽知度篇曰。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特船驥哉。高氏於小臣字無註。而殷周之王下箋云。殷之盡。周之興。其意以呂尚爲小臣。蓋謂周聽小臣呂尚。故商至於盡而周用以王。殊爲謬誤。小臣蓋指伊尹也。戰國時說者有謂伊尹嘗爲有莘氏之媵臣。故當時著覽者遂以小臣目之。不然。四人者並稱於前。何乃於後而獨遺尹哉。

樂成篇曰。魏襄王飲羣臣酒酣。王爲羣臣祝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云云。高誘曰。按魏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爲四世之君臣也。予謂襄王之時。去西門豹則信遠矣。然魏君以其政績之著。故世以爲賢。而舉似羣臣。欲其繼美。史起之言。蓋追論其失也。高氏以爲□飲之列。而辯著覽者之謬誤矣。

本生篇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机。高氏註曰。招。至也。蹷机。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蹷机。故曰務以自佚也。予謂不然。蓋呂覽本謂爲人上者不務勤身履行。而習於驕佚。卒之顚躋覆敗而不足悔。是出車入輦乃招蹷之机也。與下爛腸之食伐性之斧句類。

情欲篇曰。罇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上文引喻。蓋謂罇以酌之

者衆。故易盡。然則天地之間。萬物之類。交亂人心胸。耗竭人精神。其酌人大貴之生者亦衆矣。此所以在人大貴之生常亦易盡也。事理本明。而高氏乃曰。萬物酌揖陰陽以生陰陽。諭夫大貴君者受君之德以生者衆也。其說殆不可曉。

予前辯程嬰杵臼存孤事爲非妄。其趙朔趙同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而且非同時。特史記誤合爲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合耳。今考於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而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則不惟可見史記之自相抵牾。且足以證括等之與趙朔果非同時被殺也。趙同於朔死之後屢見於春秋左傳。可證。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紹興七年。張浚捃摭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內外兵柄。天下寒心。予因是而觀。浚之舉措如此。則呂祉淮西之行。其爲意久矣。既而事蹶勢敗。失於急欲制諸將之故。使是時朝廷不堅起武穆。則荊襄之變在淮西之前久矣。豈非寡謀自用之咎歟。然後來武穆之禍。王貴告牒乃以雲憲謀還兵柄爲辭。觀此。則武穆步歸廬山。其部曲亦必有不安者矣。此亦宜其來貴之讒口也。

天寶遺事載唐明皇夜遊月宮。蓋竊列子化人遊之意而踵爲者也。列子曰。西極有化人。謁周穆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遊。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向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腝。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宣和遺事載宋徽宗與林靈素夜話於千秋庭。因有月宮之想。靈素乃手招二青鸞於帝前。請帝合

眼。二人遂乘鸞而昇。暨開眼。則過一大門樓。清寒襲人。所見歷歷。次至一城。紅光密合。守者曰。此玉皇之城也。俄爲一天神擠而下。倏爾驚寤。則身在榻上。李明妃尙侍寢。此則又倣明皇之事而繼爲之者。然其意境雖酷似化人。而所述繁鄙。其詞之不逮遠矣。明皇事又見龍城錄。

歐陽子有言。春秋無義戰。五代無全臣。其立例以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雜者純之反。士入於雜。則與純誠者相去霄壤矣。然予觀其爲傳。乃敍於伶人宦者之後。則誅貶之意雖不言。而其跡不亦曉然可識哉。

容齋三筆曰。呂后之亡。呂祿據北軍。酈商令其子寄紿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爲之一言。此又不可曉者。予謂寄之紿祿。非迫於絳侯之劫。則其意向固未可知也。且其紿祿之功。僅足以贖平時黨結諸呂之罪。安敢冀賞哉。則其不侯固有說矣。

續通鑑載宋政和六年。雄州安撫和詵。引契丹亡人李良嗣來朝。時和詵久以厚賂結納。朔方豪雋士多歸之。良嗣來。賜姓趙。按宋史良嗣本傳。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李良嗣。據此。則良嗣之來。事由童貫。且在政和初童貫使遼之時。非至六年而後和詵引歸明矣。續通鑑作於李燾去政宣之世不遠。意其登載無誤。而參以正史。其不同如此。豈貫未出使之前。詵固嘗預招誘之勞耶。

兩山墨談卷之三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胥謂周勃以此覘衆心之向背也。王伯厚獨不然。其言曰。考之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則袒右。故覲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呂氏之計已定。若爲呂氏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予按齊潛王之亂。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潛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是勃之前已有以袒右卜衆者矣。今以袒右爲當受刑。固曰有據。然例以王孫賈之事。則市人從討者當刑否耶。

孔子列逸民之行而不及朱張。論語註曰。朱張不見於經傳。今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其謂行同於孔子。蓋本王弼之註。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釋文亦引之。

宋紹興中。劉豫挾金虜入寇。高宗親禦之。趙鼎用喻樗留後門之策。起張浚於福州。俾爲閩浙江淮宣撫。預備退保之地。廬陵羅大經曰。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預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項羽救趙。既渡河。沈舟破甑。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取勝。予謂羅氏之論。以之律將可也。若天子親征。則事須萬全。安可行沉舟之計哉。若寡謀直前。則舟沉之後。萬一蹉跌。不知置主上於何地。救事勢以何策。以是而論。鼎樗之見。未可非也。

左傳。楚子圍宋亟。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云云。子反懼。爲退師三十里。訖

與宋平。夫當對敵攻守之際。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而使敵人得至寢所。楚之警備。一何疎也。當是時。華元必有劫持之術。特世遠莫詳耳。唐小說載薛嵩節度上黨。魏博田氏欲襲奪之。嵩以爲憂。而未得制禦之策。其女妾曰紅線者。能以中夜至魏博。入主帥之寢室。而竊其枕前金合以返。翌旦。嵩馳使還之。且曰夜來有客至君寢所。金合其所得也。魏帥得之大驚。亟遣書謝罪。散遣兵徒。終身不敢謀薛。蓋以敵人刺客得至主帥之寢所。則區區首領係其手矣。此固所以褫魏博之魄者也。然則子反之懼而退舍。無亦慮及此乎。元之事。洪氏疑其未然。獨取信於公羊乘堙之說。予謂元本宋之謀大夫。事勢既亟。則敢死而爲此。理容有之。若紅線以一女子而能出奇制敵。坐鎮上黨。使其不誣。信異人也已。

左傳。季康子欲伐郳。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諫不可。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時孟孫附季氏。以景伯之言爲拂當國者之意。故曰。景伯何得爲賢。而乃逆人之意。欲止伐郳之舉耶。蓋景伯之言。諸大夫之意也。故下文諸大夫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郳。而以衆加之。可乎。諸大夫之意。本謂今封國之鮮存者。由大之不能字小。故小亦不克事大。用是致僭亡也。然伐郳則失信與仁。危不可免。景伯知事之必危。夫安得不言。且郳不能事大固矣。而魯亦不能字小。是其德等也。乃獨以衆加之。於理可乎。時諸大夫與季孟之意見不合。故雖飲酒不樂而出。其前後文意明白如此。註者不知。於惡賢而逆之釋云。孟孫賢景伯。故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不順其言者。於知必危何故不言釋云。若知必危。我諸大夫自當言之。今不言。以不危

故也。於魯德如鄒句下。釋爲孟孫忿答諸大夫之辭。顚錯破緒。大非本旨。又按。明年。吳爲鄒伐魯孟孫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則伐鄒爲孟孫。黨於季氏明甚。

吳越春秋載闔閭既弒王僚。僚子慶忌奔衞。闔閭患之。謀諸伍員。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離者。細而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王語以慶忌之勇。謂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詐奔諸侯。宣怨言於路。遂如衞。見慶忌。曰。闔閭無道。今戮吾妻子。無罪見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之。揀練士卒。與還襲吳。渡江。於中流。要離坐於上風。因風之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於是慶忌死。要離曰。吾殺妻子以事君。不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不士。言訖。自投於江。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伏劍而死。左傳哀二十年。載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悅於越。吳人殺之。二說全不同。吳越春秋謂慶忌之死在闔閭之時。而左傳云云則又在夫差之世。且要離之事。質之史記無之。然則考信慶忌之本末。當據左氏。

小說有迷樓記一卷。謂隋煬建於京師。煬既殞於江都。唐太宗提兵入京師。見迷樓。謂衆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也。下令焚之。火經月不滅。顏師古著隋遺錄。則謂煬建迷樓於江都。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東坡詩云。江都樓成隋自迷。白太素揚州詞云。迷樓周應不見。問瓊花底事也香銷。許有壬迷樓賦。所指陳皆江都之事。意皆本諸師古。然迷樓記序致前後。顯爲可據。而諸公咸不之從。豈以江都爲煬廣敗亡之地。而迷

樓實其荒淫之跡。故所取信必於顏氏耶。

退之順宗實錄。載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若今之爲文者。必曰。令直省通執誼。以舊事告。叔文叱之。直省懼。乃入白。今四句皆用直省字。而不覺其煩。此殆類史記句法。蓋大手筆故能如此。

檀弓石駘子卒一章。凡四用沐浴珮玉字。評者服其高古。然則退之所用。殊樸贍有古風。竊可喜也。

呂氏愼大覺曰。武王復盤庚之政。分財棄責。以振窮困。高誘解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己不責彼也。今按。債責古字通用。棄責者。蠲逋負也。離俗覽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解曰。任亦將也。今按。任車乃賃販之車。言戚窮困。乃爲商人將賃車以至齊也。北史載魏長賢之言曰。或有釋賃車以匡霸業。卽此事。

日本國之東。約三千里而遠。限以大山。外有毛人國。面體俱生毛。約寸半許。殆若猪然。然而語言形體則人也。往見倭國使人。言毛人與其國不通。閒嘗犯邊。有生獲者。乃得其狀貌如此。按山海經傳云。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於海邊獲一船。有男女四人。毛生如前。身短小而無衣服。語言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以後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言其所生。是毛民也。蓋卽毛人之國。乃之偏氣所生。有非耳目可常者如此。

沈約曰。晉元帝母夏侯太妃。與瑯琊國小史牛姓者通。是生元帝。初。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功。宣帝酖之。

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不聞牛繼馬後乎。至元帝生。始符其讖。然約始謂夏侯與牛姓者通。先儒尙議其誣妄。今史通並鶴林玉露等書乃直謂元帝爲牛金所生。殆癡人夢說也。

史記。楚平王十年。吳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下文更云。初。吳之邊邑卑梁人與楚邊邑鍾離人爭桑而交攻。楚怒。發兵滅卑梁。吳王大怒。亦發兵攻楚。遂滅鍾離。楚乃恐而城郢。索隱云。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傳。昭二十三年。楚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予按。此節下重言城郢。乃申敍上城郢之由。史記非誤也。索隱誤耳。

懷王六年。楚使昭陽移兵攻齊。齊患之。陳軫適使齊。謂齊王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往見昭陽曰。願聞楚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官上柱國爵執圭。又貴。則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下文云。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國冠之上。言其爲令尹。乃官爵之極。猶處一國之冠之上也。故下云。冠之上不可以加。二冠字一意也。索隱上音貫。下音官者。非是。

越世家。句踐謀伐吳。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索隱云。虞書流宥五刑。按此乃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者也。予謂習流乃士之習水戰者。如所謂善泅者也。徐天祐越春秋註云。笠澤之勝。越以三軍潛涉。意習流卽潛涉之士也。如索隱言。豈越一小國而有如許流人哉。

史記。武王九年。上祭於畢。東觀兵於孟津。本謂祭告文王乃統師伐紂也。一說。上祭於畢。祭畢星也。畢宿主下方兵伐之事。祭於畢。祈天祐也。雖若有謂。然觀竹書紀年曰。紂六祀。周文王初禴於畢。夫禴乃宗廟

之祭。按畢有周先公之廟。文王之葬在焉。則祭畢之爲祀先審矣。

田文傳。文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相齊。至今三王矣。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又尙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按。嬰以玄孫之孫爲不能知。是謂不知何人也。文意謂父之厚積欲爲孫而又孫之計。是謂遺所不知何人者也。意義本明。而索隱乃謂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誤矣。

劉澤傳。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之偉乎。事發相重。謂諸呂變作而澤能舉兵入討。又與羣臣共立代王。是與內朝相倚重也。晉灼索隱之說皆非。漢書改偉乎爲危哉。顏氏因有事發則與田生相累之釋。

商鞅傳。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反聽內視者。反己觀省之謂。自勝云者。內有以克乎己私。則天理勝乎人僞。自能剛而立也。索隱謂守謙敬而人自伏其非。是爲自勝。若是者。乃爲強。若爭名得勝。此非強之道。雖與下文自卑之言合。然恐非本義也。

晉世苻堅入寇。詔以謝安爲征討大都督。安兄子玄都督前鋒諸軍事。時堅師號百萬。朝野震恐。玄遣張玄詣安問計。安都無所答。乃命駕出游。遂與玄圍棋賭墅。王夢麟謂圍棋之玄上當加之姓以爲別。不然。則是玄者爲張耶。抑爲謝也。子謂賭墅之下。記者更云。常時玄棋品劣。是日玄懼。遂爲敵手。推此。則可決圍棋之爲幼度矣。又按幼度傳。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然則所謂張玄者。豈卽玄之耶。抑別一人也。若誠爲玄之。則二人初未嘗同名。特

傳錄者小悞爾。呂東萊晉書詳節敍禦堅事。安加征討大都督。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游。方與玄圍棋賭別墅。游陟至夜乃還。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竟。便攝放牀上。此節前言與玄圍棋。後言兄子玄等破堅。則圍棋之玄爲張爲謝。幾於難別。倘前之玄果幼度。則兄子字不宜於後出也。此則略宜更剔。

國語爲韋昭註。然謬誤頗多。今姑摘其數處皆顯可見者。周語。民用莫不震動。民用和同。註以用爲田器。今按。用乃虛字。周書民用僭忒。卽此句法也。襄王賜晉惠公命中云。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至十三年鄭人伐滑中云。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註謂今書皆無此言。決爲散逸。今按二言見存於湯誥君陳等篇。但字句小異耳。魯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伯酒。以露睹父爲客。相延食鼈。註謂衆賓相進使食鼈。今按。相延者。款導之意。謂賓主相款使食也。又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闖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註以闖爲闢。謂闢門也。今按。闖者。馬不出門之貌。謂敬姜身在門內而與康子語也。晉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獻子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註謂獻子因趙盾以爲主。盾升之公朝。莫、喻遠也。今按。春秋大夫稱主。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註謂主從夫稱也。時韓厥出宣子門下。故論者謂宣子爲其主。莫古暮字。又靈公虐。趙宣子恒驟諫。公使鉏麑賊之。晨往。則寢門闢矣。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麑歎而言曰。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觸庭之槐而死。註謂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爲

三公之位。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今按本文曰晨往。則虞爲晨造趙所矣。既而感悟其忠。乃觸槐而死。則所觸當爲趙庭之植也。鄭語桓公爲司徒簡於史伯中云。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註謂虞幕者。舜之後。虞思也。今按虞幕爲舜所自出。史趙曰。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觀自幕至叟。及重之明德之語。則非舜之後可知。

元人伐宋。師至巴陵。女子韓希孟者。魏公五世孫。嫁爲賈尚書子瓊婦。岳州破。被虜。明日。以衣帛書一詩。自投於江而死。長興州判官沈思安。嘗託劉元履者。丐趙松雪爲書其詩。元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爲我求書。庶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攄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爲之寫一通。歸之於沈。吁。韓一女子也。而英靈炯炯如此。向生斯時爲男子。則精忠血誠扞衛社稷者。當與一時忠義之士相挺矣。顧肯少屈其志哉。咄咄。眞可敬也。韓詩今載輟耕錄。予往見別本。篇句絕不同。蓋好事者亂眞。莫可致審。

白樂天謫江州司馬。其廳壁記云。唐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亢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按樂天爲人。雖外示恬淡。而中實愛戀官職。觀其詩篇。每及遷除處。則津津喜。句不覺流出。此朱子之所以有譏也。江州之謫。未爲遠惡。而一聞商女琵琶之音。遽重天涯流落之感。掩泣之餘。青衫沾濕。是何言行欣戚之相反哉。然則壁記云云。特有激之辭。倘信其爲由衷之言。則誤矣。

兩山墨談卷之四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仕爲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輓之者云。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於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離中死亡。治命以陞爲後。按陞爲璧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

通鑑外紀。載湯之時大旱七年。卜當以人禱。湯曰。所爲請雨者。以爲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剪髮斷爪。體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然說苑則謂湯之時大旱七年。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民失職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二書所載。事辭不異。而身爲犧牲與遣人持鼎之說不同。予以意決之。桑林之禱。湯既親矣。而又使人徧走羣望。授之祝詞。卽用其所自責者。然則固可會而通也。

宋時史館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爲業。諱之卽非實錄。書之卽難遣辭。以問之胡旦。胡曰。何不云。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予謂操刀以割。凡起自庖人竈養者皆可用。若取意於太公鼓刀朝

歌與樊噲屠狗。則尤妙矣。蓋二公後皆封侯。也鼓刀屠狗皆史記中事。於夫傳貴侯更切也。

史記舜紀。瞽瞍使舜濬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論史者多譏其鄙誕。今按澠水燕談。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者也。宋眞宗祀汾陰。車駕臨觀。賜泉名廣孝。坊名舜泉。御製贊以記之。是穿空事有跡可憑矣。然此豈好事者緣遷語而贗設之耶。抑果舜世之遺也。

成王以重祭康周公。故魯得禘於周公之廟。先儒之論。多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均之非禮。今按。禘乃商世時祭之名。商之夏祀。其名曰禘。至周乃易名禴。而以禘爲王者之大祭。成王不敢臣周公。若曰異代之臣者然。故賜魯以殷之禘祭。於牲則用白牡。是魯之得禘。與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皆時禘也。若或人所問。與魯國後世所僭用。則緣時祭之名而冒用王者之大祭矣。故孔子答以不知。而他日有魯禘非禮之歎。詳見馬端臨祫禘考及春秋師說等書。古今紀錄之書。多承訛踵謬。不復加按者。童時嘗記故事。有所謂毛寶放龜。謂晉毛寶年十二歲。行於江口。見漁人獲白龜。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鄴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而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視。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迴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舍去之意。此蓋出於陳錄善誘文。爲善陰隲書。亦就承載。今考之晉史寶傳。寶守鄴城。石季龍遣五萬人攻之。城陷。寶等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史又言。寶初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之江中。鄴城之敗。養龜人披甲自投於水中。若墮一石之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也。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是放龜乃寶部下之軍人。鄴城之役。寶蓋死矣。其謂緣龜而免者。謬

也。又龜於中流反顧。乃孔愉放龜於餘不溪事。舉以屬武昌之龜。恐亦傅會。

月中常娥之說。學齋佔畢嘗論其妄矣。其說云。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周官註云。儀我二字。古皆音俄。毛詩。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太玄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以是例之。儀俄二字本同音。所謂常娥。卽常儀也。予謂儀之作俄。此誠可據。推原誤始。或後人轉寫爲娥。竊藥奔月之說從而傅會。古今談者又因之胥贊月娥之美。不知實妄說也。又嘗考之通鑑前編。常儀乃帝嚳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月娥者。以有常儀占月之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遂承謬耳。

唐詩鼓吹。爲郝天挺箋註。金有郝天挺者。元遺山實師之。史稱其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又云。其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困窮落魄。終不一登豪富門。然則此天挺乃金時隱逸也。註鼓吹者。署云中書左丞。且謂嘗學於遺山之門。然考之元史。其爲左丞在武宗時。則知別一人也。

魏晉時有牛繼馬後之讖。沈約因謂晉元帝本牛氏所出。予嘗著其說矣。今按元行冲剋意論著。以族出後魏。乃引魏明帝時。西柳谷出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遂謂道武帝名犍。實繼晉而有中原。所謂牛繼馬後者也。元之言見魏典。

環谷汪氏、專門春秋之學。所著有春秋纂疏、左傳分紀等書。然其言春秋處頗亦可議。魯君卜郊。其言曰。考之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僖之卜在四月。則是魯之郊止於祈穀。而非大報之禮亦明矣。愚按郊祀之禮。冬至爲大報天。孟春爲祈穀。春秋用周正。先儒具有成說。今考之經傳所紀。顯然可證。

春秋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其四月。乃夏之二月也。以是而論。則宣成定哀之郊。正爲冬至之報天。而僖之用四月。乃爲入春而祈穀。借曰春秋行夏之時。謂正月四月之郊爲祈穀。似也。然魯獨有祈而無報。於理安乎。是雖苟欲爲魯避大報之僭。然爲說窒礙矣。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其說曰。嘗、以物成而薦新。周之八月、乃夏之六月。物未大成。嘗非時也。至論桓八年春夏二烝。則謂春秋嘗祭不書。書必有譏。如桓公八年春夏兩以烝書者。譏其不時而且黷。如桓十四年八月嘗。本得其時矣。然因御廩災。越四日乙亥而嘗。譏以災餘而祭。爲不敬也。夫桓一嘗也。既以爲非時。又以爲得時。郊之正月四月。則認爲夏時。嘗之八月。又目爲周正。跡其前後。不自悖矣乎。然則雖以自信。吾未見其可也。

西伯陰行善。此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戡黎。而曰文王貌雖事討。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文王。固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爲是言。陋矣。按商紂之世。武王襲稱西伯。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金仁山諸儒、皆以戡黎爲武王事。詳見通鑑前編。若武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固爲書學者當知也。

柏舟篇。朱子主列女傳。謂爲婦人之詩。以柏舟之堅自比。華谷嚴氏曰。據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然則非婦人詩也。黃氏震曰。按汎彼柏舟。古註謂汎汎然流水中。似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依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爲主。予謂婦人守節不易。此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讀詩之意蓋如此。則柏舟爲婦人詩固無礙也。

唐書奸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其句法本出於

漢書所謂豎牛奔仲叔孫卒等語則其格也張表臣者不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度世古玄歌句法其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辭似非所宜矣夫謂宋施於史辭非宜然則漢書非史辭耶良可發笑

陳長方步里客談云司馬遷作武帝紀但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覺思其事則武帝之愚甚矣按武紀本褚先生所補武帝急法嚴誅窮奢極慾好大喜功卒致海內騷然其弊與秦皇等神仙方士特其一耳褚不能備集其事以垂戒乃徒取封禪書以足數其才識短薄可知矣而陳氏顧云云是豈惟不知作史之法兼不知有褚氏也

王伯厚曰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爲萬世之禍予觀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中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據此則朋黨二字其來尚矣非於恭顯之時而始見也

史記敍褒姒事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爲褒姒史蘇則謂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此一褒姒之進也而爲說微不同今按國語史伯告鄭桓公曰褒姒有獄而以女入之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然則褒姒爲有罪之人褒姒實鬻獄之物是其始進史記之言爲的也

晉獻公卒荀息立奚齊卓子里克並殺之乃與丕鄭使召公子重耳於翟重耳辭避及秦穆公使人弔且

導之入。重耳又固辭。竊意二君就殞而諸公子皆亡。使重耳乘此而入。則國其國矣。何乃退託固拒。甘於奔亡。險阻艱難。嘗之備極。而國之釀亂者復十五年。初甚疑之。今細閱左氏國語而推求其故。則其初之不欲入。固有說也。蓋是時克鄭雖用事。而呂甥郤稱之徒亦立敵。克鄭方召重耳於翟。呂郤亦召夷吾於梁。呂郤之言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則夷吾之必入。此可決也。初克鄭之召重耳。將必有要賂之意。故重耳讓於夷吾。有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之語。既後夷吾私於秦使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觀此二端。則克鄭之初意竟反而其利謀亦露矣。迨惠公得國。卽使寺人披求殺重耳。既其見獲於秦也。左氏敍其失衆之故曰。晉侯許賂衆大夫。既而皆背之。夫當時之事情如此。則重耳於惠公。乃其深忌之人。而在諸大夫。則爲可居之貨。向使於初召而遽入。吾恐呂郤之情非可測。惠公之爭未可靖。而克鄭之賂不能滿。然則門牆之禍。肘腋之變。其能免哉。惟其遲之之久。然後惠公之背義既莫繫身後之思。而懷公之濫殺又足啟目前之釁。於是秦伯率師納之。諸大夫歸戴。一舉而定焉。蓋惟遲之之久。然後得之之固。此固天以相文公之霸。而亦狐犯之善謀也。學者欲考見前世。當略識此。

晉世。汲縣有太公碑。載文王夢天帝立於令狐之津。謂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嘗記宋

野史載徽宗夢至帝所。有仙官贊拜。記其狀貌甚悉。迨方士王老志見。熟視上曰。頗識老臣否。帝因記夢游事。覩老志面目。儼然向所見也。因大加禮遇。按徽宗事。初嘗嗤其誕妄。今閱此碑。乃知徽宗自以爲遇天下之異人。故特依倣以神其事。殆竊比於文王之遇太公耳。然太公事當以史記所序爲正。碑之云云。謂本之周志。周志今不可見。意汲書所逸之舛編也。豈足多信。宣和博古圖中一則云。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告糴於齊。容齋洪氏曰。按經所言。但云臧孫辰告糴於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予考玉磬事。本載國語。洪之致駁。殆信筆耳。國語之略曰。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於是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荐降。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云云。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漢衞尉卿衡方碑中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以蓼莪爲蓼儀。漢碑多如此。趙明誠謂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異同。今按儀莪二字。周官註皆音俄。然則儀卽莪也。非漢人傳授之異。

逸周書載太子晉與師曠問答之言。金仁山疑爲後人所附會。今細閱首末。得其中之可摘者。師曠謂太子曰。瞑臣無見。爲人辯也。惟耳之恃然耳。又寡聞而易窮。繼又曰。汝聲清汙。汝色赤白。火色不壽。夫曠瞽者也。聲之清汙。耳可得聞。色之赤白。目安得覩。今卽其一語之頃。而前後相反若此。則謂終篇之出於其口者。果足信乎。吾謂此誠好事者一時附會之語。但主於說之詭。而不自覺夫辭之背者也。

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福誘秦皇請以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海求神仙。久之莫得。恐歸則被誅。遂

止而不返。今倭之北京有徐福祠。雖倭人亦自謂福爲其始祖也。偶閱金仁山通鑑前編。於句踐滅吳之下註云。吳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爲倭也。金氏博綜羣書。其言當必有據。是徐福未止之前。倭固有開先者矣。予意倭之先不起於福。而倭之後風氣日開。種類日滋。則福之衆實遺育焉。然則福乃再基之祖也。

春秋秦穆公襲鄭一事。三傳皆書。公穀語句絕同。而左氏遣辭稍異。然其大指一也。呂氏春秋亦載斯事。其言曰。秦穆公興師以襲鄭。蹇叔諫曰。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遏師。必於殽。汝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汝之易。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按呂紀所敍。視三傳爲詳。獨其語脈支離而文氣散緩。要之大意不出三傳。然視三傳之高簡則遠矣。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說者曰。淫魚頭與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額下。狀似鼠。有鬐而無鱗。出於江中。其性喜音。聞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聽瑟獨淫魚爲然。今談者皆謂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乃若概指凡魚矣。於其出處不無小誤也。

兩山墨談卷之五

容齋洪氏曰。毛詩序言。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於召公亦無涉也。予因是考之。周自文王之世。周公職內而主宗司之任。故詩之得於朝廷畿內。如關雎。麟趾之類。則繫之周公。而爲周南。以爲王者之風。緣周公而南也。召公職外而主旬宣之任。故詩之得於南國。如鵲巢。騶虞之類。則繫之召公。而爲召南。以爲諸侯之化。緣召公而南也。然則詩序擊二南於周公召公者。其意在此。是說也。予嘗於試策中及之。

史記言。商紂之世。九侯。鄂侯。列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并脯鄂侯。徐廣於九侯下註云。一作鬼侯。然則呂氏春秋所謂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卽此事也。但二書同載一事。而所云醢脯不同。予觀明堂位亦云。紂脯鬼侯。以享諸侯。則九侯當是被脯。其被醢者。或鄂侯也。梅伯之死於置諫。皇王大記。楚辭集註。爲說略同。高誘乃謂梅伯嘗勸紂納九侯之女。至是紂怒而醢之。此不知何據而云。要之。誠厚誣矣。高說已詳辯於筆林中。聊復一及。

胡忠簡銓之在宋世。不獨其忠鯁蓋於一時。至於心畫。亦端嚴勁挺。可爲世法。孝宗嘗謂忠簡曰。卿寫字

宛如卿爲人。對曰。臣幼法顏眞卿。今自成一家耳。上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眞蹟。太上與朕詳玩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批抹汙漬者良多。朕啟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褙之矣。宋之諸帝。高宗最善書。忠簡手筆爲帝所賞愛。則其精可知矣。後世但稱誦其乞斬秦檜之疏。而此則或未知也。因爲表出。

洪容齋曰。逸周書載武王克紂。歸而燎于周廟。以紂與二妾之首先馘。及用紂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紂。順天應人。紂死則已矣。何致梟戮俘馘。且用之於祭乎。知其必不然也。愚觀洪氏之說。大率同朱子之見。然此但折之以理耳。未若證之以事之爲決也。按武成、史記、大傳等書。牧野之戰。在二月甲子。紂以是日自燔。則已斃之屍。其存於煨燼者宜無幾。迨武既定商。始渡河而歸。則既四月矣。是月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告成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夫當柴燎之時。距紂之斃期三閱月矣。然則武王雖欲用紂於郊。度其已存之屍。當亦潰爛臭穢。是可聞之上帝乎。且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尙不怒。況於軀之已斃者哉。此在事理決無甚焉者也。予因是而考之世俘解。其略云。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庶國乃竟。告於周廟曰。古朕聞文考脩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詳其本意。但謂告廟之餘。乃告祭天地與稷。其曰以斬紂身告于天云云者。謂告天以斬戮。紂軀之事也。洪氏不原其意。直謂用紂於郊。殆此文惑之耳。然是書克殷解。既謂武王斬紂首。懸諸太白。斬二女首。懸諸小白。至

此。復謂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前言小白。而此云赤旂。其言之無據。推此亦可例矣。

金人滅遼。克宋。定都燕山。其故城在今北京城之西南十里。今禁垣內所存瓊花島。梳粧臺。皆金故物也。瓊島乃卽蒙古輦貢之石積而爲山。粧臺則章宗所營以備李妃行園而添粧者。都人訛爲蕭太后梳粧樓、嘗記章宗偕妃登臺。得二人士上坐之句。舉以屬妃。妃卽以一月日邊明對之。時誇警妙。以今地里計之。所謂臺島。與今萬歲山、太液池等。在金時當介都城之東北隅。入元而改築城隍。我朝因之。前之山池臺島。則在禁籞之西南矣。

春秋隱五年。公矢魚於棠。按矢魚者。射而取也。宋史交州傳。黎桓跳而射魚。意卽古之矢魚耳。公穀皆作觀魚。謂陳魚而觀之也。於矢義欠通。

容齋五筆曰。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爲之。凡七八本。旣畢。並會於府。伯玉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徧示客曰。六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摘伏。邁頃聞此事於張子韶。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誰手。後之君子、當有知之者矣。按洪氏之言如此。是誠得之傳聞。其於事之本末殊爲乖錯也。蓋斯事具載於中吳紀聞。其言曰。姑蘇自景祐中。范文正公典藩。方請建學。其後富郎中嚴繼之。又建六經閣。張伯玉公達爲郡從事。遂命爲之記。今但傳其篇首數句。聞見錄又誤載其始末。予家偶藏公達所著蓬萊集。恐後人不復見其全文也。因具載之。首云。六經閣、予史在焉。不書。尊經也。末云。諸儒謂伯玉從事此州。游學茲久。宜刊文石。庶幾永永無極。據此。則經閣在

姑蘇。伯玉作記時蓋未嘗守河陽也。但不知游士郡僚各爲記。與曾子固□□□□何自而起。然張記通篇雖警峭。至論其要妙。則□□□□之數語云。

劉孟熙云。永興湘湖出蓴菜。按齊民要術。羹之菜。蓴爲第一。四月蓴生。而無葉。名雉尾蓴。第一肥美。葉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人采矣。然張翰見秋風起而思吳中蓴羹鱸鱠。不知何也。予謂蓴之見稱於晉世者。在陸氏有千里蓴羹之語。然不言其肥美之候也。今越蓴見采於夏。而吳蓴則見思於秋。豈其風土所產之異。俗情嗜好之不齊耶。中吳紀聞載張翰思歸事。其言曰。翰仕齊王冏。不樂。一日在京師見秋風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還。據翰之辭。是其東歸正坐思鱸耳。於蓴羹初未嘗及也。不知古今云云者。亦復何據。當俟博考。

宋徽宗數微行。祕書正字曹輔上疏諫。竄之郴州。輔疏具本傳。續綱目載其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郊坰。極游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凡輔之疏。大要如此。宣和遺事。載輔入諫。其表語略曰。臣聞聖人猶天也。天之道不可測。聖人之威其可褻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於油幢。千金之子。不鬬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不爲輕者賤者而輕其身也。臣近覩邪臣謝表。謂陛下輕車小輦。七臨私第。臣以爲陛下之眷臣京不爲薄矣。然而陛下萬金之軀。是列聖之遺體也。陛下縱不自惜。獨

不爲祖宗惜乎。近聞有賊臣高俅、楊戩。乃無籍小人。巧進佞諛。簧蠱聖聽。輕屑萬乘之尊嚴。下游民間之坊市。宿於娼館。事跡顯然。雖欲掩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倡優下賤。縉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尚不過其門。陛下貴爲天子。深居九重。信匹夫之邪言。幸下賤之潑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貽笑萬代。陛下可不自恥乎。度賊臣初意。必借藝祖創業之初。焦心勞思。出與大臣謀取天下之策。非私行而爲荒淫也。臣願陛下改過遷善。思藝祖創業之艱難。述列聖守成之先志。保重聖躬。杜絕游幸。祖宗之望也。社稷生靈之福也。臣冒瀆天威。自分身膏斧鉞。但陛下幸聽臣愚。則雖死猶生也。伏取進止。此表意句質之原疏。無一語可合。此必當時好事者竄處京師。以其道聽之說作爲遺事。時以輔諫微行。竦人觀聽。規欲見其疏而不可得。則僞譔以補之。然則此書之多誕妄可知矣。其蕪怪猥俗。姑不必論也。朱子亦謂南燼諸書。所紀金人窘辱帝后。恐未必如此之甚。而阿計替監視二帝。至周旋十餘年。往返數千里。皆爲可疑。今以是表之類推之。其不足信明矣。南燼紀聞。竊憤錄。今皆併入宣和遺事中。

貴嬪家製器有所謂獸子。其製以銅爲馬形。鬣尾皆具。而背爲大穴。用踞之以溲。獸子作馬形。蓋取登踞時如跨馬之狀。意以便於坐。且備雅觀也。予然後知今世名肥桶曰馬子者。乃沿乎此。

龍門子引葉公事云。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葉公見之。棄而還走。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者也。郁離子載平原君問於魯仲連曰。齊其成帝乎。仲連笑曰。成哉。竊悲其爲象虎也。臣聞楚人患狐。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天下之獸見虎。咸讋而亡。乃使作象

虎。取虎皮蒙之。出牖下。狐入。遇焉。怖而踣。似龍。象虎。其爲語奇矣。是天生的對也。

宋邵伯溫曰。南唐王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二君歸宋。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俱其始生之辰也。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畢而暴卒。蓋太宗殺之也。予按野史。李後主以七夕誕辰。命故妓於賜第作樂侑飲。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其小詞有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夢魂中之句。緣是怒不可解。是日命秦王移具過飲。既畢而李主遇牽機藥發。於庭前。反卻數十回。遂卒。是李之禍詞語促之也。予因記錢鄧王有玉樓春詞。亦云。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其感時傷事。不減於李。然則其誕辰之禍。豈亦緣是耶。

東萊呂成公退居金華。陳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成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孰敢違子。同甫頗慰意焉。既後成公卒。同甫作文祭之。中云。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云云。蓋追敍夜分之言也。後朱晦庵見之。大不契意。然陳之持論竟亦不肯抑下。葉適所謂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卒不能奪者。如此文所云。與往復數書中所論三代漢唐等處是也。

程史載呂東萊死。陳同甫作文祭之。中間頗追敍東萊平日推服之語。朱晦庵讀之。甚不契。貽書婺人曰。諸君聚頭磕腦作何等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甫聞之。不悅。他日言於帝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

謂之性命乎。蓋詆晦庵也。初嘗信之。及觀同甫跋晦庵送郭秀才序後有云。晚得從新安朱元晦遊。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凡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之人共之。其不得見信於世。則聖賢之命脈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爲之感慨於天下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觀此。則同甫蓋深服晦庵務爲實學有用。而痛斥世儒宏大高闊之習。爲之興慨。若如前言。則前後背戾甚矣。周公謹有言。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吾意同甫所嫉者。正爲此輩。而岳氏不察。謂指晦庵云爾。

陳同甫與朱晦庵書曰。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眞足當田光之死矣。然困窮之中又自惜此潑命。一笑。初晦庵劾台守唐與正之罪。相傳謂其納陳同甫之譖。以是成怨。周公謹敍其故於野語中。謂與正平日恃才。頗輕晦庵。而陳同甫時爲朱所與進。同甫游台州。嘗狎籍妓。意將納之。囑唐脫籍。唐許之。而復間之於妓。由是妓意頓改。同甫恚爲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因問。近見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尙不因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由是捃摭其罪。今以同甫之書觀之。知爲未然。蓋同甫誠譖唐於晦庵。暨後交訟。是非終竟。則晦庵之受錯。同甫實爲之。計同甫當自咎歸罪。乃不出此。顧復飾辭以自掩於

事主之前。使其誠病風而且愚。將不羞夫晦庵之鄙其爲反復人耶。以是論之。野語云云。殆未足信也。

尹文子爲語煩複。其文遠不逮子華子。其本意主刑名。而借黃老以蓋其說。昔人謂其論大道似黃老。蓋徒見其書以大道名篇。故遂爲所欺也。大道上篇曰。夫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運於馬矣。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其說與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辨相類。序言尹文居齊稷下。嘗學於公孫龍。今考龍仕趙平原君。去尹子居稷下時實後百餘歲。序所云云。未足據也。

祕史載漢高帝爲亭長。送徒人於驪山。路遇白蛇。斬之。一老婦泣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矣。後人謂王莽爲白蛇。按白蛇爲王莽。此大無據。蓋王莽於西漢之末篡位。閱十四年而被誅。與高帝初不相涉。所謂白帝子。昔人指爲秦帝。疑亦非是。蓋指項羽也。羽自稱霸王。建置侯王。偃然帝尊矣。高帝滅之。故曰殺白帝子。羽號西楚。則白帝之應也。

元郝伯常使宋。賈似道羈之眞州。凡十六年。一日。得一鴈。見郝輒鼓翼引吭。郝異之。乃以帛書一詩。所謂木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者也。詩以蠟爲丸。繫之鴈足。祝之北達。鴈至於汴。泊金明池。爲虞人所獲。會元兵將渡江。似道懼。遣使歸郝於元。帛書遂不復上。後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至延祐五年。集賢學士郭貫偶見之。遂聞於朝。遣中使取之。藏之東觀。其詳見於宋濂所著跋語始末。有據輟耕錄。謂虞人得鴈。以之上聞。世祖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興師伐宋。此蓋得於好事者之傳

會不足信也。

兩山墨談卷之六

左傳。趙宣子始爲國政。制事典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按古者上公之國得置孤卿一人。餘卿三人。大國則置卿三人。晉侯國也。於禮不得置孤。而有太傅太師。則不惟僭制。而更甚焉者矣。太傅等在諸公之國則曰孤卿。所謂公之孤是也。

龍門子所著雜說。間亦襲用前人。而辭氣凡弱。殆類今舉業文字。其引踰開悟信亦正矣。而時有詼氣。龍門子自以年踰五十而道不行。乃入山著書。其言曰。予盡棄解詁文辭之習而學爲大人之事。以周公孔子爲師。以顏淵孟軻氏爲友。以易詩書春秋爲學。以經綸天下之務以繼千載之絕學爲志。子貢宰我而下。蓋不論也。所著龍門子。用竹簡正書。藏諸石室。百世之下。庶幾有好之者。其自任蓋不輕矣。而其書乃爾。以今觀之。其果能稱情否乎。

洪景盧甚推重東坡。其所著容齋諸筆。凡及坡處。不曰東坡先生。則曰東坡公。惟事關朝庭君上。有涉坡者。特一舉其名。餘則未嘗稱其字也。至潁濱。則直曰子由而已。嘗記景盧在翰苑。一日凡草二十制訖。意以敏捷自喜。庭一老者向曝。問之。院吏父也。舊在東都。亦供院役。嘗及見東坡諸公。洪因曰。今日二十餘制一時俱了。意蘇公在當時應只如此。老吏曰。然。但蘇學士不曾檢册子耳。洪爲面赤。觀此。則洪之推重坡公至於沒齒者。素有以服其心也。

龍門子曰。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謁之。公子歷出三代秦漢之器。龍門子默不言。公子曰。夫子不言不笑。將有說乎。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古也。公子笑曰。必若古者。其庖犧氏之物乎。去今數千載矣。是孰有存者乎。曰。予有之。公子錯愕四顧。借一觀之。龍門子曰。未易觀也。請齋三日。如是者至三。龍門子曰。可矣。乃設凡布筵。寘寶櫝其上。藉以文錦。各再拜而興。啟櫝視之。乃伏羲氏之八卦也。其命意雖高。然頗近詼諧。因記曩在太原。或曰。王邸置宴。優伶有呈戲者。以文錦冒一寶櫝。寘几案間。一伶前作誇語云。內所蓄一古物。自開闢之初。暨洪荒之世。人文未通。制作未備。此物固先具焉。夏鼎商盤蓋不足論也。旁一伶號博古。請啟觀之。伶作矜靳態。凡請再三。乃許。羣往出之。乃破書一冊。檢之。則三皇五帝紀也。衆哄堂一笑。今讀龍門子。知優之取譯乃倣竊其餘意也。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賢者不覘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於市。其東家甲焉。帳臥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然客之者日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噬。非有先容。則莫敢躡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乎。士所以艱其來者。此也。此郁離子諷世之寓言。然晏子固先之矣。晏子對齊景公曰。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以其故。里人曰。公狗至猛。人持器欲詣者。狗輒嚙之。是致酒酸不售。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皆迎而嚙之。亦國之惡狗也。郁離子之語。意與晏子所對不殊。但改市酒爲館客耳。

小說載黃巢僭號。皮襲美臣之。巢合其作讖文以惑天下。皮進讖語曰。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析。黃巢頭

醜。以爲譏己。怒而殺之。每歎文人無行。自取橫禍如此。今按陸放翁渭南集。襲美晚遁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四世孫公弼。仕宋。慶歷間名士也。方吳越偏據時。中原隔絕。有妄人造謗。謂襲美墮節於巢賊。宋景文喜小說。遂以入正史。公弼嘗欲辨於朝。不及而卒。審爾。則襲美初無臣賊事。其造言者不知始何人。雖然。輕信而繼誣。景文疑不得辭責也。

郁離子曰。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而羣志之所集也。是故不能仁義而爲天下的者。禍也。秦之末帝也。天下莫強焉。及其吞六王。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和之。莫不以秦爲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爲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爲的而已矣。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此論之發。蓋得於東陽陳母之戒陳嬰者也。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東陽少年殺其令。推嬰爲長。已而集衆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聞汝先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母之意蓋懼嬰爲天下的。故教嬰以其衆屬人。所謂不爲事先而辭禍有道者矣。賢哉。賢哉。

郁離子本皆寓言。用以諷切時弊。警悟世主。其論說之正大。識趣之優深。才猷之宏達。具於此書見之。中間事辭容有小舛。則主於借況以遣辭。固不必一一雌黃也。又其文字高妙。蓋得左氏國語戰國策之體。至其爲談說捭闔之語。亦宛類春秋戰國之士焉。高於龍門子一等矣。

今人名醞之漓薄者爲魯酒。予嘗求之而不得其義。近閱一書。乃知其所謂蓋古也。昔者魯人不能爲酒。

惟中山之人善釀酒之美者。醉人至千日焉。魯人求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信。一日。中山之酒主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斯予之糟液也。奚其酒。是魯酒之名。以古者中山之美而別其爲惡耳。

漢書東夷傳載。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窺之輒生子。異域圖志則云。女國無男子。其婦每遇春時東南風發。則裸而向之。以其陰納受陽氣。輒感而孕。誕則女也。然淮南子註文又謂女子國在巫咸國北。兩女子居一門中。有黃池周之。但女子入浴。出卽懷妊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三說不同。大抵皆得於傳聞。莫可致詰。

五代劉崇據太原十二洲稱帝。今冀寧一道所轄是也。荒涼瘠薄。彌望若傷。今承平百五十年尙如此。其在五代兵戈之際。又不知何如也。趙韓王謂彈丸之地。以今幅員之廣較之。安能充彈丸也哉。崇嘗謂臣下曰。顧我是何天子。汝等亦何節度使。而承鈞亦遣諜報宋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吁。可哀已。五代簒弑相繼。惟北漢稍正。蓋契丹滅晉。中國統絕。高祖起太原。攘夷紹晉。不可謂簒。湘陰應繼。而中遭幽弑。崇以漢業委地。乃建名號。不可謂僭。歐陽子於北漢世家。每三致歎。而書法視十國獨變文起例。有以也哉。

婦有七去。其五無可言者。至於惡疾無子。則人之不幸也。槩於去之之條。則已適爲忍人矣。女有五不娶。其四無可言者。至於喪父長子。則世所必有者也。槩於不娶之列。則女多爲棄物矣。吾意聖人立制不如

是之害道也。昔賢謂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今不矜其不幸而棄之。豈天理哉。故在律惡疾無子之列。於去疑。非聖人意也。若夫喪父長子。則如春秋許穆夫人之類。以其種育不明而所出難辨。是嫌疑之際。君子當愼者也。嗚呼。苟能明於此。而後去者可留。棄者可取矣。穆姬事具左傳。按衛宣公既卒。公子頑通於宣姜。穆姬乃父殁後宣姜所出。

長淮爲南北之大限。自淮以北爲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故今水之在北者。皆以河名。如廬壽之淝淮。蒙潁之渦潁。宋亳之濉汴。徐兗之洙泗。濟洛之在河陽。漳汾之在衛晉。滹沱之在桑乾。灤潞之在北平。洮渭之在關隴。雖大小不一。而入海則同。然未有以江名者也。自淮以南爲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故今水之在南者。皆以江名。如蘇松之吳淞。臨安之錢塘。紹興之曹娥。閩婺之劍浦。豫章之章貢。漢江之在漢陽。湘江之在郴陽。賀江之在連賀。左右江之在桂廣。富良江之在交州。雖大小不同。而入海則一。然未有以河名者也。二條之外。北之在高麗者。曰混同江。南之在蠻詔者。曰大渡河。惟是二水南北錯名。然在荒徼之外。非中夏氣脈可隸。固禹跡之所略也。由是言之。江河爲天下之巨瀆。各總地脈。介行於天地之間。而中分之勢。自昔成焉。故欲觀南北之大勢者。觀之江河可見矣。

世說。商容者。商之賢人也。以其知禮。故今世太常禮樂之司。謂之容臺。蓋因商容而立稱也。予讀淮南子。言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是致君臣不親。骨肉疏忌。植社槁而壅裂。容臺震而掩覆。註謂容臺者。行禮容之臺。言桀不能行禮。故天震動而敗之。是夏之時已有所謂容臺矣。其謂沿於商容者。

臆說也。

淮南子曰。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註言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許由輕天下不受。安用此書爲哉。故曰廢矣。其言豹韜雖是。而金縢則非。蓋金縢者。周公請代武王身死之書。後成王得之以泣。周公藉以自明者也。本言世之賢者苟能通於許由之意。則將視天下爲外物。而黃屋之下若將浼焉。是安有不利孺子之讒與陰謀取勝之計。然則二書殆可廢矣。其以金縢與豹韜並言。蓋以周公不能委去如許由之決。以是遭讒被構。而卒之困躓。非此書則成王何所開悟。亦幾於殆矣。然則是書之許國。正其形跡之類於圖謀而積天下之疑者也。其視太公謀國之書。顧豈非同爲有心於天下者哉。今註者不能推明此意。乃與豹韜槩曰陰謀圖王之書。豈惟誣周公。抑亦誤學者。

螳螂奮臂而當轍。初謂談客設喻之辭。今乃知古實有是事。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其爲人。必天下之勇武者矣。迴車而避之。今之喻以小弱抗大敵者。往往舉此。

淮南子開有警句。其言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爲。聖人不爲名尸。不爲謀府。其爲語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涔雲陂水。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馬聾蟲也。而可以通志。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

大宗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其爲語奇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其爲語壯。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其爲語新。淮南子多用文子。而閒以莊老諸子之說。其時則二篇。則全用呂紀。而地形篇所載。亦山海經所具也。其自言者無幾。此蓋八公之徒纂拾衆說以成此書。然好事者頗多引之。舊謂許愼註者。非首序云。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會遭兵災。廢不尋脩者二十餘載。懼遂淩遲。於是以朝餔事畢之閒爲之註解。則註之者高誘也。然註亦多謬。

竊憤錄載。金人徙宋欽宗回燕京。一日行至平順州。止泊驛舍。時以七夕。官中於驛作酒肆。縱人會飲。帝於室中窺見一胡婦。攜數女子。皆俊目豔麗。或歌或舞。或吹笛持酒勸客。所得錢物酒食。率歸胡婦。稍不及者。婦以杖擊之。少頃。官遣皁衣吏齎酒飲帝。胡婦不知爲帝也。亦遣一橫笛女子入室中。對帝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汝爲鄉人。汝東京誰氏女。女顧胡婦稍遠。乃曰。我百王宮魏王女孫也。先嫁欽慈太后姪孫。京城既陷。爲賊擄至此。賣與豪門作婢。既又遭主母詬撻。轉鬻與此胡婦。俾在此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及。卽箠楚隨之。言訖。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亦擄來此也。帝但泣下。遣之去。按朝野遺記。張孝純在雲中府粘罕席上有所覩。賦念奴嬌一闋云。疎眉秀盼向春風。還是宣和裝束。貴氣盈盈姿態巧。舉止況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橫蕩。事隨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勸人滿飲。旋旋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榮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醁。興亡休問。爲伊且

盡船玉。詳味詞旨。則孝純所覩卽帝之所遇者也。然孝純之詞賦之粘罕席上。則是女初屬粘罕審矣。後乃復流落於偏州。豈非罕之婦妬而逐之耶。吁哉。其可憐也已。秦王廷美之後。至徽宗時。改封魏王。

塡海錄云。厓山淪敗。張世傑遣小舟至帝昺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陸秀夫恐來舟。不得免。又慮爲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遂抱帝沈海。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其前後次第如此。今宋史秀夫傳云。厓山破。秀夫走衞王舟。而世傑蘇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若是。則世傑於幼主尙存。輒先委而去之。豈非忠義之累。作史者序致不審如此。此古人所以有無邊受屈之歎也。又接喙囈集。厓山之戰。世傑先與祥興主約曰。萬一事不可爲。則老臣必死於戰。臣有沈香一株。重千兩餘。是時當焚以爲驗。香烟及御舟。卽遣援兵。不然。宜速爲備。無墮其手。今本傳不載。倘補而入之。亦足以表其忠節之素定也。

五代史漢隱帝紀。冬十一月。郭允明反。皇帝崩。蘇逢吉自殺。漢亡。徐無黨註曰。隱帝崩後四十二日。周太祖始卽位。而斷自帝崩書漢亡者。見帝崩而漢已亡矣。其太后臨朝。湘陰嗣立。皆周所假託。非誠心也。書漢亡。所以破其奸。予謂隱帝弒後。周雖繼有天下。漢固未嘗亡也。劉崇以高祖之弟。紹立於太原。雖壤地褊小。而名義則正。擬諸前代。蓋蜀漢之比。非江陵受人封殖之梁。與金陵族屬不明之唐也。昔之論史者。謂赧王雖亡。而東西周尙存。則周統未可謂絕。故朱子論本朝得正統。亦謂須在太原旣下之後。則五代之漢豈曰隱帝一崩而遽亡哉。善乎瓊山丘氏作史綱。於梁唐晉周之亡皆不書。而獨書漢亡者。著漢之

亡不在於郭威之有周而在於繼元之降宋也。其諸異乎歐陽氏五代史所書漢亡者歟。嗚呼。公矣。當矣。

兩山墨談卷之七

天地之間。陽明之日無幾。而陰霾之時恆半。此其盈虛消長。固曰常理。然實氣運世數之非偶然者也。史綱於北漢降宋。特書漢亡。既以駁歐公史例之失矣。其餘說復曰。自唐末以來。乘時僭竊者。至是殄滅無餘。譬則氛祲陰霾。一旦廓清。始見天日。是亦治亂之一大幾也。然觀是年之後。不三年。西夏卽起。繼遷叛命。雖招誘甚勤。而倔強日甚。至元昊之世。攻殺覆陷。大爲宵旰之憂。視宋始終相爲敵國。原其胚胎醞釀。固在太原將下之時。譬則六陽甫壯而一陰遽長。雖大鈞造物。亦莫得而禁遏也。古云。外寧必有內憂。而治亂否泰。相爲倚伏。人君鑒此。可不謹於微哉。

五代史唐明宗紀曰。帝本夷狄。無姓氏。父爲鴈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賜姓名李嗣源。後天成二年十一月丙午。追尊祖考爲皇帝。載其先世曰。高祖聿。曾祖敖。祖琰。考霓。夫聿、敖、琰、霓。雖中國名之佳者不過如此。帝既生長夷狄。無姓氏矣。然則四者之名又安從得耶。求之以意。必也帝既卽位。思欲自掩其胡俗之陋。故卽其所憶影略者。擬爲先世之名。而有司乃文而飾之。著之廟册。正猶南唐主雅意紹唐。命有司撰其名氏而勻之世次者也。

五代之君。多可議者。朱梁以盜賊。唐晉漢以夷狄。郭周以卒伍。視昔神明之胄。既天壤矣。而其有天下也。梁晉周俱以篡弒。中間名義可言而事體稍正者。唐莊宗、漢高祖而已。莊宗之父有慚德。且其滅梁徒以

志雪父讎。非眞爲唐計也。兼之身復不終。然則不無遺憾。惟漢高始終之際。差若無歉。蓋石晉既亡。契丹既去。斯時中國無主。高祖乃自太原入主中國。其取天下於中國之人心。非若他人之篡奪者也。既而歸終於寢。付畀於子。所不能免君子之責者。謂其擁兵自殖。曾不爲晉氏一舉勤王之師。此其坐觀成敗而睥睨其後。蓋卞莊子之故智。大率末世而下。奸雄乘時徼利。後先效尤。固不可以純臣望於知遠也。其最可悼者。父子繼世才四年。卽爲郭氏所滅。雖然。劉崇之漢。實紹遺緒。蓋前後建號者三十餘年。亦庶幾蜀漢之祚。其失由作史者抑太原爲北漢。故氣脈實聯而名號各別。此則後世綱目君子之責也。五代多養子繼世。唐莊宗之後有嗣源。愍帝之後有從珂。周太祖之後有柴榮。漢孝和之後有繼恩、繼元。夫是數朝。其外勢雖全。而內脈實絕。作史者宜有特筆以表實錄可也。陽節潘氏曰。暴秦以呂易嬴。是嬴亡於莊襄之世。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愍之時。南宮氏作史斷。直謂秉筆君子。當於秦莊襄既卒。特書曰嬴氏之秦亡。然後敍呂政之所從出。而定爲後秦。晉愍帝遇害。特書曰司馬氏之晉亡。然後敍瑯琊之所從出。而定爲後晉。夫邯鄲曖昧。馬牛疑迷。其視五代養子。氏姓未脫。所生尚存者迥異。且其創業中興。方茲伊始。雖有內絕之疑。然豈可遽加外亡之文。南宮之論。苟以示人嫌疑之戒。可矣。而據以亡人之國。恐春秋忠恕之筆。難襲夫法家刻深之文也。若愚所妄擬。則事情彰灼。雖使嗣源諸君復作。當亦無可藉口。大概欲以莊宗卽位之後定爲東唐。而別嗣源以下爲後唐。若曰莊宗本無意於興唐。其所謂唐。乃夷狄別種。不得與長安三百年之唐相紹也。以劉氏太原之國。仍稱曰漢。而去史册北漢之稱。若曰劉崇本有意以

復漢。其所謂漢。乃知遠一脈。自當與中國四年之漢相合也。莊宗繼岌覆滅之後。結之曰沙陀李氏之唐絕。然後揭書養子嗣源繼立。別其與沙陀各源。閔帝廢殺之下。結之曰鴈門李氏之唐絕。然後揭書養子從珂繼立。別其與邈佶異類。周祖既殂。結之曰郭氏之周絕。繼乃揭書養子榮立。明周移於守禮之柴。孝和既殂。結之曰劉氏之漢絕。繼乃揭書養子繼恩立。立養子繼元。明漢移於薛何之胤。仍於各主嗣立之下。因文立論而明立之戒。夫然後祚命短長。統系斷續。苗胤眞僞。皆昭然於千百世之下。而所謂春申進李園之妹。呂后取他人之子之計。庶其畏天下後世之公議而可少息矣。然歐史得其意而未盡。綱目缺其例而不書。續綱目有見於繼恩。而復遺於繼元。則區區之論。似亦可備一說也。

書益稷篇。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予謂凡獸亦可謂之禽。後漢書華佗傳。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此虎鹿熊猿概謂之禽。亦百獸之例也。

王金陵有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法不足守之言。先儒斷以爲萬世罪人。則三言之悖道可知矣。然金陵之前。固有進說類是者。後唐大理少卿康澄言於明宗曰。爲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四人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喪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忠言不聞深可畏。當時識者皆多澄言。夫不審其事之所重而察其言之所在。則所謂五不懼者。若與金陵之說一轍矣。識者奚歎其切於時病耶。惟夫六事之可畏。有重於五者之可懼。使能致畏於六者。則五懼固可轉而樂焉。是五者之不

足懼。非如金陵之泰然無所修省而一任之私意者也。金陵惟持三不足之說。而併澄所言六畏者亦漫不介意。是故當時賢士伏忠言隱。廉恥喪。毀譽亂。四人遷業。上下徇名。而小人繼柄。以醲醞蔓殖。稔成靖康之禍。嗚呼。澄之言豈非有國者之遠鑒哉。

儒者論治國之要在齊家。而齊家以閨門之禮。正始之道爲先務。故乾坤首易。關雎始詩。釐降之紀。大婚之謹。斯聖人慎於男女之際而防夫嫌疑之微者也。衞宣公爲子而烝庶母。爲父而奪子婦。自彼而觀。若謂恆事也。而身歿之後。子頑復繼烝乎上。宣姜亦通好於下。禮義廉恥。蕩然廢棄。彼其所以肆無顧忌者。以爲是先公之所常行而國人之所習見者也。然則貽謀示則。可不慎歟。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昧此。則宣姜與頑情好之篤。過於同牢合巹者數倍。使宣公地下聞是言。目當不得瞑矣。宣姜本伋子之婦。而一登新臺。卽忘原訂。顧謂伋俾死焉。其制行醜惡。曾何足議。而予特云云者。以誅宣公而示後世也。嗚呼。刺妃入侍。才人之册立繼踵。父妾爲后。太眞之改號聯迹。有國者觀此。貽謀示則。可不慎歟。

周公謹記宋孝宗聖政內一條云。張說嘗得旨會朝士。從官畢集。上以上尊珍饌助說。說上表謝。因附奏。兵部侍郎陳良祐獨不至。是違上旨也。旣而上以說必卜夜。命天廚再賜。說大喜幸。復奏。臣再三速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憮然而罷。今按孝宗實錄。不赴張說者。乃天台陳良翰。非良祐也。良祐是時亦位從官。且在預席之數。一字不審。遂致美惡失實。乃知古今紀錄如此類之誤者蓋多矣。

漢高昭靈后之名。不見於史策。皇甫謐謂姓王。握成圖謂姓含。皆非正史所出。疑不足據。司馬貞嘗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云母溫氏。予觀史記高帝本紀。母曰劉媼。蓋媼溫形相似。豈固因媼之文疑爲溫字之誤而改從之耶。然紀中所載。如云王媼呂媼者。屢屢言之。媼蓋當時婦人長老之稱。則劉媼非字誤也。后不知何如人。據史傳言之。其生感赤龍之交。殁致朱蛇之現。則亦異甚矣。

鹽雖徧天下皆產。然惟東南煑海爲盛。其餘川貴則鹽井。河東則鹽池。沙漠則鹽澤。皆以斥鹵潤下。水泉鹹淖。積而成鹽。予至山西。經行忻崞閒。平原廣野。或日二三十里之地。彌望若晨霜積雪。時方秋仲。意甚訝。問之。則地所生鹽花也。土人刮而煞之。輒成鹽。微有蒼黃色者。此猶疑其地近滹沱。意者下濕之故。及巡行太谷榆次。彼皆高亢之地。而亦復產此。甚則尋丈之閒。彼固生鹽。此則種藝。蓋有不可曉者。乃知化工之妙。有出於常理之外者如此。

漢武故事。載李少翁以方術不驗。上怒。誅之。後月餘。使者籍資從關東還。逢於驛亭。謂資曰。爲吾謝上。不能忍小者而敗大事乎。上幸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方山。共事不相怨也。於是上大悔。此事荒謬難信。乃知天寶遺事所載。明皇既殺維公遠。後使者遇之於蜀。全效尤乎此。又云。上數微行。公孫弘亟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況不世之主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乃自殺。上聞而悲之。按弘傳。弘以病卒。初不著其自殺也。

程嬰公孫杵臼墓在山西忻州。去州東三十里。名程村。有雙廟翼然。卽其地。或謂在古中山者。非也。嘗考

史傳。嬰卒抱孤匿山中十五年。予嘗觀忻州近郭無甚山。其東北四五十里之外。則五臺定襄繁峙境界。山巒重複。行旅罕涉。意藏孤於此。後閱山西通志。載盂縣北五十里有藏山。爲程氏藏孤處。山與五臺接境云。

唐梧岡有訪鄒公寨詩。其序云。衣錦鄉有大坑山。故宋奉御鄒公澤、丞相文公天祥、營寨於此。累石爲墉。門隘三層。至今猶存。是時。二公募義勤王。開都督行府。禡旗之際。天色晦冥。一夕雷震去其牌額府字。只留三字。曰都督行。識者知宋之不競。未幾。爲元兵所獲。果北行矣。

墨子親士篇云。西施之沈。其美也。尙賢篇云。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西施之終。不見於史傳。古今談者皆謂從范子爲五湖之游。予向以爲然。乃今知其終於沈。墨子、春秋末人也。其所言當信。泰顚、閎夭、世知爲十亂之佐。而其始之出自漁獵。學者或未能通知也。當爲拈出。

婦人性多妬忌。而自古及今。宮闈尤甚。三代慨降。任姒之風廢矣。漢唐宋享國長久。中閒女后之賢。係教養之深。家法之盛。此不足異。完顏氏起自夷狄。享國才百年。其家教內則。要之有愧中國。而女后可書者。予得二人焉。曰大氏、徒單氏。徒單爲逆亮嫡母。而常日鍾愛逆亮若己出。大氏爲宗幹庶妾。而敬事徒單。始終不踰。至死。且謂亮曰。汝以我故。不令永壽宮偕至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夫以二后之賢。而不能轉化亮之兇悖。非所謂下愚不移者耶。永壽、徒單宮位。亮篡奪後尊稱者也。

南唐歸宋後。煜妻小周后、歲時例隨命婦入覲。每一入。輒留數日。出卽涕泣罵詈。後主宛轉避之。蜀亡。夫

人花蘂者。初以色藝稱。宋納之後宮。且召使燕見賦詩。此二者。古今記錄當不誣也。予謂三代而下。惟宋仁厚之化。與家法之正。有古關雎麟趾之意。而適有此。豈非盛德累哉。當時趙范劉盧等諸人方翊贊新朝。乃不聞匡正。殊可罪已。花蘂能改齋漫錄以爲徐匡璋女。或又謂青城費氏。未知孰是。漢淮南王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衆謂事驗明白。當伏法。及請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顏師古註。比爲鄙。謂眞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者。予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迨其滿歲爲眞。始食全俸。今所謂比。卽初試之吏與爲眞之吏相等者也。顏註不得其詳。特抉之以示學者。

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鵰奮擊哀鳴。與龍墜水中以死。此其視太宗榻前之犬。其感恩徇主之誼又過之矣。然則委而去之。如陳宜中輩者。是果何心哉。

水東日記載。永樂中。夏忠靖公治水蘇松。與某給事中同事。一日。偕宿於天寧寺。給事早如廁。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撮履而行。急事急事。某卽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常輸。其一時善謔可喜。然不著給事之名氏。一日。觀永豐周氏文獻纂要。其先世有名大有字逸者。洪武中。以監生擢任兵科都給事中。時甫弱冠。天才逸發。高皇帝特加寵異。使讀書樓上。口爲樓上秀才。廷有大議。時一召對。後爲朝貴中傷。謫戍遼海。永樂中。用薦者召復原職。未幾。治水吳中。病卒于蘇之臥佛寺。夏忠靖公爲棺殮而歸之。以此參彼。事時正協。然後知給事者。大有其人也。

今世士大夫多喜學宋克書。相目爲宋克體。高季迪南宮生傳。爲克作也。其言曰。人謂生似婁君卿、原巨

先而賢過之。晚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庋歷代法書。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然則克之書法亦晉人之舊也。其別生態度。則學之者過巧耳。又其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尙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按傳。克本吳人。是時張士誠據姑蘇。渴於得士。有言克于張。欲致之幕下。不可得。將置之法。竟以智免。夫以克之尙氣喜兵。身處僭據之地。而卒不汙其僞命、視夫介之、思廉輩。相去遠矣。然則其可重獨書也哉。

大同地產黃鼠。足短而體極肥。絕類大鼠。土人以水灌其穴。俟其出而捕之。以供珍饌。權貴至千里相贈遺。嘗觀澠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肥腯而味美。名毗狸。止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說者謂爲竹獺狸獾之類。予意卽此物也。雖然。今太原中人之家皆得食。亦不復大珍貴矣。大閣石晉時入於契丹。在宋爲外地云。

兩山墨談卷之八

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予謂三代而下。若太宗亦可謂盛德之主。然卒不免於穢德之貶者。徒以建成與刺妃之事也。然則君人者鑒此。脩身正家之道。可廢而不事歟。事見唐祕史。

宋德祐丙子。元師入臨安。呂文煥時駐軍江磧。宋方幸其阽危。而海潮三日不至。師迄無虞。於是元人獲占地利。宋都以覆。及祥興己卯。元師下廣海。張弘範遂進攻厓山。衆欲退師少休。而是日海潮不退。勢難回卻。於是元人盡日力戰。宋祚以滅。夫潮汐在天地間。長落有時。號稱至信。而一則不至。一則不退。豈江海百神亦陰受職於胡虜而默相之耶。吾於是而知國之興敗。謂不關於氣數者。非通論也。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儒者之論。或謂成王之失。或謂魯公之僭。或謂成王未必有賜。或謂惠公始以上請。紛紛未決。愚謂禮樂之賜。王特用以康周公。畢竟使用之公祀。如前此沃丁葬伊尹。用天子禮制之類。當時伯禽受之。將必納之公廟。以昭天子之賜而已。未遽用也。至春秋之初。王室不綱。諸侯強僭。於是惠公始以上請。遂專輒用之。而後世因併用於羣公之廟。蓋僭源一開。末流未免如此。然觀祝鮀之言。其於伯禽受封。歷舉分物而屢數之。魯不及天子禮樂之事。陳氏因是有疑。遂決謂成王未嘗有賜。竊意鮀所言周室分魯以諸物。乃舉伯禽就封之初。時周公無恙也。迨公薨之後。周始賜以天子禮樂。俾用之公

廟耳。然則鮀之言其不及於禮樂者。固有說哉。

隋楊廣弒父本張衡用手。大業六年。廣以事罪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云云。蓋久之而不自覺其眞情之敗露也。誠於中。形於外。世固有如此者。

春秋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內女非夫人。歸寧不書。此以高固偕來反馬。非禮。故書。所謂反馬者。謂古人娶婦。留其送馬。既三月。而後廟見。蓋歷三月。則天道小變。而所娶者之成婦可見矣。故以之見於廟。而使之安於內。於是乃反馬。

文文山死宋。其精忠大節。千百世之下。雖婦人稚子皆知。傳誦一時。詠歎者。如所謂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相悠久。及精忠貫日華夷。見氣節淩霜天地知等句。非不極其褒揚。然皆不若丞相傳贊爲能白其心事。如云。死之日。宋亡七年。厓山亡又五年矣。夫以時移事改七八年之久。而終欲一死以報國。此其心所謂至死不變。無所爲而爲者也。

東坡畫像。不傳於世。相傳云。坡有妹秀慧。而額頗高凸。坡嘗戲云。蓮步未離香閣下。梅粧先露畫屏前。而蘇妹亦應聲戲坡云。欲扣齒牙無處覓。只聞毛裏有聲傳。緣是世謂坡多髯。此猶疑其世俗之談。未足憑信。及觀坡贈焦山長老詩云。譬如長鬚人。不以長爲苦。一旦或人問。晚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展轉無著處。予嘗冬夜擁衾。頗爲多髯所擾。蓋展轉措放。纔獲安寢。以是知坡詩所云。必嘗親歷。而世傳其多鬚。或信然也。

李延壽作南北史。南則宋、齊、梁、陳。北則魏、齊、周、隋。方是時。天下參隔。江南雖號正朔相承。然劉宋而下。類非東晉正統之餘之比。然則南北各爲史。固亦事理之當然者也。嗣是而後。元人以夷狄滅宋。既而議脩宋遼金三史。一時館閣多亡金舊臣。非不知宋爲正統。私以宗國之故。恥列於夷狄僭僞。乃倡言元承金。金承遼。遼承晉。爲正統所在。而所謂內外華夏之辯。不暇復論。且謂南宋爲靖康游魂餘魄。其無忌憚者。至謂建炎以後。嘗稱臣於金。遂欲附屬之。會稽楊維禎作正統論。反覆千餘言。冀破其說。而漫不見省。然以公論終不可泯也。則略倣南北史例。三國各爲紀傳。俾家自爲史。金史所載。率多吠堯之言。□時不爲怪也。後四明陳桱氏作通鑑續編。謂宋爲正統所在。大書紀年。而遼金元分註其下。深寓春秋與奪之誼。我朝詔作續綱目。據以立例。然後千萬世人心天理之公者。至是獲明於天下矣。其小異者。續綱目於宋開寶八年卽大書正統。而續編於太平興國四年始書。雖本諸朱子之說。然宋祖神功聖德。固難夷之列國。而太原在當時不抵一鎭。以是而遂欲與中國抗峙。恐未爲定論也。

宋余燾者。嘗上言。洪範諸疇。皆有衍文。而四五紀獨無。今詳庶徵疇內。王省惟歲以下。乃五紀原文也。蓋編簡錯出於此。因請改正。以傳示學官。爲臺諫排擊而止。予記蘇東坡、葉石林、張無垢、洪容齋諸公。已嘗有是說。仁山金氏既從而改正之矣。顧所正猶若未安。而從星之解。乃復用蔡氏從民之欲之說。又歲月日時無易。本接上文休徵而言。而日月歲時既易。乃承上咎徵之語。此本庶徵之傳。今徒以歲月日時之字偶類。遂亦附之於五紀。是三者殊爲小誤。故今不敢全用金氏之說。而參以愚見爲補正。五紀之文曰。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蓋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合天者。必省之於人。而後可稽之於天。故王省以歲。卿士師尹以月日。庶民則以星。漢天文書曰。民勞則星動。是庶民之省以星。固其分也。蓋地位有貴賤高下。故所省有大小遠近。此歲月日星之傳文然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則專言歷數之所由起。蓋歷數以紀歲而作。歲以日月之行而成。日月之行。以躔星辰之十二次而有合朔。故日循中道。月麗九行。則有冬有夏。而春秋舉矣。月入於箕。月入於壁。則變寒之暑。而風雨應矣。所謂從星風雨之語。特以表月行之所在。非專爲風雨占候言也。歷數之作。以紀日月之行度。星辰之躔次。是爲統日月星辰而秩歲功者也。然則蔡氏所謂月以常行而從星之異好。猶之卿士師尹有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其說幾於遷就矣。又余氏謂諸疇皆有衍文。今觀八政福極二疇俱無之。福極之傳。先儒謂混之皇極之內。而八政之傳。予反復一篇中。久之而始有得。蓋三德疇內惟辟作福二節是也。夫三德者。聖人與世推移。因物變化。權其輕重而制其機宜。於以納民於皇極者也。如是。則正直剛克柔克三者。弛張更迭爲用。亦足矣。不應復有作威作福等事。且是二節陡然傑出。與上文全不相涉。足知簡之錯而辭之贅者也。或者乃以操三德之權立說。不思正直剛柔獨非三德撫世之大權乎。以正直三者不爲三德之權。以此三者必爲三德之事。去枝之本而添蛇之足。是殆經生穿鑿附會之說。非心悟而獨得者也。故今移於八政疇末。定其文曰。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

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夫農用八政。人君所以厚民也。八政之中。威福玉食。具焉。須其柄執自天子。則天下蒙厚生之福。向爲臣下專竊。則厚民之具反爲殃民之地矣。蓋食貨民以養也。而四海之奉專於一人。祭祀人所重也。而百牢之供先之七廟。是惟辟玉食也。命司空以居民。立司徒以教養。制賓禮以交際。俾民康寧壽考而循禮好德。是惟辟作福也。司寇以詰奸刑亂。六師以除殘去暴。俾知憂痍爲罪之所招。而凶折乃上之所制。是惟辟作威也。斯三者。爲八政之權。而人君正德利用厚生之本。臣而竊之。害可知矣。如此說。條理甚明。文義甚通。專經者宜首肯也。五福六極。本爲一疇。則傳文亦宜總其後。仁山以皇極之錯簡補之。是矣。而亦有未愜者。故亦更定於左。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凡視仁山所補定者。剔出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一節。去其原附六極下。惟辟作福二段。使合於八政之疇。而總其傳於六極之下。以爲通論人君錫福用極之理。若曰。福極之柄雖在君。而施用之別則視人善而與之福。則人宜知勸。惡而不加之極。則凶咎者亦無憚矣。無虐煢獨。戒其錫福之遺也。無

畏高明。戒其用極之避也。不協於極。宜作六極之極解。謂人制行雖小失。苟於用極之法未合。而其他更有不罹於惡者。是雖不可錫以福。然姑且納之。是又勸之以容物也。凡一時所見者如此。同志君子苟無咎其析經叛古。則愚請折其衷。

鶡冠子之書多言兵。意其爲人乃鬼谷之類。韓陸二氏止言其雜黃老刑名。殆略之耳。王鈇篇言成鳩氏天曲日術之道。成鳩氏者。天皇氏也。斯乃大道混茫之世。太上淳德之始。而言其爲道。乃用管子內政之術。規以寓兵。而文法計制太詳且密。此本春秋戰國之陰謀。乃以是語三皇以道化民之事。謬亦甚矣。

子華子信是贋作。其文氣全不類國語左氏。其推尊仲尼有曰。昔者吾反自郯。聞語於孔子。而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滸而弗肯渡。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者也。又曰。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奠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予皇暇之恤。詳其尊向之意。若在弟子之列。夫周末諸子。如莊列輩。皆詆訾孔子。不少推借。子華子聚徒談道。其名家久矣。縱其知孔子。然豈肯遽屈下如此哉。此必後之學者。徒見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有傾蓋而語之事。故因僞撰於篇。而推尊之過。不復自覺。決非子華子之口語也。況當傾蓋之時。孔子顧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則是子華子年在尊行。故有先生之稱。然則不可在弟子之列審矣。又其篇中多何以故之語。此乃六朝文士翻譯佛書之言。而執中一則。殆類舉業論義。所答晏子問黨。亦類東漢黨論。其曰。鼯吟而鼬嘑。且曉昏而日昳也。倉莽蹰踟。四顧而無人聲。流光馳景。卻顧於斷蹊

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龔耕谿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此乃近世習爲文者之語。春秋之世。豈有如此語言哉。故吾決其僞。作者必晉宋時人。雖然。其文字則妙矣。

朱泚反。遣韓旻襲奉天。段秀實曰。事急矣。乃詐爲姚令言符。卽司農印倒用之。以付靈岳。詒旻使還。德宗乃獲免。漢隱帝詔殺郭威。魏仁浦勸威詐作詔書。卽留守印倒用之。以示諸將。激以盡當誅滅。於是隱帝被弒。二人倒用符印則同。而立心設謀乃大異。一以衞君而爲忠。一以誣上而爲賊。然其事適相類。殊可作談柄也。

太公就封營丘。東海上有居士狂矯華士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無上之爵。無君之祿。不仕而食力。顧不樂哉。太公執而殺之。或曰。二子賢者。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賞罰勸禁也。夫王者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望孰與爲君乎。是以誅也。國初立法。寰中士大夫不爲君用者。必殺無赦。意取諸此。

蜀先主歸陶謙於徐州。謙表爲豫州刺史。後謙病死。其將佐以州奉迎。先主謂陳登等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宜以州與之。登等不從。乃勉強承受。後客荊州劉表所。會表卒。子琮密請降魏。或勸劫琮。則荊州可有。先主不然。且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背信自濟。吾不忍也。觀此二節。則先主信義素明。不欲爲悖德傷義之事審矣。而孔明諸人亟於伯圖。乃勸其攻取劉璋。不復顧信義。百世之下。

不免於蹊田奪牛之議。此豈先主本意也。蓋先主寬仁大度。素得衆心。益州之舉。使遲之數年。待璋自斃。而徐取之。於其子族善爲之所。不然。璋不能有其國。或思所以自全。而左右有爲之謀畫。勸之遜避。然後從容處之。庶幾乎兩盡矣。不知出此。顧爲狠忍之舉。豈非孔明諸人之罪哉。而葉氏輩乃務爲掩護。或者又舉商書兼弱攻昧之言而曲爲之說。吾知其見斥於大賢君子也必矣。

秦皇築長城以限胡。雖一時勞民。然百世之下。賴以界限華夷。辨別內外。固不可盡非也。自漢與匈奴和親。緣是有請婚之例。非族醜類。自謂與漢爲昆弟甥舅之國。及單于爭立。窘而入朝。日逐來奔。北庭遠遁。不能以時殄植。乃信其保塞下。處北鄙。使得生育長養。遂成土著。漢衰。而三國爭峙。計其窺覦之念。非一日矣。晉氏不兢。不能防徙。遂有五胡之亂。氣類感召。拓跋以邊夷入據中土。帝王自立之地。百年爲胡。然正朔相承。尚在江左。此猶未全失也。迨隋唐混一中國。幸矣。而石敬塘亟於篡立。乃割幽冀以賂契丹。中國險隘。既以與虜。以又稱臣納幣。奉册上表。不復顧首足之義。方其召契丹以援立。固已啓其染指之心。而出帝不君。橫開釁隙。遂致其長驅深入。無復控制。晉滅。而天下爲其囊中物矣。後雖宋太宗英武。竟弗克復燕雲之地。南北抗衡。且百有餘年。幸其滅亡。而金緣以興。金亡而元附以起。中間納幣割地。稱臣奉册。循用石晉故事。以困中國。至元以後。遂滅宋紹統。舉一世而君臨之。而帝王相傳之歷數全歸於胡。綱常淪滅。天地晦冥。世運爲之極否。而中國爲之大變。推原禍始。則石晉啟之也。故予嘗云。秦皇築長城。寓百世攘夷之功。石晉召契丹。首萬古猾夏之罪。

兩山墨談卷之九

草書入我朝。故當莫駕於張東海汝弼。蓋其操縱開闔。投筆所向。無不如意。且姿態橫發。不復襲前人畦畛。疑顛素以後。優入妙品。世所謂驚蛇糾蚓。未足喻也。當時丐書者塞戶。幾於鐵門限聲譽。而遠夷求募。至以十金購書一紙。今沒世未久。搜訪眞蹟。不可多得矣。然以其多出新意。故識者有古法變壞之言。暇日考玩。所見亦頗合。乃知晦翁謂本朝書法至蘇黃米蔡而一壞。殆非過論也。

楊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劉牧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至沈約撰宋書符瑞志。則謂燧人氏沒。伏羲氏代之。受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其說正矣。然又謂黃帝之世。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亦文篆字。以授軒轅。其爲說參錯不一。大抵皆出於緯書。正不可信。

通鑑外紀載。文王被囚於羑里。乃仲憤鬱而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遭我四國。憂勤勤兮。詳其辭意。怨誹淺激。決非文王語也。三分有二。而事殷不衰。文王之德所以爲至。使如此言。殆小夫之淺淺者耳。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文王之心蓋如此。若外紀所載。則秦漢而下好事者所擬也。

洪容齋疑史記所紀帝王世次爲不可信。其言稷之後爲周。自稷至武王纔越十五傳。歷千一百餘年。王季之與商湯。蓋兄弟行也。而世之相去凡六百年。其妄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

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爲不然。予意十五王云者。謂自后稷而至文。凡歷十五有功德之君。至文王乃始克平之。如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之謂。其以十五王之語而遂取信於周紀之十五傳。則拘儒之見也。

六安州人馬致遠爲予言。正統間。爲兒時。隨其父官四川。時與母同載。道武昌。泊舟江滸。岸有二老媼。以縫綴爲業。母命呼下。將使理故衣。見其面有涅痕。詢所以。則僞漢陳理時宮人也。僞漢掠民間女配後宮。例刺面爲記。因云。理時被天兵圍迫。乃出降。行泥首之禮。指武昌城北十里地。爲當時自縛處。又云。予輩初隸僞漢宮。後友諒女下嫁。因給爲公主府婢。於時駙馬最驕貴。坐據龍椅。百官見者必四拜。駙馬坐受。後僞漢滅。放遣宮人。乃嫁爲民人妻。老而孤嫠。故業此。談久。舟人催發。乃遣去。致遠又云。時談僞朝事頗多。比以童孩不能記。迄今母故。久無從質問。蓋可惜耳。

禮大夫士去國則不當御婦人。元脫脫南還。有欲侍以女者。辭曰。我罪人也。安敢及此。得此禮矣。

凶年馳道不除。除者。去穢惡也。馳道不除。知游幸省矣。凡君出。而車馬所經。供億所須。皆足病民。故馳道不除。爲救荒之一也。疏不明此意。

淮水與淝河合流。經壽春城而北。匯爲荆山湖。又北。而荆塗兩山束爲峽。出峽而東北會渦水。以東入於海。自神禹道淮。鎖水神巫支祈。迄今不知幾千年。淮絕無患。弘治十六七年內。荆塗峽間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濠潁之間。田廬多浸。商舶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

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卽大浪三四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臥沙際。方報告驚譁。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曰神木。如是者蓋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於渦河中。己巳歲。予經歷蒙城。渡渦河。則乾涸通騎矣。相傳又徙於潁水。今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未知信否。予度此物或卽巫支祈也。世俗寡識。妄謂趕浪神木云耳。蓋此物鎖於龜山。唐時爲漁者掣出水。常一獻形。計今必尙存。而龜山至其渦口舊窟。路且近。渦南十餘里。卽荊塗峽口。淮淝所由也。其出而作祟孽於此。固當然者。豈氣機衰泄。聖神功力有時亦匱。而妖沴之物因得逃脫天械。復出而魚鼈生民耶。雖然。南史載梁武帝築堰壅淮水以灌壽春。未幾。潰。水大下。響如雷。魚頭鬼面之怪下以萬數。然則淮瀆之中。自昔固多怪矣。

宋太平興國七年。舒州獲玄石。上之。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好事者合僖順翼宣四追王之帝併數之。至端宗之世。恰符其數。德祐丙子。三宮北狩。二王南奔。所謂丙子年出趙者也。

泗州龜山寺前有巨井。大鐵索滿其內。予嘗泊舟山麓。登寺眺覽。命左右戲引。將百丈而不竭。井中有聲逢逢然。懼而命止。寺僧及土人皆云。昔大聖降伏水母。鎖之井中。索其舊物也。後會泗州二守張君錫訊其事。張云。弘治末年。歲大旱。淮水清淺。龜山居人或見鐵索亘河底。然以其神物。無敢動也。予記岳瀆經云。禹得渦河水神巫支祈。鎖之龜山之下。淮乃安流。今世俗所謂大聖降水母。豈卽此事而後人傳誤耶。爲別有說也。但禹鎖支祈於山麓水中。唐時猶有釣者掣見此物。今河底鐵索。疑爲故物。井中所有。則在

山頂。理勢迴不通。得無後人因前事而僞設歟。抑桑海變更。水洲漲與山一。或井中別有竅道與外河通貫歟。按朱子楚辭辨證云。昔傳僧伽降伏支祈事。無稽據。

六安茶爲天下第一。有司包貢之餘。例餽權貴與朝士之故舊者。玉堂聯句有云。七碗清風自六安。每隨佳興入詩壇。纖芽出土春雷動。活火當爐夜雪殘。陸羽舊經遺上品。高陽醉客避清歡。何時一酌中泠水。重試君謨小鳳團。觀此。則一時賞重可知矣。予謫官六安。見頻歲春凍。茶產不能廣。而中貴鎮守者私徵倍於官貢。有司督責。頭芽一斤至賣白金一兩。山谷窶民有鬻產賣子以買充者。官司視之漠然。初不爲異也。故茶在六安。始若利民。而今爲民害則甚。漢武帝南巡。以衡山遠阻。不及登燎。乃卽州南之霍山行禮。遂封爲南岳。山有漢時拜郊臺。淩霄樹。宦游其地者。每縱登覽。以快一時之觀。然而供給飛輓。山民告病久矣。正德辛未。予已召還。秋曹朝除。以江右劉某者爲守。劉起家舉人。以予舊嘗莅斯地。臨行請益。予贈之詩云。踏槐曾作少年游。高入青冥一鶚秋。匣劍久韜衝斗夜。郡符新下夢刀州。雨前綱著春陽早。笏外南山爽氣浮。相送一言煩記取。大廷方簡富民侯。中聯述貢茶登岳事。而結句云云。欲其惜民脂。紓民力也。昔人云。未必桐鄉能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予所爲六安者亦如此。

東坡志林云。武王之封武庚。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其意蓋倣諸柳子厚之論封建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柳謂湯武以諸侯之力

伐桀紂。故不得不厚其封。蘇謂武王以滅殷之舉傷人心。故不得不存其胤。自今觀之。聖王封建。亦謂神明之胄。聖賢之後。有不可以己私廢者。豈專於利害之私。慰悅之計哉。

建康舊治冶亭。當鍾山佳處。元文宗在金陵。亭去行邸爲近。常游幸焉。一日。傳命且至。住山道人寶琳者。出宮門迎候。移時。見從官奉供帳及門。則知上已至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洽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冶亭者爲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侍臣模其詩畫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汞。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耳。上曰。當此大雪時。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見乎。更謂之雪林。且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人動衆。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鑰以待予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佳。乃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爲留。亦不責也。

黃氏澤曰。三桓是文姜之子孫。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能無怒。然卻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說。予謂此等處。恐是先世直史已如此書。如南史董狐書弒君相似。故雖後世子孫見之。亦不得怒。聖人但因舊史而筆之。則自足示戒。殊無待於創意也。

春秋。楚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黃楚望曰。此事舊以爲貶楚不當納亂人。亦未嘗不可。但聖人所重。在存

亡國。楚惟不滅陳。故二子得納。此是聖人忠厚愛人。樂與人爲善之意。若止以爲貶。卻狹了聖經也。蓋楚之伐陳。本以討徵舒納二子爲說。今殺徵舒而卻縣陳。則二子無歸。是食言矣。唯不滅陳。故二子得歸。故詳書之。所以予楚子。謂興滅繼絕雖是楚人盛德事。然聖經苟欲與之。自宜別有所書。不當於其納罪人見也。二子慫慂君惡。以是發徵舒之憤。故論陳侯之弒。陳國之亡。二子不得辭罪。其宜絕於陳明矣。楚不能誅。已爲失刑。又從而納之。較之事理。大爲非順。說春秋者。顧謂聖人因以與楚。豈所以示後世哉。

齊崔杼弒莊公。晏嬰立於門外。或曰。盍入而死乎。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自今言之。夫人臣之誼。雖曰有死無貳。然使始則陷君於惡。終則從君於昏。然而自詭曰能死。亦豈君子所與哉。此又晏子言外意也。他日晏子告景公曰。忠臣之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夫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三復斯言。則有國者臨難而欲責臣下以死。其亦當自反也矣。

賈似道貶循州。沿路占牌題云三朝元老。手執一白扇。題云一場夢行。至建寧府。鄭虎臣至。悉拘其行李。所帶珍貨及諸郡饋遺。皆奄有之。制其出入節。其飲食窘辱備至。似道不堪其苦。初似道在相位。嘗夢鄭姓者殺己。於是朝士有姓鄭者。皆以事去之。迨其既敗。則殺之者乃虎臣也。虎臣之遣。史但謂福王與芮怨賈。故欲使之甘心。而不言其故。先是咸淳中。王俌帥越。有清名。福邸干政。俌以法繩之。福王素信任幹

辦丘淵。越有水患。民訴者千餘人。佖累日不能決。淵陰嗾民突入擊佖。佖窘迫。避於廁。掠其家而去。似道聞之。乃罷佖。命捕淵。欲誅之。淵匿於王所。有司捕之急。王以書責上。上以示似道。曰。叔叔書也。師相當何如。似道不得已。寢其事。故丘淵深憾似道。欲置之死地。其後似道敗。遣虎臣者淵也。

漢書註有曰臣瓚者。昔人謂不知爲何人。今按晉中書監曾和嶠嘗領命校正穆天子傳五卷。瓚乃其校書官屬郎中傅瓚也。後人取其說以釋漢書。故有臣瓚註語。

宋靖康間。有龍伯康者。不知何許人。游京師。飲市肆中。叫呼大噱。時或箕踞笑歌。恢諧縱謔。旁若無人。衆目爲狂生。不知異也。一日。被酒行城外。過大閱之所。因戲挾弓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衆方驚訝。忽指其地而謂衆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若等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滅之兆也。因嘻吁長嘆不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如其言。中原流離。自是不復見矣。豈古所謂異人謫仙者耶。

韓蘄王拒金兵於淮西。力頗不敵。時有趙九齡者獻策。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衆頗易其言。未之信也。俄而虜師退。世忠請止會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耶。自是九齡爲時知重。

建炎南渡。岳武穆彷徨江上。未知攸適。武穆軍令。餓死不標劫。時以乏糧。不得已將謀抄掠。九齡以舊嘗識岳。乃往說其移軍陽羨。州司給之食。飛得無他。後有薦九齡於趙丞相鼎者。方欲用之。會遇讒不果。九齡自是屏居不出。卒以老死。嗟乎。世未嘗乏才也。以韓岳二大將。而尚賴一九齡以挫強敵。全約束。度其抱負與見之運用。必有大過人者。然卒不能和讒者之口。潦倒終身。不復憫惜。是豈得諉曰造物者忌之

而已。昔武后覩駱賓王所草檄。歎曰。有才如此。而不得用。宰相之過也。嗚呼。今之執人才之柄者。觀此宜留意矣。

宋人送朝士使虜詞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夫桑維翰、劉豫、秦檜之徒。固無足言矣。而入元以來。若許衡、姚樞、竇默、劉秉忠輩。高談皇王帝伯之道。自謂列聖相傳道統爲在伊輩。而考圖推運。謂胡元爲中國正統。推心臣服。援經據史。從而爲之辭。嗚呼。使觀於此言。宜愧死無地矣。或曰。元奄有中國、士君子生斯世。爲斯民。非元則無所效用。必若子言。宜若之何而可。則應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夷狄主中國。斯亂世無道之極也。吾意許衡輩知誦法孔子。雖不出可也。

兩山墨談卷之十

巢湖幅員四百里。蓋江淮間巨浸也。禹導江淮。蓋嘗跡其地。而水經、禹貢、俱不著見。豈當時江淮順流。湖以鍾泄得宜。不復勞力。故遂遺耶。中有仰山。上可容數百家。元時。水軍帥俞通嘗結水砦於此。予嘗登山眺覽。四顧浩茫。天日黃濁。眞有氣蒸波撼之意。不知洞庭彭蠡又當何如也。湖中水草甚繁。且復清淺。不能作甚巨浪。漁榔釣艇出沒其間。然絕無盜警。謂仰山之神甚靈驗。凡盜必敗。故土人相戒不敢犯也。成湯放桀於南巢。此正其地。今居巢遺跡尚隱約湖陂之上。然則自三代時固嘗爲寂寞之濱矣。

廣西南寧府所屬有橫州。其地楓始生葉。有蟲食之。蟲形似蠶而赤黑。四月間熟。亦如蠶之將絲。州人擘取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濱蜑人鬻之作釣綸。甚適於用。

程大昌演繁露。謂吳越錢氏亦嘗改元。見於封落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見於羅隱記文。稱保大元年。按范石湖驂鸞錄。袁州仰山有孚惠廟。兄弟二王。其神龍也。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守司徒。竹册末稱保大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村寺石幢所記。亦以保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也。據此。則保大非吳越所建。而寶正無考。爲錢氏所建無疑。然保大乃南唐元宗年號、五代史江表志可考也。

宋太祖初受周禪。與諸將入宮。宮人抱二小兒以奔。問之。世宗二子也。太祖顧左右提以出。意欲除之。潘美不可。乃追還。以其一賜美。其一則不知所處。五代史所謂紀王熙謹、蘄王熙誨者是也。熙謹於乾德二

年卒。熙誨史謂不知其所終。吾意其或卽賜美者耶。美所養者後名惟正。其供報三代。惟以美爲父焉。吁。可悲矣。

孟珙滅金。俘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獻之廟社。有苛責供狀。且脅其書完顏守緒爲虜主。天綱擲筆曰。欲殺卽殺。何以狀爲。既而但書爲故主。亦足悲矣。續綱目載其事。末云不知其所終。偶閱長編。是年四月甲午。樞密院奏。乞令殿前司借補張天綱武翼大夫、充計議官。完顏好海保義郎、本司副將。並給袍笏靴帶。從之。然則宥罪之後。固嘗受宋之祿秩矣。豈其老於是職歟。

宿州至靈璧縣。循古岸而行。問之。乃汴堤。下卽汴河也。煬帝鑿此以幸江都。世代變遷。故道湮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舟車之赴汴京者。必由於此。米芾所謂船頭出浪翠屏間者。道此河也。今歲久復湮。且種藝成畝矣。堤間多臥古峯石。空嵌秀溜。蒼翠可掬。亦有甚大者。相傳謂宋營艮岳。取石於靈璧。綱運未訖。而汴都被兵。遂棄於此。千載尤物。撫之蓋可浩歎。

越絕曰。齊大夫無知殺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爲報仇。殺無知。興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爲君。魯莊公不與。曰。使齊國以國事魯。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爲齊君。按左傳及註疏。無知既弒。立雍廩。殺之。是年春。魯公及齊大夫盟於蔇。時子糾小白各有黨。所欲援立者非一。其盟於蔇者。蓋大夫之來迎糾者也。是時事勢。非以兵伐。則事不可集。故是夏公伐齊納糾。齊方閉拒。而小白以近在莒。大臣國

高爲之內主。於是小白先入而立。魯師敗而歸。其秋。鮑叔牙率師至。謂魯人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於是魯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以歸於齊。其前後次第明白如此。鮑叔者。小白之傅。其來魯也。乃是滅糾之師。殺無知者。既非鮑叔。聘糾以爲君。亦非齊通國之謀也。凡越絕之言。未知其所本。韋昭註。齊語謂齊人殺無知。逆子糾於魯。魯嚴公不卽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於莒。嚴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昭之說與越絕頗合。但不決言殺無知請子糾取小白之爲鮑叔耳。昭本三國時人。其所見聞蓋出漢魏之後。吾意其註中云云。或卽本之越絕也。然則等爲無稽也矣。

淮南王墓在六安城中東北隅。予謫判六安。嘗訪之。士人云。昔有日者。指墓處云有王氣。俗謂神祠可鎮壓。遂衆建關王廟其上。未幾。久雨土崩。墓磚出焉。童稚羣剜掘之。漸向裏。得石刻漢淮南王墓大書五字。緣是聞於州。爲亟掩之。而關王廟迄今歸然於上。以是知望氣之術不可誣也。然漢書英布封淮南王。劉長長子安亦俱封淮南王。此墓未知孰居。竊謂長安俱以謀反伏法。長葬於雍安。都壽春。則與六不相涉。布本傳。六人。今六安之屬邑曰英山者。以布所起得名。其王淮南時實都六。則死而歸骨於此。理或然也。

宋以仁厚立國。誠可超軼漢唐而與周媲美。不幸中多狄難。革命之後。髡禿肆毒。禍及陵骨。私謂宋死生存歿。受狄禍備慘。天道反常。爲之痛憤。偶閱政和縣志。得元人余應歌詩一篇。乃紀德祐入元以後事。不

任私喜。爲備著於此。其說云。宋少帝入覲。元降封瀛國公。長命尙主。一日。與內宴。酣後。起爬殿柱。元主遙見若有龍爪拏攫。密以語臣下。時有獻謀除滅者。元主未許。旣而公主竊知。以告。乃與主謀。乞爲僧以脫禍。未幾。求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全后公主及姬御遁居沙漠。易法名合尊。初已誕子。長亦爲僧。名完普。至是居歲久。後房復生子。時周王亦遁漠北。與少帝公主往來。周王後宮未有子。繼納女曰邁來的。亦未有出。乃從帝乞所生子於襁褓中。俾邁來的養爲子。長名妥懽帖睦爾。後從靜江迎入正大位。卽順帝也。皇明啟運。中國有歸。帝集三宮臣僚退避眞主。駐應昌而殂。其子孫遁去。至今君主漠北。蓋蒼蒼於宋。窘之於其祖父而延之於其子孫。天道未爲無知。趙氏未爲不昌也。其說如此。考之元史。世祖二十五年。遣瀛國公學佛法於吐蕃。時年蓋十八。周王以仁宗延祐二年出遁漠北。至七年。順帝始生。計入立時年才十三。然則宋少帝應以五十一歲生順帝。第其崩卒不具。故莫知其壽幾何也。太定帝殂。羣臣以文宗近在江陵。遂先迎立。而文宗以周王兄也。乃權居攝。遣使漠北。迎周王歸正大統。周王卽位於和寧之北。是爲明宗。比歸。與文宗宴行殿。暴卒。當時固謂行弑。及文宗復立。以明宗子妥懽帖睦爾在。議立太子。時羣臣疑上意在己子。乃上言得於妥懽乳母之言。云明宗在北之時。素謂妥懽爲非其子。於是妥懽不得立。且以其事詔示天下。徙之靑島。繼又徙廣西之靜江。及文宗、寧宗相繼殂。太后以妥懽爲明宗元子。命羣臣迎立。是爲順帝。後虞集以草前詔逮至都。旣而竟釋。左右或舉前事者。帝輒不悅。觀此。則順帝信爲宋胄。或亦素悟。而誌冊所載當不誣也。初宋沒。宗室有遺落中山者。衆共立爲主。期欲興復。不克而滅。元末韓

山童者。自言祖父係宋胄。國亡。變姓。暨汝潁兵起。卒推立爲主。山童敗。子林兒稱宋帝。亦十二年。其他所在兵起。皆以興宋爲辭。而紅巾揭旗有重開大宋之天之句。元人至徙宋帝子完普并其家屬於沙州。懼爲衆推挾。此又見宋仁厚之德入人之深。雖易姓未泯。而漢唐以下所未有也。

學者但知范睢入秦。變姓名爲張祿。不知秦在當時。先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游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史傳。田文之卒。在范睢未入秦之先。然則張祿之入秦。其居范睢之前久矣。然睢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固嘗聞於諸侯。秦人特俾睢冒其名以誑駭乎鄰國耶。不然。則睢之狙變奚爲恰張祿是稱也。

禮經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先儒之說謂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獸可曰禽。予嘗言之矣。然鳥亦可謂之獸。按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夫羽固禽也。而列大獸之一。則鳥可曰獸。固有據耳。

晉陳訓相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盼刀。主兵死。後爲王敦所殺。景泰中。袁忠徹嘗謂人曰。少保于公何不早退。人詢其故。曰。于頭下而視仰。在法名望刀眼。未幾被戮。人咸神之。今觀訓之相卓如此。知袁之本於舊法耳。

宋胡穎守潭。好毀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毀。後轉官桂林。桂人聞其風。一時淫祠私易以帝王名臣之號。以冀倖免。故桂林屬邑有周文王太伯孟母漢高張良等廟。相傳至今。不復能改。

谷音詩、予既撮其悲憤感切者以見其志。而數人者之節。於史宜得書。慮簡册之終遺也。乃錄其概於左。

王澮、博學醇行。博州刺史迎爲師。教授弟子百餘。貞祐中。就拜宣撫遼東。宰相累書促之。鎮。澮不應。浮海而遯。

程自脩、洛陽人也。性孝友。讀書城東翰林元裕之上。其言行。除禮部郎中。自脩聞之。棄家南去。琅琊冉琇、好縱橫談。世爲李氏客。難且作。琇累書諫止。不聽。乃南走渡江。久之。聞瓊滅。東向三哭。伏劍死。王翥、篤學尚氣。吳曦謀反。來請翥。翥陽病風瘖。潛詣安丙。謀誅曦。事定。匿巴中爲農。終身。廣陵張琰、偉軀長鬣。倜儻有節概。補州牙兵。隨制置李庭芝潰圍南赴行在所。追者及之。麾下鳥散。琰獨鬬死。汪涯、事母孝。宣撫賈似道請爲客。當作露市獻捷。涯瞋目曰。嗜人以利。而退其師。又兒弄主上。所不能也。似道怒。撾殺之。其母曰。汝以直死。我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沈。詹本、建安人。溫言正行。江丞相萬里薦爲郎。先致書本。本方坐門前釣。使者至。問本居。本紿曰前。卽持竿渡溪去。不知所終。四明皇甫子明、性豪宕。乘小舟。掛布帆。載琴尊書籍釣具。往來江湖間。至元丙子。發狂痛哭蹈海。丁開負氣敢言。潭州安撫向士璧被罪。開獨詣闕疏陳士璧功大。軍府小費不宜推究。書奏。羈管揚州。歲餘。卒。宜春晏義、風度秀整。嘗主趙崇濬。後濬逮繫。義自請詣獄。俱以瘐終。此外一十五人。其獨行亦可書。然不能悉。

唐李涪論其本朝不應二都並廟。謂隋創洛都。爲巡幸之所。我唐高宗以伊洛勝概。每樂巡幸。暨武氏徙

都。遂於其地建崇先廟。中宗反正。遷崇先於西京。即其地爲太廟。爾後中宗還京。東都權廟不暇撤去。玄宗駐蹕時。復臨享。是時君臣安于淸泰。宗廟定制不曾論及。遂使二都並建。各立神主。都洛則有洛廟。還秦則有秦廟。是便於人而不敬其神也。其說甚正。但考之周制。亦嘗如此。昔周公營成周。召誥云。越五日甲寅。位成。傳謂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是洛邑嘗建廟矣。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歲終之祭。於洛舉行。而加特於世室。降祼於淸廟。則洛廟又嘗設主行祭矣。故知別都有廟而廟各有主。周之盛時且然。然則何疑於唐哉。但成王旣不果遷。則廟祀之制自後亦不知安處。以理揆之。或亦闕而勿饗乎。

蕭道成謀移宋祚。沈攸之欲討之。謂所親曰。吾寧爲王淩死。不爲賈充生。按司馬懿專魏。王淩謀除之。後事不就。爲懿所執。於道飲藥死。攸之自計討逆不成。不惜一死。故引淩事以自附。集覽徒見刊文爲陵。遂引王陵而折廷爭事爲釋。不知刊本實誤也。陳氏亦不復是正。何耶。

柳冕論司馬遷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年。今子長乃軼孔子而修數千年荒絕之書。佐以黃老寓託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謂命世而生。亦信然也。柳爲此論。是謂馬遷之蒐羅千古。甚有功於聖人矣。至歐公之意則不然。其言曰。孔子之聖。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司馬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觀此。則遷正以不知

要以聖人之旨。故蒐獵雖廣。而疎謬亦衆。柳不知爲病。而顧推其長。所見何差遠也。

趙松雪與夫人管氏畫像。予嘗見於茅山趙繼先家。繼先、其遺胤也。松雪鬚髮少斑。然面尙童顏。幞頭紫袍。玉帶象笏。署云魏國公趙某。夫人貌豐偉。所服乃褙子。然俱坐錦墩。繼先謂聞之祖父。此元主宣入賜坐。命畫工貌者也。不知果否。相傳松雪肌膚極細潤。常服止用軟綾絹。遇絺葛。肌卽傷瘵。元主以其儀觀非常。且宋宗室。懼爲衆望所歸。竊忌之。一日步至館閣。松雪適據案書讀。乃默從後相其肩背。笑云。此不過秀才官耳。自是信任不疑。

王安石拜相日。與客坐私第之小閣。時賀謁者塡集。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窗紙云。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客而入。其自許以靜退如此。後罷相判江寧。游寓鍾山。正得前所想慕之地。謂其終老此境矣。而一聞復相之命。卽倍道趨赴。不七日至汴京。何前後言行之相悖也。蓋此老實顧戀榮利。窗紙所書。特矯飾以示一時。謂無心宦情焉耳。作僞日拙。此亦其一端云。

禹貢、泗濱浮磬。註謂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取而琢之。可爲磬。今淮陽泗州等處。乃淮泗合流之地。嘗周視河次。絕無所謂浮石。而去泗州西可百里。縣曰靈璧。其北山之石色蒼碧者。琢之爲響版。音韻清越。非金鐵比也。疑古所謂浮磬。豈卽此地所產。禹嘗扣之而知其聲。乃舉以充貢耶。

天下事未嘗無對也。宋子京嘗値雪夜。下簾然巨燭。草唐書某人傳。諸姬磨墨伸紙。左右環列。時姬侍有自權貴家來者。宋顧謂曰。汝太尉尋常當此清景則何爲。對云。太尉當此時。但知命妾等列酒饌。羅管絃。

引滿酣醉不能爲尙書清事也宋爲閣筆大笑曰此亦不惡亟呼酒命歌酣飲達旦予謂此正可對陶穀雪夜烹茶侍姬所談黨家風味事然陶以慚沮而宋竟酣適乃知二公襟抱之酸寒曠達又自不同也

兩山墨談卷之十一

少聞之故老。劉基伯溫初亡命吳中。歲久。游杭。與客飲西湖。會有紫雲起西北。照湖水中。衆以慶雲見。將賦詩。劉候望良久。謂衆曰。此天子氣也。淮楚之分。當有眞主出。翌日。具囊襆。託推星命。走淮泗。旁求徧訪。遇太祖皇帝於濠州。遂傾心附之。與謀戰伐之事。予考開國功臣錄孫炎傳云。天兵克處州。以炎爲總制。時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鉤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爲書遣使招之。於時劉基、章溢、尤爲處士所推。劉果敢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嘗仕元。恥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奉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無以答。逡巡就見。炎置酒以飲。炎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略無凝滯。劉乃深服。歎曰。基始自以爲勝公。今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於是乃就徵。據此。則基之出乃由炎之堅挽。其聘使往返。至再至三而後就。蓋有莘野三聘之風。續綱目書曰。大明克處州。以書幣徵劉基、章溢、葉琛、宋濂等至建康。斯實錄矣。而故老之談乃若始由其自售。蓋傳聞之謬也。

新安程學士、嘗謂三蘇罪浮於安石。其言曰。安石尙知操莽爲可惡。而蘇氏以荀彧爲聖人。然予觀東坡史評。其論管幼安賢於荀孔。大意以爲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從之。荀文若盛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謀殺。邢昱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才疎意廣。每所論建。輒中操意。然終亦不免。管幼安懷

寶遯世。就閒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眞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竟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夫東坡以穿窬視操丕。而以幼安爲賢於荀孔。則操丕固其所惡。而文若始終非其所滿明矣。今程氏乃云云。類於不考而瞑呵妄斥者。言固不可不愼也。

文丞相傳補遺。不知作者誰氏。中云。丞相既俘。夫人歐陽氏爲大將軍將校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泣曰。吾有死耳。義不以潔白之軀。汙於賤卒之手。夫吾天也。吾夫既執。吾尙安所顧藉哉。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剄而死。丞相聞之。哭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地之間。惟我與汝云云。予既美龔氏開能序丞相之忠之烈。亦憾其無聞於夫人之誼。故書之以補其缺。據此。則歐陽氏之死爲居丞相之先矣。然予記傳記云。丞相既就刑。義士張毅甫訪夫人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收其屍。顏色如生。質之續綱目。爲說匪異。審是。則夫人之死又若居丞相之後。今補遺乃云云。豈其所載先後時日或少誤耶。當俟知者。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戮之。鄱陽王逢氏謂塗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予宦游淮西。嘗至懷遠縣。其淮流東岸。則塗山也。上有禹廟。山前村墟方可數百頃。卽禹會村也。亦有廟在焉。考之圖經。謂禹導淮至此。娶塗山氏。既又會諸侯。考方岳。戮防風氏。村以會同而得名。然則塗山所在。當以予所歷者爲據。但防風氏有國於吳興。其去會稽爲近。而禹以後至爲慢。故特戮以警衆。若謂在塗山會朝之時。吾意當時地限蠻服。勢阻江淮。雖其後至。固可原矣。疑未當輒戮也。嘗因是而考之通鑑前編。禹會

諸侯於塗山。乃元年卽位時事。其戮防風。乃八年巡江南事。諸儒不考。誤合爲一。而胡曾詩亦以四句併韻之。故致學者迷疑耳。

鳳陽府懷遠縣。枕荊山之麓。山卽卞和氏獲璧處也。玉坑在山西南隈。好事者尙能指示。世說。荊山之玉。爲世所寶。而麓之石似玉者。其名曰珹玗。亦與玉混。今歷世旣遠。山皆粗礦頑石。求所謂珹玗絕不可得。而復童巔不毛。焦竭殊甚。豈至寶一泄。山之精采靈秀亦與之俱盡耶。然則玉蘊石而山輝。珠藏淵而澤媚。古人之言要自不誣也。

壽州有安豐縣。廢址尙存。廢縣之東。積水數千頃。今名安豐塘。卽古芍陂塘也。春秋時楚相孫叔敖所開。灌溉數州。自昔及今。享利莫殫。我朝於塘岸掘四十八閘。時其鍾泄。中復多菰蒋藕芡之類。正德丁卯。淮西旱。民取飼於塘所。活幾萬人。予嘗經行其處。私獨不滿。謂人知享利而莫知報本。所謂叔敖者。遺祠三間。瀕側塘岸。村民旣乏香火鷄豚之奉。而有司守土者亦不聞歲一修祀。蓋甚缺典也。附塘一沼。淸泠可鑑。且深淵叵測。土人謂有巨蛟蟄其內。每天雨。卽吟吼水面。聲振原隰。呵氣成黑雲。予嘗欲俟以驗。竟不値便而止。或又云。塘心平阜處。古安豐府也。歲久。沈陷入塘中。今霧雨浹旬。或見城郭人馬現其處。若登州海市然者。考之史傳。安豐初不聞建府縣廢之後。元雖有安豐路。然卽今壽州是也。或者所云。蓋未足信。然城郭人馬之狀。疑塘水浩漫時。爲陽焰與地氣蒸鬱。偶爾變幻。而見者寡知識。遂妄云已耳。

文章好作奇語。自是一病。蓋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

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大率理到意到。則自然辭直氣昌。文從字順。雖不求過人。而亦不能不超衆矣。其有時而奇。忽焉而巧。則因事感觸。遇物發越。譬之長江大河。浩漫千里。而因風觸石。則洄波洑流。變態百出。久之而澄靜寧帖。亦復平正。此天下之至文也。不善作者。理既晦背。意亦淺狹。而務求美於文采辭句之間。猶黃潦無根之源。而欲其瀉千里。極變態。多見其窘陋矣。

司馬公作通鑑。託始於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時劉恕逗原爲書局官屬。語公曰。曷不起上古或堯舜。公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續。不敢接夫獲麟。故起此。雖然。予知公之微意更有在也。蓋平王東遷之後。齊楚秦晉始大。而號令征伐自諸侯出。春秋託始於平王四十九年。爲諸侯僭天子之始。三晉受朝命之後。齊田氏援此求爲諸侯。通鑑託始於威烈王命韓趙魏爲諸侯。爲大夫僭諸侯之始。然則世愈降而變愈甚矣。

李庭芝守揚。終以一死報國。而宋史不列於忠義。心嘗疑之。及閱姜才傳云。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若然。則庭芝心跡或嘗有所移動。非才刼之以義。其末路或有未必然者。其不得列於忠義。亦五代張敬達之例也。

僧伽者、西域人。唐時。居京師之薦福寺。嘗獨處一室。其頂上有一穴。恆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頂中。仍以絮塞之。嘗記石勒時有佛圖澄者。左乳旁有一穴。恆就水洗

瀝腸肺。以絮窒之。夜欲讀書。輒拔絮。則光自穴出。一室洞明。其事當不誣。大抵皆異人也。伽化緣在臨淮。寂後。朝廷送至故處。起塔供養。蓋泗州塔是也。然程史載泗在南宋時固無塔。今則大浮圖在其州治之西。第不知何時所建耳。

唐韋后弑中宗。史但言后淫亂。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爲皇太女。遂相與合謀弑帝。此說固然。今究其所以。則先疑於僧萬迴之言故也。先是中宗迎萬迴入內道場。緣是出入宮掖。一日、謂韋后及安樂曰。三郎砍汝頭。時后自計淫亂。且得罪。又以中宗行第三。疑三郎者帝也。遂與安樂行弑。夫庸詎知兆玄宗靖內難之事也。此具於神僧傳中。

瞿宗吉所著吳江龍王堂記。中間設伍子胥范相國之語。皆祖宋人王義豐館娃賦中意也。夫差之亡。謂其專惑於西施。固爲拘論。而義豐則專咎於殺子胥。恐亦未盡也。夫佳兵不祥。不戢則自焚。夫差內不備越人之仇。而外復連齊晉之禍。彼其境內蟹殄稻種。其勢當自救不暇。而方且掃國之兵。輕千里而爭黃池之會。於是越人得以乘隙。而首尾奔馳。狼狽失措。迨其既平。而又復不思防預之策。此時此勢。雖使十子胥在。亦安保其無敗也。太子友諷云。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也。夫差之敗果若此。是故齊湣之敗。不在於孟嘗之奔。而在於滅宋而驕。符秦之亡。不在於王猛之死。而在於勞師遠伐。此古今有國者所當鑒也。

續通鑑節要。於宋開寶六年卽大書承正統。前此猶分注也。宋之正統。陳氏續編則定於太平興國四年。

蓋本之朱子之說。續綱目則定於開寶八年。謂準之武德七年之例。予前既論所適從矣。若六年。則江南未平。太原方負固。其大書一統。未見有據。意者周恭帝於是年三月告殂。故輒附以進宋之例耶。然恭帝既廢。天下非周久矣。統之接續。固不係其存亡也。

坡公初年亦銳意天下事。其思治一論。則志向之發泄也。所謂豐財彊兵擇吏。卽王氏富國彊兵更化之意。然王以拗執。蘇以通達。王恃一己之必可行。蘇欲合衆人而定於素。其見固自不同。王後終以紛張變置。海內極於罷敝。而蘇自海外歸。亦絕口不作異時之論。惟專以拯救蘇息爲言。殆知病於三折之後者矣。

前代宦者亦有妻。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死。元魏時。御史蕭忻疏云。高軒和鸞者。閹官之嫠婦。胡馬鳴珂者。莫非黃門之養息。高力士傳。河閒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以故爲梁州長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絰臨哭。此事皆昭代所無也。

漢高帝嫚士善罵。亦其盛年英豪之氣。戰爭叱咤之習耳。至其晚年。亦自悟其非。其敕太子有云。吾生不讀書。又不自喜。謂讀書無所益。洎踐祚以來。追思昔所行不是。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並語汝諸弟。卽此二敕。其知學問爲有益而元臣爲當敬。非復昔時之態矣。前輩謂高帝性最明達。此亦可見其一節云。

凡行師對敵。若有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營頭之氣。於占法爲負。宋孟珙圍金主於蔡州。見黑氣壓城上。且無光。不期月。蔡破金滅。此禍兆之已證者也。

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武王牧野之役。舉古仁義之師莫或過者。然殷滅之後。商族弗靖。至三易世而後泯。若周有天下。其積累深遠。而維持仁厚。儷於商德。實曰過之。然秦人舉之若燎毛。定之若植礎。周族不聞反側之舉。而秦人亦無告諭之辭。心常疑之。蓋武王之時。商王雖惡。而其公族猶盛。武王特順天下之心。徒欲伐紂救民。而本無利之之意。故於商族善爲之所。而其弗率。亦止諭之以理。待其自化。此所謂聖人之心。公平廣大之德也。若周之末世。則更春秋戰國之後。姬姓之國既盡矣。而赧王歸命。秦又取二周芟薙之。圜視天下。無復有爲周之係者。此所以舉之不難而安之甚易歟。

兩山墨談卷之十二

續綱目於我太祖初起兵卽夷元於列國。蓋用綱目於勝廣起兵卽夷秦於列國之例。秦人暴戾苛虐。舉古帝王禮樂制度而滅裂之。其不道已極。而元人以夷狄干統。隳亂天常。腥汙華夏。較之秦甚焉。故以仁易暴。內夏外夷。書法如此。凡爲世道計。非有私好惡也。然秦自等夷之後。猶大書紀元。至子嬰降乃絕。說者謂秦雖無道。猶中國世統所在。義不得遽絕之也。若元則非族醜類。竊據中國。先王之疆土。本非其所宜立者。我皇明于至正二十四年建國。二十六年紀元。則中國有主矣。於時雖未統一。然止當大書甲子。黜元之年。併以我吳元之年。並注行下。斯足示進麾之大義。而秉筆者不然。於北伐之年。元猶如秦得循正統之例。豈別有意義耶。惜予生晚。不及踵諸公之門牆而一叩其說也。

山西高平縣長平驛。爲元尙書賈魯故宅。中庭古松十餘株。皆當時物也。天朝平定山西。宅沒入官。以其壯麗。不忍毀。卽以爲驛。相傳云。魯興黃河之役。民多愁怨思亂。緣是汝潁兵起。卒致滅元。至今議者謂元亡魯實爲之。予意不然。河決固當治。治河亦欲救民。非所謂天下無事而庸人擾之者也。元以夷狄主中國。紀綱廢弛。彝倫斁敗。而風俗惡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且天厭夷德久矣。雖不治河。能保其不亡也耶。考之元史。魯以工部尙書充河防使。所發兵民才十七萬。而所治之地不滿三百里。又其興功五閱月而畢。固非秦始築城隋煬開河之比。曩予歸自太原。道出驛下。飯其後廳。見壁間詩曰。賈魯修黃

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觀此。則當時或以亟疾刻深。招致民怨。而其禦災捍患。則後世亦有公論。固不得而盡非也。大抵議事易。任事難。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從古則然矣。可勝浩歎。

陳子經通鑑續編。其面目儼然綱目也。獨惜其義例有未然者。李筠李重進。均之周臣。其起兵拒宋。心迹頗同。而書筠以死節。書重進以謀反。北漢主繼恩被弒。實郭無爲授意而侯霸榮推刃也。乃書霸榮以行弒。書無爲以討賊。其他卒庸臣外僚。多具階爵。而中國之勳賢忠亮者或否。蒙古雖其本朝。要之邊夷醜類也。而於其始事。卽進。凡此皆其私心偏見。然則一家書耳。謂欲爲天下之公史則未也。

杭天竺寺觀音像。相傳晉天福間。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命工刻成像。設白光煥發。繼以晝夜。至漢乾祐間。僧從勳以古佛舍利置毫相中。時出現冠頂。宋咸平中。浙西久旱。知杭州張去華。率僚屬具旛蓋。鼓吹迎禱於寺。繼時霪雨濡足。其靈異類此。建炎四年。兀朮入臨安。高宗遜於海。兀朮上謁天竺。問知其異。因與大藏經併徙而北。時有比丘智完者。率其徒以從。至燕。於都城之西南五里。曰玉河鄉。建寺以奉。卽以觀音賜額。事具本寺石刻中。則故物爲有力者負去久矣。今天竺仍有香木刻像。杭僧率認爲故物。以金石刻證之。蓋後人補刻他木之贋者也。又記金陵智公泗州僧伽二像。皆眞身塑者。兀朮並徙之燕。京於慶壽寺作聖容殿奉之。意皆南收之際也。因併及之。

宋仁宗一日游後苑歸。而索漿飲甚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宣索。而受渴若此。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恐問之則所司有得罪者。故寧渴而歸。此卽楚惠王吞蛭之念也。惠王食蹇菹而得蛭。以譴之。則庖宰

食監法皆當死。然又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嗚呼。推此一念。而縱欲戕人不道之事。知必無矣。此帝王盛德事也。

中國月之哉生明。必於初二或初三日。而西域有尋斯干城。於中國之朔夕。月卽見於西南。中國生明之夕。月去地纔一舍許。而交州遇生夕。月已在天之中心。此豈里差之所致耶。然史載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然則此又何也。里差乃占步之一法。猶所謂歲差云爾。

陳勝之故人詣勝。入宮見殿屋帷帳。顧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遷固謂楚人以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予意夥之訓多。固矣。但云多涉之爲王。恐無意義。夥者。物之成侶而衆多之謂。今江淮間稱商賈之同事者曰夥伴。曰夥計。竊意故人以涉舊同傭耕。故稱夥涉。猶言前此夥同之涉。今爲王。而氣貌之深嚴也。然秦末至今。世代實遠。不知當時之稱謂果亦同此否。

項羽入秦後。封建諸侯。英布初立爲九江王。至漢四年秋七月。布背楚歸漢。漢更立爲淮南王。使將兵從伐楚。天下旣定。始剖符定王淮南。史遷於布未歸漢之前。漢使隨何說九江。錄其問答之語。稱淮南王曰。寡人北向而臣事之。淮南王曰。請奉命。蓋追敍前事而習其後稱。故不覺其謬誤耳。

少微江氏作通鑑節要。學者多喜其徑便。而不知以其節省字句。故多謬誤。漢書項籍傳。羽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去者。罷棄之意。本謂學書學劍皆以不成而棄去。而少微節其字。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遂使學者例以去學劍爲句。彭越傳。上赦越爲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東。本謂徙越

置蜀之青衣縣。越西行至鄭。道逢呂后自長安來。而少微節其句曰。傳處蜀青衣。西逢呂后從長安來。遂使學者以傳處蜀青衣西爲句。此亦因讀漢史而偶舉其一二。他凡謬誤。固未能盡摘也。

史記越世家。吳敗越會稽。既而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於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吳既赦越。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云云。按吳越春秋。吳赦越。罷兵歸。越句踐與妻入朝於吳。留之踰三年。乃行賂。始得釋歸。歸而苦身修政。求報於吳。史記不言。是前書晚出。馬遷不得見也。

漢有兩韓信。其一則韓襄王之孽孫也。初。漢祖令張良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從入漢中。後說漢祖東伐楚。漢二年。以信略定韓地。遂立爲韓王。六年。徙王太原。自以國臨北邊。請都馬邑以拒胡。後降於匈奴。與連兵寇漢。初學或不知。往往有誤認爲一人者。賈誼治安策中云。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又云。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其云淮陰。蓋別韓信之爲二也。

今世俗言無用者曰不中用。此出史記。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肯膺。又罵上老狗。上心嗛之。未發也。鄙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此出漢書霍光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封侯。云云。然則雖里巷常談。其所從來者遠矣。宋理宗微時。鞠於母舅全氏家。一日秋暑。偕弟與芮浴於河。時鄞人余天錫自杭還浙東。舟抵河滸。天忽雷雨。帝與與芮趨避舷側。天錫臥舟中。夢有龍負舟。驚起視之。則二兒也。

聞之爲全保正家子。乃登岸詣全。主人具鷄黍。命二子出侍。因告天錫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錫爲史丞相彌遠客。史時陰有更立意。囑訪浙東宗子之賢厚者以俟。天錫適感此異。還白之。史召二子至臨安。史以長者當貴。卒立爲沂王後。後代濟王入立。乃知帝王之生信非偶然也。理宗既立。與芮子孜爲太子。擇妃於母族。得慈憲夫人之姪孫女。是爲全后。宋亡。后入覲元主。爲尼於燕寺以卒。后之遺像。予得見于里人蘇琪家。廣額鳳目。雙眉侵入鬢。然所衣乃道服。蘇爲予言。聞之父祖。此后當入北時手寫以遺族人者。蘇本全氏。國亡變姓。徙居杭之長安鎭。今復僑居於新市。子孫襲今姓云。

宋潛溪曰。呂后僭竊。幾移漢鼎。實啟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然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哉。愚觀班氏漢書。亦爲呂后作紀。然則人之無識非獨遷也。又記昔賢之論。謂秦漢之際。義常宜爲立紀。而項籍應入列傳。今史記皆不然。漢書列項氏於傳。斯爲得矣。至於義紀亦未之及。然由今觀之。班書爲漢而作。固難於首義帝也。

史記傳張湯杜周於酷吏。而漢書不列。元城劉氏曰。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大司空。班氏不使湯入酷吏。蓋以張純故也。然杜張一等人也。若獨貸湯。則世得議己。故杜氏在東漢。雖其子孫微絕。亦併貸之。此正如春秋之時。伯有爲厲。子產以爲鬼無所歸故也。乃立其後良止以止之。然恐惑民。因併立公孫洩以爲子孔之後。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

之後者固之措意正類此。予謂固於此事當難免曲筆之議。然細觀漢書酷吏傳。則知其於湯周蓋未嘗全脫其跡也。趙禹傳。禹以刀筆吏。積勞爲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義縱傳。縱遷南陽太守。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縱徙定襄。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縱後棄市。閱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傳。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爲。竟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爲御史。及義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減宣傳。宣爲右扶風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已而杜周任用。夫禹縱溫舒宣。皆酷吏也。而傳其行事。必援引湯周以爲言。至傳末之贊云。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諛人主。與俱上下。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廢。寢以耗廢。九卿奉職。救過不暇。何暇論繩墨之外乎。云云。予一一閱其前後。大抵皆沿史記之語。以此觀之。固之論湯周。蓋未嘗盡改馬遷之舊也。贊末復云。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此則固自表立例之意。春秋之法。微而顯。志而晦。固貸周而必存其跡。其自諉豈以是乎。

唐逸史載盧丞相未第時。遇異人引入藥廬中。若夢然。第覺其身在碧霄之上。見宮闕樓臺。晃朗照耀。有女子謂曰。此水晶宮也。其說疑於怪誕。然漢費長房遇壺公事。具於范史。與此正相類。使壺公事非虛。則盧所遇有之矣。

我太祖以戊申年卽皇帝位於金陵。建元洪武。是歲八月。克元都。元主避去。雖其游魂駐應昌。踰歲而歿。

然歸我華夏而返其巢穴、中國帝王之統。固已與之絕矣。於時南北平定。獨明昇竊據巴蜀。尙襲位號。然嘗遣使奉貢。非敵國比也。故當以戊申卽位之年卽爲接正統之日。大書表年紹宋作觀。而或者猶疑於舊主尙存。僭國未下。所見亦誤矣。蓋應昌之元難擬於厓山之宋。職貢之夏難比於百戰不下之漢。事固有不同者。而作史者亦不得盡依跡也。

元順帝駐應昌而殂。明年。上都破。太子愛猷識里達臘逃入沙漠。傳古思帖木兒。後爲也速迭兒所殺。其部屬奔散來附。洪武末。遣將往討其罪。追至撒撤兒山。大破之。自後不敢近邊。永樂中。有本雅失里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元之後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漠北。馬哈木子脫懽。脫懽子也先。居漠西瓦剌之地。正統初。朝貢如常。朝廷賞賚甚厚。其後負德入寇。歸而自相篡戮。本朝因絕之。

藏六於一甲。東坡有是言也。坡以戒失而事藏。然以玄緒之靈。而不免鑽灼之禍。則甲實取之。是一甲正其揚露之地。藏何可得也。予謂吾身之具亦六。六者能藏。則免矣。闔門養高。與物罕接。使鄉鄰不得覩其面。是謂藏首。焚棄筆硯。謝絕版刻。使好議論者不得罪吾手筆。是謂藏手。非途不趨。小徑不由。使夫人不得議吾蹤跡。是謂藏足。保固眞元。絕意房闥。使靡曼不得動吾欲。是謂藏腎。六者藏之於一心。夫然將卽之而不可親。扣之而不得其形與聲。其至人也矣。

正統間。土木之敗。一卒伏亂屍中。至中夜月明。忽見冠袍者檢閱死屍。至卒則。提出之。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閘兒人也。卒得逃歸。後也先犯土城。復差對敵。此卒竟死於豆腐閘上。斯事甚異。然古亦有如此者。南唐伐吳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置道左。明日兵退。乃得歸。此與前事正相類也。

史記灌嬰傳。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按羽傳。籍至東城。困敗。乃自刎。則非斬獲明矣。而此云爾者。蓋籍既刎之後。所追卒各斷其支體以上功。故史家因當時之文而遂爲斬耳。

兩山墨談卷之十三

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於是文王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九十三而終。世儒固多疑之。以爲年之短長命也。雖聖人亦豈能與子。而竹書紀年則曰武王年五十四。仁山金氏謂信如武王年九十三之說。則文王應以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武王應以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人情事理必不然矣。緣是以竹書爲信。予考之太史公載逸周書之言曰。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汝。惟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饗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假寐。夫武王謂天之棄殷。自其未生之時。迨至今大定日之。屈指爲六十年。則是滅殷之時武之年應未及六十。竹書五十四之說。疑可信也。

洛陽名園記云。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峯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歐公醉翁亭記云。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閒之四時也。二篇雖語意相類。然造語簡古則歐公爲優。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註但言。桑林者。殷天子樂名。洪氏雖引呂覽與淮南子二書所註桑林之說。然皆不明桑林之爲殷樂。與宋有桑林之故。今按。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乃商世雩帝之所。故湯以旱禱。於桑林。商世因謹事之。而其祀神之樂即以桑林爲名。宋爲商後。得修其事守。故有桑林之樂。然

用之會享則褻矣。

泰伯三以天下讓。先儒謂三讓。固遜也。太王志欲翦商。而泰伯不從。太王意欲傳位及昌。而泰伯逃去。於時商日衰而周日彊。周蓋駸駸有代商之勢。泰伯乃棄而不取。是其父子昆弟之間實以天下相遜也。且其迹隱微。故民無得而稱焉。予讀吳越春秋。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吳越春秋作於東漢趙曄。前人謂其去古未遠。又曄越人。宜知吳越之故。然則三讓之說豈曄固得其實耶。但春秋史記無之。則又疑後人因論語之文而僞補其說。是未可知也。姑存之。

漢公主閒有私夫。如竇太主則董偃。蓋長主則丁外人。皆通朝所知。而公卿所推接。然董偃死與竇主會葬於霸陵。此尤異事也。

潘氏榮曰。漢文沈潛而不能剛克。然夜拜宋昌而收兵權。遣哭薄昭而殺元舅。納坐席之諫而竟奪袵席之愛。躬騎射之習而欲親行匈奴之伐。此亦剛克處也。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然憚汲黯之嚴直。欲太子之仁柔。悟神仙之妖妄而思寡欲以卻疾。罷輪臺之田作而知悔過以遷善。此亦柔克處也。

伍子胥之爲人。曾無足取。何者。父兄之讎不共天。然君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閒。則二者固相等也。伍氏三世爲楚忠臣。子胥則忠賢之後。宜與國共休戚者也。奢尙之死。雖曰非辜。然本由費無忌之譖。平王特失於不明耳。以桀紂之惡。而龍逢比干之後不敢讎其君。曾謂忠賢之後同休而共戚者。顧可以甘心於宗國乎。方其奔吳也。既身預公子光之弑。復計滅王僚之胤。較其心迹。去交亂四國者不遠也。入郢之

役。暴及陵墓。夫乃祖乃父向嘗北面而事之矣。今爲子孫世臣之列者。乃一旦而鞭僇其屍可乎。太白之梟。君子猶不滿於武王。胥獨何人。敢遂不顧於天下之名義也。且信讒而戮賢。自平王之罪。昭王何預焉。今讎人之父。而伐及其嗣。讎人之主。而辱及其夫人。則復讎之誼。不已濫乎。故夫子胥者。知有父子而不知有臣君。知有強吳而不知有宗國。屬鏤之賜。天蓋以平王之戮奢尙者報其入郢之無禮。非不幸也。山陽瞿氏。於胥事謂其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讎。又能爲夫差復父之讎。是其孝爲有餘。夫以父兄之故而讎君。則移孝爲忠者何誼。懷宗國之恨而外引強敵。則始終爲韓者何心。瞿氏之論。要非義理之正。不可訓於後世。而世之君子。徒以胥盡誠於吳而被戮。故例爲之悼恨。吾今暴之。亦春秋不隱惡之誼也。又按。楚鄖公曰。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上虐下爲討。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凡鄖公之言如此。則春秋之士固以爲君父不可讎矣。乃知申胥之言。其責胥者雖甚正。然亦落第二義也。又左傳云。敵惠敵怨不在後世。此皆可爲復讎之斷。

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爲元伐宋。期於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弟兄又有閒矣。

元魏孝文遷都於洛。國人皆不欲內徙。時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然鴈臣二字甚新。

愛日齋叢抄載唐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宴會蔬食。任陳酺醢。永爲常例。以爲古帝王生日禁屠宰之始。然隋文帝生日。詔天下爲其母明元皇后斷屠。以示報本。則生日禁屠宰。

自隋已然矣。非始於唐開成也。

秦時拘繫無辜。民不知罪。咸仰天歎曰。怪哉怪哉。憂憤之氣。感而生蟲。色赤。而頭目耳鼻齒牙俱漢。馳備道中有此物。詔問東方朔。朔對如此。且曰。所產之地必秦獄也。按地圖。果然。又問何以去蟲。對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乃令人取蟲浸酒中。須臾糜散。予然後知古今謂酒能消憂者本此。曹孟德詩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謂酒。解憂蓋用朔語也。

日月之會於朔。歲十二次。會而同入於黃道。則必交。交有初有中。凡交則日月必食。凡食皆月掩日。陽光爲陰魄所蔽。故爲日食。如日月雖會。而月行或入外道。或入內道。非同於黃道一宮。則自不相薄矣。月食必於望夜。其十四十六夜者。則置望參錯故也。凡望夜則月與日相對。故光獨圓滿。然日光四射而正中。光焰所不足處。則爲暗虛。月行而入暗虛。則無以承日之光。故爲月食。然以太陰用壯而敢與日抗。故墮於暗虛而爲食。以是亦爲陰盛之象也。

岳武穆平湖寇楊幺。決勝於八日之間。初駭其祕籌妙算。若與鬼神爲謀。非人可闚者。今讀薛弼傳。則知岳所運用弼之策耳。初。幺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高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時運判湖南。謂岳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鬬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橐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岳曰善。遂用之。於是積寇遽平。岳之奇功照映今古。而弼之謀畫則知之者鮮。當爲拈出。

齊人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履。貿貿然來。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致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宋洪簨謂以文意推之。揚其目而視之。終不食而死。其上皆當有餓者字。從而謝焉上。當有黔敖字。以予觀之。仍其本文。亦自意足。仍其文。正足見檀弓之高古也。

元末。明玉珍據蜀稱帝。傳其子昇。母太后彭氏同聽政。我太祖既卽帝位。昇猶阻拒聲教。於是命將討之。俘其母子至闕下。責以歸命不早。欲戮之。彭氏廷對曰。臣妾今死無辭矣。向以先夫疆土託在臣妾。夫業一日未亡。則臣妾一日未應死。今已矣。卽死無恨。太祖義其言。因全族赦之。編置海南。初。僞夏聞王師致討。恃其險阻。以重兵守瞿唐劍閣成都等處。其僞都重慶。顧以天險難攻。纔命老弱守之。將軍傅友德以奇兵由土番進。連克諸郡。遂據成都。湯和等得報。進克瞿唐。徑造重慶。夏人守銅鑼峽。兵不得逞。計無所出。乃周視形勢。隔江有清風嶺。與其朝天門相直。遂於其上置砲座。用巨砲名襄陽者。連飛數四。碎之。於是其城隤。守者震恐。無復鬬志。迄以出降。此得之戶曹主正羅君某。羅卽重慶人。渠云聞之父祖。其詳如此。

張然澹役多年。婦與奴通。後然歸。婦與奴謀害之。其犬烏龍注睛聳耳舐脣視奴。然呼曰。烏龍。烏龍。犬應聲傷奴。奴失刀仆。然取刀殺奴。然則烏龍以名犬也。元稹韓致堯詩。皆有烏龍語。蓋出然事。而章伯深不知。乃舉俚語拜狗作烏龍爲據。何淺聞也。

老子曰。道者。藏精於內。極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於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言。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天下莫不仰止之惠。他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善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以道被民而弗從者。精誠弗包也。此卽吾儒無爲而治。王道本諸天德之說也。但吾儒所謂無爲者。得人以任衆職。久之。民化俗成。而不見有爲。所謂天德者。精一以盡交修。久之。體立用行。而推無不準。老子乃一切歸之無所容心。此其所以墮於虛寂而目之爲異端也。

昔顏含不肯從郭璞筮。其言曰。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宋晁文元平生不喜推衍之術。其言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哉。二公之言如此。眞達生信命者也。

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鵑。以問李崧曰。此何聲也。崧以杜鵑對。然則五代之時。洛中已有杜鵑矣。邵康節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謂客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去後二十年。必有南人作相。務變更以亂天下者。邵子所謂始至。豈其一時創見而不知有前事耶。但晉出帝之後。甫十四年。乃開有宋之治。自後高位亦開有南人。然天下日臻太平。杜鵑之聲。其兆於宋初者。不聞益中國之亂而妨北方之治。然則此又何也。

今之柳盃。產於交廣。相傳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遣刺客得其首。因梟於樹。已而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乃命製爲飲器。越當刺時方大醉。故今椰漿味尙如酒。飲之可醉。然予嘗記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瓠。

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劉章者。得二核。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豈亦椰之類耶。但椰漿素所醞。而核之酒則臨時所釀。此爲特異。竟亦莫知爲何木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太岳意卽由耳。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遜朕位。讓由之舉。或卽此也。若飲牛棄瓢之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於野。如益避啟於箕山之類。後人不知。概謂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之後。其父瞽瞍。實繼虞氏之封。太史伯頌虞幕云。幕能協風聽樂而生物。自幕至於瞍無違命。則瞽瞍未嘗失國。舜則國之冢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國儲所固有。若陶漁耕稼。亦督視省勸之意。非必身親爲之也。瞽瞍惑於後妻而愛其少子。意以舜居嫡長而終有國。故與象曰。欲殺之。斯蓋奪嫡之計。不然。舜果一窮微之人。乃父乃弟亦何緣而必欲害之也哉。象之稱舜曰。謨蓋都君。則舜是時已爲君長可知。而舜亦知象之意在於爭國也。遂舉以讓之曰。惟茲臣庶汝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畎畝之野夫明矣。自孟子有飯糗茹草。木居豕游。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夫而爲天子。緣是與奸雄非望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若今文人之辭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尙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舜雖國之冢嗣。而陶漁耕稼亦所不鄙。如禹稷皆繼世受封。而一任水土之勞。一親播種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爲恥。而當時亦不以爲怪。非若後世有土有官者。崇高貴重而深居高拱。其於民事邈乎不聞者也。

晉惠帝永康元年。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後后坐廢。時以爲先事之兆。然予嘗觀張靖之方洲集。內記景泰中。一日暮歸。入室更衣。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晶熒流落。凡三四見。家人相顧失色。忽意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而所服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兼時以被酒氣蒸。因是致火。本無他異也。羊后所致。或亦類此。而當時特以其不終。遂以爲怪異云耳。

東坡韓文公廟碑云。申呂自岳降。傅說爲列星。傅說指商之良弼也。然石氏云。傅說者。章祝女巫之官。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太祝以傅其說於神宮。或遂謂之殷相說。自莊周妄言始。鄭氏云。傅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蓋古有傅母。有保母。傅說者。謂傅母喜之也。偶商之傅說與同音。諸家不詳其義。則曰傅說騎箕尾而去。由石氏言。則傅者附達之意。而說爲言說之說。由鄭氏言。則傅者保傅之義。而說爲喜悅之悅。二說雖未知孰是。然謂之商相說。則於星所主不相類。知東坡亦不免於承誤也。

佛說遺教經。專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其說具有漸次。與所謂頓超徑悟者異矣。今以吾儒求之。端心正念者。正心誠意也。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愼獨爲天德之要也。牧牛則雞犬之喻。馭馬則朽索之說。去瞋止妄。息欲寡求。閑邪存誠。養心寡欲也。由遠離以至精進。所謂下學而上達。由禪定以造智慧。所謂定靜而安慮。凡釋氏之言合於吾儒者。予謂此獨爲最切也。

東坡之言曰。文人之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予非文

人而所性所值實協此言，以是知坐困不免也。

兩山墨談卷之十四

潮州廟碑。坡公非獨以頌韓也。蓋公平生歷履。與其學業事功。適有相類者。故感慨發越。於此碑露之。而騎龍之詩。氣概雄厲。眞有淩轢萬象之意。且其首以善養浩然者立說。此則公所得之祕密藏也。超然臺記。又見公樂天安土。皆其氣之百折而不餒者有以本之。故海外之行。雖鯨波再涉而不懼。鬚髮皆變而無所改於中。視夫嘆老嗟卑。悼遺佚而憫厄窮者。徑庭矣。

醉白堂記云。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議論是矣。而語若少疵。古之君子。其任天下之重者。皆心乎爲民而已。私無預焉。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伊尹視匹夫匹婦有不獲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其所爲任天下者類如此。與夫履盛滿而負危疑者異矣。然則憂患利害非所以施於賢哲也。若曰。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思之域而行乎焦勞之途。則庶乎語穩而理當。然亦一時偶見如此。固非敢妄病乎大賢也。

古今美色亦有爲人掩抑而名不彰者。紂所嬖二妾。史記。汲冢書。皆謂武王入商。紂之嬖妾二女皆經自殺。今按二妾一爲妲己。其一名氏不著。蓋妲己專美。世故略之也。越納西施。鄭旦於吳。皆天下絕色。吳易其名曰夷光。脩明。越既入吳。二人方止苑中樹下。兵士望見。以爲神女。不敢前犯。楊鐵崖詠范蠡事。所謂

西施鄭旦坐兩頭者是也。今天下談者獨稱美西子之色。而鄭旦之名幾於泯沒。然以爲西施所掩。故亡吳之罪獨得以逭天下後世之責焉。是則未爲不幸也。

南平趙弼著效顰集。其鍾離叟一傳。蓋寓言以詈安石。嘗喜其幻設之妙。然古實有邂逅若此者。盧多遜南遷。食於道旁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事。盧問其何居於此。嫗蹙曰。我本中原士夫家。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爲某事。吾子不從。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間。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閒。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然則鍾離叟意倣於此。

春秋書趙盾弒其君。左氏載董狐之言曰。盾身爲上卿。而亡不越境。返不討賊。弒其君者。非盾而誰。予謂此言亦未足服盾也。弒行於趙穿。穿之進用。以盾之族子也。盾以驟諫而積靈公之怒。則其君臣之閒。必相猜嫌乖拂。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公不果於殺盾。而盾出亡。度其當時事勢。必有甚危迫者。穿爲之族子。其能自安於位乎。必也公朝有誅夷之謀。而族屬有連及之懼。非穿弒公。則公族趙固有所必至者。故嘗追原其始而深考其故。知穿素無怨於公。其爲此舉。特欲復盾而免趙也。是則雖未嘗有所受意。而發端肇禍皆由於盾。穿以盾故而弒君。公以盾故而被弒。是穿特成濟之流耳。然則首惡之名。非盾其誰當哉。譬之父兄與人爭鬬。而子弟同事者從旁殺其人。按獄之法。罪坐所由。則子弟固從而父兄則首禍者也。以是論盾。當必無辭矣。而何假不越境不討賊之云也哉。王導有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盾之與公。事正類此。仁山金氏。以盾不越境。固必授命於穿。此則深文矣。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其言曰。

盾雖不知。猶爲首惡。則是當時朝論固謂盾未嘗知也。而可以授命誣之乎。其爲法受惡。越境則免。先儒已辯其非。孔子之言。識者固知之矣。茲不復論。又按左氏河曲之役。士會謂秦伯曰。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及晉將薄秦人於河。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觀此。則穿之狂躁易動。蓋性成也。其於行弒。宜其無難者。盾之返國。不惟不討。且使之逆成公於周。則將護之明矣。以其舉措而概其心。則首惡之坐罪如之何其可免。

綱目漢元帝元年。立婕妤王政君爲皇后。汪克寬考異云。按唐高宗立武氏爲昭儀。綱目書太宗才人。以著其麀聚之醜。然唐詔謂事同政君。據甘露中書皇太孫驚生。註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至是生成帝。則此上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爲婕妤。予細考之。意竊不然。蓋武氏經事先帝。高宗不顧倫理。不畏公議。而立以爲后。故綱目謹書其始。以著其醜。政君爲宣帝令后擇取以賜。必於宣帝無嫌。而元帝素得於受命。又何他疑也。唐以武氏事同政君。正欲借此以掩其失耳。

古人以飲茶始於三國時。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率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爲飲茶之證。予閱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寤。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云云。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啜茶之說矣。非始於吳時也。

古有記里鼓車。其制載晉書輿服志。楊鐵崖嘗本之作賦。其語云。虛輪暈軫。橫轅倚輗。平廂層構。低高閒施。木鐫象以正立。手潛奮而有攜。列鼓鐲於上下。各扣擊以司時。始越里以一發。繼逢逢而運規。途倍五

以至十。鏗金聲以應期。縱征行之徐疾。咸適節而合宜。雖亭堠之旁羅。已默測而先知。此車制之大概也。

嘗記本朝曾以命題試士。俱莫知其說。因筆之以示學者。

龜山語錄有云。物之有圭角者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予謂渾然天成者。亦謂謙厚有容。含蓄不露。其於處己接人之際。使我無所觸而彼無所怫。如是斯可矣。若緣此言而務爲依阿俯仰滑稽鶻突。則固君子之所鄙也。

海外有眞蠟國。其土風國俗。元人周達觀記之甚詳。中閒紀其歷法。謂中國閏歲。則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偶記秦時以十月爲歲首。當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於歲終。爲後九月。漢初。亦襲用之。至征和閒。始改。豈眞蠟置歷。亦若漢初之循用秦法。而至今尙承襲耶。

綱目卒吳讓皇楊溥。劉友益曰。書卒何。予徐誥也。自宋弒零陵。是後滅國之主無不殺者。惟唐鄱公書薨。於是楊溥亦書卒。若徐誥者。可謂庶幾矣。考之五代史吳世家。冬十月。溥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別無他辭。意謂溥獲善終。將信知誥之存厚矣。近觀五國故事。乃知溥遷丹陽宮。及將逼殺。方誦佛書於樓上。使者趨前。溥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然則溥之卒實徐誥弒之耳。蓋通鑑綱目皆本之五代史。而歐公以家世隸江南。故於其國多諱辭。吾今特暴之。庶後之學者不至於誤信也。

唐僖宗之崩以馬踐。宋太宗之崩以箭瘡。發二事史册皆不明言。蓋當時祕之也。僖宗寵內園小兒張浪狗。一日。浪狗以無馬告。因密與百金。俾自買之。浪狗求得馬。置宣徽南院中。僖宗因獨行觀之。巡繞馬左

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其馬未。經調習。忽爾騰躍。踏僖宗左脅。遂倒地欲死。浪狗驚惶。以銀盂注尿灌之良久方甦。歸後稱氣疾。醫人候脈。謂爲膀胱氣作。投治莫效。臥十二日而崩。太宗既下太原。遂伐契丹。至幽州。虜兵大至。宋師奔潰。虜急追之。太宗僅得脫。凡乘輿服御寶器悉爲所擄。從行宮嬪皆陷沒。太宗股中二箭。歲歲瘡發。其棄天下。竟以瘡疾發云。僖宗事具於幸蜀記。太宗事得於神宗諭滕章敏之言。卽此二事例之。知古今史書其不得盡實者必多矣。

宋斧聲燭影之疑。瓊臺丘氏辯之詳矣。新安程克勤氏。著宋史受終考一書。其援引證據與丘氏略同。而尤爲信核。千載之後。當不復有可疑者。太宗天資忍薄。固不無可議。然謂其弒逆。則誣枉甚矣。其不踰年改元。宋后崩。殯於佛寺。皆五代故習。當時以爲固然。踵而行之。而後之儒吹毛索瘢。遂指以證其無兄之心。而以其後日之乖違。實其前日之兇逆。此皆先入之疑勝而不考之過也。

取天下者。要在乎據天下之形便。嬴秦居西戎之地。知韓魏者天下之樞也。故無歲不加兵於二國。以爲得韓魏則天下不足舉也。蜀漢君臣崎嶇奔竄。英雄無用武之地。故孔明不得已而取益州。然而知荊州中原之襟喉也。於是或借或分。或爭或據。頻歲交兵。竟失吳好。以爲得荊州則中原可進步也。故韓魏入秦。則山東之國以次潰滅。而秦人終有天下。關羽被襲。則中原之計坐成隳敗。而蜀漢僅可自保。凡以得天下之形便與否而已。

嘗讀史至三國劉玄德伐吳。一敗狼狽。竟慚恨致疾。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此行。雖行亦必

不至於敗。然則孔明固知伐吳非計矣。而不能先事諫止何哉。先儒謂孔明固必諫。意者不從耳。此未必然也。夫先主之與飛羽。其夙契深厚。雖名爲君臣。而義則骨肉也。孔明以一時遇合。而專主其國。固嘗致其不悅矣。及羽敗歿。而先主念羽之厚。乃決然欲爲其報讎。孔明雖知事之非。而度其勢必不可止。且其時飛超之徒尚在。必相與悼恨忿怒而贊成此舉。孔明雖欲亟止是行。寧不慮諸人之疑己之棄薄其同功一體者乎。故孔明知而不敢諫。而謂惟孝直爲開國謀臣。且處不疑之地。乃可以堅沮而衆不忌也。然孔明初意本謂吳蜀連睦。庶可合勢而拒魏。故以伐吳爲非。而勢不可已。則姑聽其出。而詎意挫敗之一至如此哉。故曰。兵凶戰危。勝敗不可期。而天下之所謂智者。固不能免千慮之一失也。

書金縢載周公避流言之謗。居東二年。蔡氏云。居東者。居國之東也。鄭康成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愚按。武王克商。展其九鼎。置之洛邑。逸周書載武王告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鼎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是克商之初。武王已作意都洛矣。特以時尚草創。未暇營建。然而聚民賓遠。大規已立。未幾。武王殂。成王繼先志。卒營置焉。以其在鎬京之東。故平王以後稱爲東周。計在武王末年或謂之東都。未可知也。周公時欲遠謗。故特避居於是。而鄭氏漢人。意者尚知周之故。以是決言居東之爲東都耳。若謂國之東。則不越王畿之外。固周公常日所主之地也。何東人幸於得見而悲其遽去耶。韓文載石鼎聯句。在列者有道士軒轅彌明。其句往往崛奇高古。或者謂即退之所撰。而託名彌明。未必有是人也。今按張南軒於淳熙間守靜江。其奏疏有曰。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

山。高廣爲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知聯石鼎者果有其人矣。

書君奭篇。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孔安國以伊陟爲伊尹之子。蔡氏因之。今按伊尹於太甲復政之後。卽已告老。其卒在沃丁之六年。陟果其子。其生當在太甲之世。然自太甲至太戊中更沃丁太庚小甲。雍己數君。前後相距蓋一百十餘年。使陟果壽。度至斯時當耄荒矣。固無秉政理也。又不知其在相位實幾何年。而其老死亦不知與太戊相距何若。太戊享國七十年。假令陟與之相始終。則須年百有八十。天下寧有是耶。伊尹年百有餘歲。世儒已詫其壽考。陟果有年。亦未應過尹之如是也。故疑陟爲尹之後人。而時有格帝之功。可以匹休於尹。故周公特爲君奭言之。世儒不考。遽謂尹之子耳。

海中有鰕夷國。其人鬚長四尺。善弓矢。令人插箭於首。遠數十步而射。中之。國名鰕夷。以多鬚也。酉陽雜俎載一士人隨新羅使飄至一處。人皆長鬚。王以女妻其人。美而亦鬚。因作詩云。花無蘂不妍。女無鬚亦醜。久之。國有難。士人爲求救於龍王。因悟爲羣鰕所魅。蓋所遇乃鰕島也。大概如烏衣國之類。此殆因鰕夷之名而造爲怪誕之說。庸詎足信也。

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妥尾過行路。一豎坐地牧兩牯。以捶捶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搦兎。兩牛來奔虎棄去。因往荷痒挨老樹。牯則喘視同守護。虎竟不能得此豎。豎雖不救牯無負。一村囂傳共鳴鼓。而虎已逃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假仁義名好古。臨事眞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爲君落筆驚風雨。洪覺範云。筠溪快山有虎嘗搏。取牧童。爲兩牛所逐。虎旣去。牛捍護之。然童子竟死。因作

詩紀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者。予記宋紹聖小人有目司馬公爲牛者。黃定者不平。作寃牛文以雪之。其說云。村民耕甚疲。枕犂而臥。乳虎出翳林間。欲前啖之。一牯蔽其人以身。而抵虎以角。轉鬬甚力。虎不能得。乃棄而去。少頃。村民寤。視牛蹂躪之處。意以爲妖。乃杖之。牛不能言而奔。歸乃解其體。食其肉。而牛出死力以衞其人之生。卒莫能自明也。嘻。寃哉。又記程史牸牧相衞事。其謂虎出。如前所云。然欲攫牸。則牧與之鬬。牧饉。則牸與之抗。更互迭進。久之。村民囂呼而前。虎始逸去。而牸牧竟全。吁。亦異矣。夫快山之牯。雖能宣力。而竟不能全其牧。負寃之牛。雖能全主。而竟不能保其身。嗚呼。天下之事。限於力而蒙乎疑者衆矣。安得牧牸兩全。彼此相信愛。如程史所云者哉。

兩山墨談卷之十五

子房進履於圯邊。韓信受辱於胯下。後一爲帝者師。一南面而王。蓋惟能下人。故能上人也。然子房猶號知道。楊誠齋詩云。少年胯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信乎。先民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觀之淮陰。可見矣。

史記秦楚月表敍曰。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稷脩行仁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伐。秦起襄公。彰於文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幷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詳其文意。以德者是指虞夏商周而言。用力者殆指秦也。蓋謂昔之欲一天下者。用德如虞夏商周。必積累數十世而後成。用力如秦。亦須更涉數世而後克。所謂一統之難如此。索隱不察其意。乃於以德若彼下註曰。卽契與后稷及秦襄文穆也。用力如此下註曰。謂湯武及始皇也。夫以秦世數公之蠶食爲用德。而以湯武之伐暴爲用力。此殆後世非聖叛道之言。豈儒者之論哉。

叔孫通希世苟合之士。其爲秦博士。二世怒諸生之言反者。通卽詭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城鑠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偸。何足置之齒牙閒。二世乃喜。迨秦亡。則事楚。楚蹶。則降漢。短衣楚製。取悅高祖。兩生有言。通所事者

且十主。皆面諛以取親貴。是其志行不信於人久矣。然則豈以身殉國者哉。其諫易太子。特一時小忠。而楚漢春秋乃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太史公亦載其言曰。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此不過勉爲危言以聳動高祖。倘信其守死不貳。則誤矣。

古者以車戰。三代以前未用步也。晉伐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陁。以什攻車。必克。困諸陁。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爲行。設五陣以相離。誘之。羣狄大敗。是後世之步戰始此。

公羊傳桓十六年。屬負茲云云。註云。屬。託也。諸侯疾。稱負茲。言託疾也。然茲義未詳。或謂茲。草也。負茲。猶言負薪。蓋謙言有疾不能負草也。予謂不然。史記敍武王入商事。康叔封布茲。註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謂坐蓐伏簀也。

范元卿上太守月詞中有云。有人吟諷紫荷香。滿晴陌韻語陽秋云。按晉輿服志。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爲袷囊。服之在左肩。所謂荷紫者。非荷芰之荷。乃負荷之荷也。人徒見南史著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言之。蓋不知晉書荷紫之義。予讀宋史。宣和間。任子太濫。有年始十餘歲而蔭補通顯者。諫官李會疏論。以謂尚嬉竹馬。已獲荷囊。以荷囊對竹馬。則紫荷相承之誤久矣。

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乘軒。蓋恩禮視大夫也。而北齊後主臨御。爵祿輕濫。御馬及犬乃有儀同郡公之號。藉以旃罽。食物十餘種。蓋前乎此而秦松封五大夫。後乎此而宋石爵磐固侯。卒之召亂致禍。如出一轍。然後知先王之重名器而卻玩好。非志慮之明遠不能也。

左傳成十六年。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也。曰。戰禱也。此節皆聚於中軍矣。張幕矣。徹幕矣。甚囂而塵上矣。皆乘而執兵下矣。戰乎。乘而左右皆下矣。皆楚子望見而疑問之辭。曰以下。則州犁答辭也。楚子之語。總之以王曰一言。而下節則不復有所系。然其語句簡便。意脈通貫。此正左氏善敍事處。使他人敍此。不知當費幾何語矣。此作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南宋諸陵。在會稽縣之上皇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爲西僧楊璉等所發。周草窗雜識略云。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既還行在。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諸公論功受賞。所費不貲。先是選人楊煒貽書廟堂。乞奏請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斲而視之。朝議以不欲逆詐。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槨。納衮冕翬衣其中。遂不復改斂。至此。被發。徽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眞僞不可知。徒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沈沙漠。初未嘗還也。每閱至此。恨虜讎之深。宋茹寃之極。然考之史傳。蓋有未足信者。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金人以徽宗鄭后梓宮來歸。於時欽宗尙在也。至三十年。逆亮謀南侵。於是遇害於燕。然則葬五國城之說妄矣。未幾。孝宗登極。遣使求河南陵寢地。金主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

爾國葬之。明年三月。竟以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是欽宗之柩終南宋之世未嘗返行在也。然則又安有攢宮於六陵之閒耶。夫攢宮且未嘗有。而木燈檠又安所寄耶。卽是而推。則朽木之說。疑元人習聞當時有逆詐之言。故附會妄傳而致記者之誤信耳。

程學士嘗預修宋綱目。謂得於黃文獻公之言。乃信陸秀夫官止簽書樞密院事。文文山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因遂奏御。悉改舊史所稱。於文死節日。書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某。陸抱帝赴海日。則止書其氏名。且謂當時同事者見世習稱二公爲相。憚於驟更。惟彭文憲與予意合。予竊疑之。考之宋史與陳氏續編。俱載德佑二年正月。拜文公右相。兼樞密使。往使伯顏軍前。公辭相以行。被執而逃。五月。益王卽位。公自溫州入朝。申右相兼樞密使之命。至六月。復詔公同都督諸路軍馬。乃出開府。日月次第。可考不誣。而程主於前言。乃於入朝命相之條止書以爲樞密使同都督諸軍。於其日中添著命相固辭之語。且合六月所詔同都督之命於命樞之日。此其自信而好異之過也。考文公在當時。其自鎮江得逃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丞相謂公也。公以夜抵揚城下。聞候者談。制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張弘範語厓山士民曰。汝文丞相已執。復欲何爲。厓山亡日。置酒大會。張謂公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是丞相之稱。在當時已習。雖然。此未足據也。指南錄。公所著也。而有句云。爭元作相總成塵。先太師祭文公所譔也。而有句云。再相出督身荷憂。責臨刑之日。元主問其何願。對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然則其自言亦固謂爲相矣。若其年譜本傳。則皆書云辭者。此實有故。

蓋古者國亡則責備於君相。當時宜中世傑實用事。公雖任相。而出督於外。朝事不預知。意以他人壞之而已。當其咎天下後世當必有責備之者。雖公以身徇國。而亦不免介介於後世名。此所以有命必辭而不得已。則出而任事。年譜本傳亦因公之心迹而書之。然告辭錄黃不聞繳納。則固已爲相矣。若陸之除拜。則又有可言者。陸初與陳宜中不協。謫居潮州。後張世傑言諸行朝。召爲簽書樞密院事。時景炎二年之十月也。續編載祥興卽位。以陸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與張世傑同秉政。程乃削而不錄。謂其死日官止簽樞。夫自景炎召還。至祥興二年死國。踰越三載。安得猶守初職也。且承平之時。兩府轉遷尙不踰歲。此爲何時。而用人乃爾。艱難之際。命相爲急。於時宜中旣逃。文公出督。張世傑雖稱秉政。而以武臣不拜。然則首尾三年之閒。其任相者誰歟。陳仲微從二王入廣。目擊時事。其所著衞王本末云。祥興卽位。以陸秀夫爲丞相。張世傑太傅。指南錄亦云。陸君實永嘉推戴有力。及駐厓山。兼宰相。凡朝廷事。皆其潤色紀綱之。據此。則陸固厓山之相也。吾意當時播越海濱。封拜草草。雖以陸之入相。而遠近或未悉知。迨其滅亡。而紀事如塡海等錄。追書舊事。習其初稱。故但云已耳。而程乃盡廢舊史。獨據以爲筆削之。案此又其自信而好異之過也。二公之取重於天下後世。初不係於官爵。獨謂續綱目旣詔行。誠慮夫學者不考而宗信之也。故著其說於此。

嚴光之不屈。世皆謂其立志高潔。此知光之外者也。新安程克勤曰。先生當西漢末。避莽亂。棲迹草澤。以待天下之一遇。光武之主。猶以爲未慊而去之。非其君不事也。侯霸亦先生故人。位三公矣。仁義阿順之

語。凜然下飭若澆焉。非其友不友也。先生之學。雖莫知所從來。殆必有揆之中而安。放之遠而準。將與伯夷相望而興者。所謂非常人也。其立論頗異流輩。然獎與疑太過矣。原光與帝舊同硯席。其相處非一朝一夕而已。燕昵之私。徵逐之狎。在人情所不能免。而況其時光已年長。視帝則子弟行也。則夫語言容色之閒。甯免於倨肆。而周旋禮度之際。安保其無缺耶。及帝登極。光疑其或未能忘己而容物。於是變姓名。隱之澤中。而帝追念故人。意不能忘也。乃遣使物色之。迨其詣闕。而復偃臥於賓館。加足於帝腹。凡此皆光欲以嘗帝。而侯霸雖舊人。然不能知也。故雖位居鼎足。而輒有癡兒之譏。要領折之警。觀此。則光之素挾長淩物。微可見矣。諫議之除。帝將資其鯁諤之益。而光以受命於朝。當必改趨易步。強己所不能而隨時俯仰。則夫君臣之形迹。上下之名分。恭遜之容。祇承之態。度不能一旦黽勉而曲盡其禮。於是終於辭避。至以堯舜巢由之言婉卻之。而帝亦度光不可留強之。或累異日之保全也。亦聽其去。然前此有狂奴故態之言。則帝之微意可見矣。此則光之始終表裏。春秋所謂推見至隱者也。尹遂昌謂光與帝同學之時。固已年尊於帝。至帝君臨大寶。召至闕下。光是時蓋已年踰耳順矣。以年尊德邵之人。帝不能待以賓師之禮。乃欲臣而用之。宜乎光之不應也。此得其形似而未悉其心。予故備論之。

宋有陳仲微者。咸淳中。以言事切直罷官。後起爲兵部侍郎。修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暨厓山敗。流落安南。臨歿。有詩曰。死爲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諫臣。安南國王挽之以詩曰。痛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揾淚爲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管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土覆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

灘頭共不平。仲微之詳見本傳。其偷生外國。雖與陳宜中同科。然宜中身爲大臣。且當國用事。國亡。與其君同死社稷。固其職也。顧遺君棄親。逃避他國。於國則不忠。於家則不孝。一死有餘責矣。若仲微。視陸秀夫輩雖有愧。要之猶愈於投降賣國者。其蹤跡亦可憐也。

世傳宋梁顥以八十二歲登狀元。故其謝表有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又其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今考顥傳。顥以雍熙二年及第。歷官二十載。至眞宗景德元年六月。病卒。年九十二。逆而數之。至登第之歲。除去歷官二十年。止應年七十二。是知世俗所傳者妄也。又按八十二歲之說。具遯齋閒覽。容齋四筆辯其謬誤。然又謂年止四十二。殊不可曉。又謂史稱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今考本傳。無之。豈元人删之耶。

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以爲望日又食。按漢書及五行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書所不紀。予謂此月食無疑也。刊本字誤耳。蓋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此日月相會與對望所致。時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閒而兩經災變。故於望日下詔書修省。而懼災之意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益謹日食之戒也。故詔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繫以日。必是月朔望日月分食。非一日事也。是後十二月晦。雷。徐廣云。雷一作晝字。又作圖字。實所未詳。予疑雷。雷字誤也。十二月晦日而雷有聲。則所發非時。故特紀異耳。

太史公六國年表。其敍秦之興曰。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幷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

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此殆類術家鄙誕之說。信如此言。則自漢以後。若隗囂公孫述之徒。竊據西土。自謂天命可覬。而繼以敗滅。此又何也。又曰。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衞之暴戾。則秦不足法明矣。而復云。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始終。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則又嘆悼其所爲若足爲後王法程者。凡此皆遷學術偏駁識趣卑陋處。昔人譏其淺陋而少聞道。此亦其一云。

兩山墨談卷之十六

孫仲益賀胡尚書手簡云。玉堂視草。金華進讀。極儒者之榮。其門人李學士祖堯註云。金華殿名。前漢史翼奉傳略云。孝文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離宮。又無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是也。其援引殊不涉進讀事。按史。漢成帝命張禹等講論語於金華殿。故後世以金華爲講讀之地。孫所謂儒者之榮者。用此也。史記漢宗室傳齊王世家。前云。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十一年。（景帝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則志之本末詳矣。繼復云。漢擊破賢。（元菑川王）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無後。及徙濟北王王菑川。凡此係事辭重複。又列傳朱建事中具酈生首尾。任敖事中敍張蒼始末。謂宜從刊改。而諸篇中如是者乃疊出。予固疑史記爲太史公未脫稾之書也。

越絕書。不知作者誰氏。或謂子貢。子胥作者。妄也。觀其援引不倫。序次無法。類譾淺者所爲。而所記有及西漢時事者。又其間文法間有類吳越春秋處。其正言無幾。而雜說旁出。復疑古有是書。後人從而勦入他說。豈東漢之際如趙曄輩者所著耶。其最不經者。謂舜有不孝之行。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考之經典孔孟。皆稱舜爲大孝。舜豈有外養之理。四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舜固未聞有兄也。又謂子胥妻楚王之母。吳越春秋載子胥入郢。令吳王納昭之夫人。然則子胥固

未嘗身此舉也。凡此皆有惑於後之學者。予故深闢之。

說苑載周威公聞屠餘策其國亡而懼。乃進錡疇田邑史理趙巽之賢。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餘曰。其尙終君之身。旣後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愚謂周分爲二之說。劉氏蓋以實威公身後之禍。不知其事情實非也。按大事記。考王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爲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號東周君。於是東西周分治。是時惠公欲獨擅河南之地。故封班於鞏。以奉王爲名。然則二周分治。乃威公子孫並分王室之謀。在惠公則爲拓先業。在威公則爲子孫大焉者也。陶弘景二牛圖本出於莊子。楚王聞莊周賢。厚使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甯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二牛之意蓋用此。

周書。因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傳謂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或疑旣制其出入。則何事乎車。而猶從以七乘。不無背戾。因引十乘百乘之說。謂古者以井地定賦。車乘之數。目井地而出。蓋四丘爲甸。一甸爲田十六井。所賦兵車一乘。以車七乘。疑削其國邑而但給以七乘所出之人土。蓋古法七甸之賦也。此說亦有謂。然嘗考周禮大行人副車之制。謂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蔡在周爲侯爵。則七乘乃其平時之從車。有罪之後。制其出入。而從車則不革。姑且存其國儀。侯度。蓋寬假之禮也。蔡氏失原其本。故學者他疑。予特祛之。

西廣左右江溪洞之外。別有依山之蠻。俗謂之山獠。獠婦生子卽出。其夫則臥如乳婦。少不謹。則致疾。其婦乃無所苦。

元延祐閒。佛菻國使來朝。備言其城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卽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若行稍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撲沒。人馬旣迴速。於是水銀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旋取之。用香草同煎。則花銀矣。水銀中國亦產。固非奇物。術士輩往往煉之爲藥銀。然畢竟是假。若彼國煎而爲花銀。是殆其草藥之靈異也。

唐末方鎭。類以讎報誅斂爲事。而李茂貞之子從曮。獨以仁厚爲政。鎭人愛之。其在鳳翔。有田千頃。竹千畝。懼侵民利。未嘗省理。從征至蜀。部送王衍。還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明宗入立。知其故。遣人誅重厚。從曮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願貸其過。此其識度誠長者。當時節使罕復及之。然以其茂貞之子。故但附其事末。至不免爲雜傳中人、殊可惜也。

史記。武王克商。紂反走。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而死。武王入商。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世儒多謂紂雖殘賊。死則已矣。武王之師。固曰公天下之怒。然弊冠新履亦須少動於中。豈有於其已死之屍而復加戮之理。予謂此言眞足以正史遷采擇不精之失。非以存世教而曲爲之辯飾也。又傳記謂太公蒙面而斬妲己。今按武王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

目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所謂嬖妾。蓋妲己也。二女非謂紂所出。乃妲己與其並嬖者。如傳云二女裸之謂。妲己素慧黠。意其當紂死之時。必自計不免。而預爲之所。寧冥坐俟周兵之入而致其生獲哉。然則此云二女皆經自殺。揆之事理。謂獨可信耳。

後唐明宗。史謂其胡人。目不知書。然其所見亦自高卓。有帝王知書好文者所不可及。秦王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凡此數言。似知帝王爲學之要。比與專務辭章筆札。與臣下較能否者。異矣。其君主天下。亦非偶然也。

五代史梁本紀。六月。楊崇本復附於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弑。昭宗崩。十月。王朝於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昭宗崩下。當補書太子祝卽位。是爲昭宣帝。下方云十月王朝於京師。然後事辭爲備。本紀敍朱溫事。雖於唐可略。然昭宣之立不著其始。則其下二年七月。天子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者。當爲何人所遣耶。此非惟迷誤後學。亦事理之必不可闕者也。

說苑載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按此載

曾子告孟儀一節。與論語曾子告孟敬子者特相似。中間意句雖參置不類。然不妨於大旨之略同也。豈二書所出爲卽一事。而見聞之下。記之者不能無異耶。然就文義而論。則論語所記爲渾然。而向所云云。微傷於峭露。要之。賢人之言與文人之辭。自昔有閒矣。

予喜閒前代之故。一日。閱宋遺民錄。得宋元以來數事。意好事者所欲共聞也。漫疏於左。理宗在宮中。嘗被酒。上芙蓉閣。望淮楚之分。黑祲十有餘年不散。南偪江。乃凄然淚下。度宗在宮中。日以酒壺自隨。終日酣醺。外事蒙蔽。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於懷。以匹練束爲一體。仍以黃金墮腰閒。乃赴水死。文丞相既俘。其夫人歐陽氏爲元將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曰。吾有死耳。誓不以潔白之軀辱於賤卒。我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刎死。汪水雲元量、舊以琴入內供奉。三宮北狩。乃隨至燕山。時爲太皇及王昭儀鼓琴奉巵酒。又或至文丞相鋃鐺之所。爲作拘幽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暨後南還。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釃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各雨下。歸而爲黃冠、縱浪山水。人以爲仙。德祐入元。封瀛國公。世皇遇之甚窘。凡五年不給衣糧。至文丞相死後。乃給。世皇夜夢黃龍。以爪纏繞殿柱。厥明。瀛國來朝。正立柱下。因是謀欲去之。而瀛國先覺。乃祈於帝師。獲爲僧以自免。虞伯生、風儀整潔。或謂其嘗私於文宗之妃。故當時無名子贈詩。有不堪回首昭陵道。落日西風莎草寒之句。順帝駐應昌。以痢疾殂。倉卒梓宮無備。乃取西江寺梁木以供用。梁間隱隱有西江月一調。所謂死在西江月下也。凡是數事。皆予前此耳目未及者。是不獨可錄爲談助。雖以備史氏可也。

宋建炎中。高宗子明受太子薨卒。續綱目從恆辭。不詳其故。蓋國史諱之耳。初。苗劉逼高宗禪位。乃立皇子薨。改元明受。張德遠諸人勤王。鑾輿返正。以明受嘗奸帝位。建議去之。竟連其乳母掩之鐵塔之下。後高宗乏嗣。晚年抱望思之恨。頗怒德遠。然德遠之處此亦太過矣。高宗嘗謂輔臣云。朕性不喜與婦人近。此未必本性誠然。先是。高宗在維揚。方宮中有所幸御。忽報粘罕兵至。遽驚惶出奔。致成痿疾。以是嬪御希進。其終於無嗣者。坐此也。明受事出朝野遺記。

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槀街。然後拘留虜使。責以無禮。按三輔黃圖云。槀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若今之鴻臚館然。邦衡時以虜使在邸。故請斷檜首懸之彼所。於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因引槀爲街言。然則槀街非尋常梟首之市也。程克勤平逆頌云。吉祥就磔。欽首懸竿。槀街闐闐。都人快觀。又正德甲戌間。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檻送京師。法司論擬上請。有云宜懸首槀街。以昭國法。予謂曹欽浩八等本賊亂於中國。於蠻夷無所交涉。而亦引槀街之文。未免於用事之誤也。按懸首槀街。本起於西漢斬獲郅支單于。甘延壽請爲此。

宋靖康之難。粘罕駐軍青城。欽宗出狩。留而未返。時有汪若海者。以太學生上書粘罕。請息兵講好。奉還少帝。其書慷慨激發。反復數百言。中有云。語曰。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傴僂扶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顧衆曰。今上寬仁似仁宗。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爲也。今日當先死。以爲諸公勸。城中聞之。不問

老少。無不歔欷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豈可不承於天不和於人哉。云云。粘罕雖不聽。然亦不罪也。當時圍城中。大小臣工噤不敢出一語。而忠義奮激乃出於一儒生里父。則平時肉食以謀人之國者果何如人哉。若海後仕宋。亦不顯。高宗嘗以片紙書其名諭張德遠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新安程克勤。嘗預脩續通鑑綱目。其於文宋瑞陸君實死節。書文爲樞密使。陸爲簽書院事。謂一以塡海錄等書爲據。予前既論之矣。始君實居厓山時。日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死。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後罕能詳者。今得塡海錄。閱其間數事。與番禺客語行朝錄等書參差不協。是知此書不無舛誤。計非陸記手筆之比。程氏乃據以廢正史。不知其何見也。

偶閱荊州府誌。載夷陵州有浣紗河。其說云。昔伍子胥奔吳。道遇浣紗女。卽其地也。其水色斑白。若浣紗之色。後人立子胥廟於此。按吳越春秋。伍員初逃楚。難聞太子建在宋。奔往就之。既而奔鄭。會鄭人殺建。乃與建子勝奔吳。越昭關。至江。漁父渡之。遂行。入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會女子擊絲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女子長跪而與之。子胥已餐而去。顧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乃自投於瀨水而死。後員入郢而還。過溧陽瀨水之上。欲報女子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又按張勃史記註。子胥乞食處在

丹陽溧陽縣。丹陽爲今應天府。溧陽其屬邑也。邑有投金瀨。緣伍員投金而得名。唐時立貞女祠其上。李太白爲之記。詳見前卷。是子胥遇浣女之地。諸說之可據無疑也。若夷陵。則春秋楚之西境。其西北乃適秦入蜀之路。概之于吳。風牛馬不相及。子胥何緣至是耶。或者水色類于浣紗。好事者因謬倡浣紗女之說。然則援以立廟而據以入志。懵亦甚矣。

宋紹興中。與金人議和。時淵聖在虜中。尙無恙也。自後太后迴鑾。而淵聖竟不返。初疑金人欲留以爲質。宋雖有請。彼或勒而未許。今閱朱子語類。窺見其間一二。乃知淵聖之歿於虜。蓋有深故也。先是兀朮下江南。頗屢失利。而張通古之來。朝之忠計者憤不肯和。宋勢蓋稍振矣。是時劉豫既廢。金遂欲立淵聖於南京。以中分宋勢。賴和定而止。暨太后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幸早歸我。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而知朝議大不然。遂不敢語。自明受太子殂。高宗竟乏嗣。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以變動江南耳目。岳武穆嘗具劄言之。故終淵聖在虜。宋遣巫伋一迎之後。不復終請者。慮其狡謀復起。而至不可區處也。後逆亮謀掃國南下。目中已無宋矣。而淵聖在彼。終以前議致疑。慮生他變。故先舉戕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惜作史者不能略示其概。故筆之以詔來者。

兩山墨談卷之十七

鬻子書二十二篇。秦火之後。漢藝文志謂止存六篇。今閱逢行珪所註者。乃有十四篇。按鬻子名熊。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嘻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誠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王乃師之。然則鬻子商末人也。度至周公封魯之時。必已死。今其書有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知善不行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又曰。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觀此二節。則鬻子應至武王末年尚存。然則須年百一十以上。豈有耄荒若此而復能著述耶。故疑其書非鬻子自作。蓋東漢以後好事者掇拾其語而彙集成篇者也。不然。漢所存止六篇。而今至十四篇之廣。安知非後人附益哉。

元伯顏率師伐宋。世祖以曹彬下江南諭之。其至臨安。駐軍城北。戒飭將士。市無剽掠。民無震擾。遣人諭幼主降。次收圖書法物。然後偕其君臣以北。從容閒雅。有古良將之風。雖其夷虜習性。媲之曹彬。終未全美。然視粘罕兀朮輩則霄壤矣。嘗見其還經金陵梅嶺岡詩云。馬首經從嶺島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其自誇如此。若非口不言功者所宜。然即此觀之。有古人行李蕭然圖書數卷之況。味其清致雅尚。殆非夷狄中人物也。

綱目載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

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呂氏春秋載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夫是二說。卽一事也。而爲語不同。其頗協者。最後文之言耳。綱目稱田文。而呂紀爲商文。所不可曉。綱目本之通鑑。類非無據。而呂紀則先秦之書。要之於紀載爲信也。二者未易稽決。

宋弘在漢。其可取者。非直貴不改交。富不棄妻兩言而已。其隨事規益。有古大臣謇諤之風。弘薦桓譚爲議郎。譚於宴鼓琴。以繁聲悅帝。弘召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他日。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忠正以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又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撤之。凡此讜言直氣。蓋與申屠嘉汲長孺相望而興者。而通鑑節要乃不能略載。小生末學。能知者或鮮矣。予故表

而出之。

李筠謀起兵拒宋。其子守節。仕宋爲皇城使。嘗泣諫。不聽。太祖知之。遣守節歸諭旨。筠謀愈甚。遂起兵。命守節守上黨。引兵南向。後事敗自殺。守節以上黨降。詔釋其罪。以爲團練使。予謂守節處此。誠亦難矣。蓋違父則非孝。拒君則害忠。然而父死家滅。已猶獻城而丐生。則於義有未盡也。昔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李懷光將反。其子李璀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誠使臣賣父而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璀亦自殺。守節而知此義。則宜於見討之際。束手歸命。以全君臣之誼。而一死從筠地下。以全父子之倫。君親之際。豈不兩盡也哉。而隱忍偷懦。自乖大義。二子之罪人矣。

冬青引、載於野史。其詩凡三出。而語句不同。初疑好事者誦錄之誤。近閱趙東山跋語與宋遺民錄。乃知唐玉潛、林景曦、收葬陵骨之後。謝翺皋羽與景曦各爲詩以暗記此事。故不同如此。獨一首之末云。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不知何意。予聞楊禿所營浮圖。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裹之尖頂若瓠壺者。所謂霹靂一聲。意指此也。楊禿裒陵骨。雜牛馬諸骼。爲浮圖以壓之。號曰鎮南。而不知龍蛻之餘。先已爲唐林二義士所得。託固於萬年枝之下。至今尚無恙也。元人徒疑江南王氣未泯。而兇禿所爲若曰壓禳云者。適足以當其心。故任其恣肆妄作。若罔聞知。然人憫於下而斂其遺。天怒於上而伐其

跡。亦足以觀宋德之格於上下者矣。昔人錢塘懷古詩云。劫火不燒楊璉塔。怒風還激伍胥潮。蓋業塔不燬則江怒不息。其不平之氣終古如在。載考鎮南之跡。元人謂在杭之興元寺。寺故宋大內也。今杭之鳳山門外。雖諸寺略存。然不知何者爲興元。且改世以來。街陌變遷。漫莫尋遺塔之跡。意者國初修復城隍之際。有識者惡之。特剗去之耶。俟當細訪。

謝疊山跋程楚翁詩卷云。五帝三王自立之國。至德祐而滅。有天地以來。無此變也。理之變。氣隨之。西北嚴凝之氣。盛行於東南。吾序陳月泉詩已言之。後六年而驗。又十一年。程楚翁出詩一編。氣清和而志深。遠有風人遺音。獨以爲王澤未竭。民彝未泯。豈與文士輩角巧也。楚翁毅然以天地大義爲己責。死生禍福。置之度外。幾殞搒箠。幸逃鋸鉞。逋播十年。本志弗渝。豈不眞男子哉。黍離忠矣。義氣不足以感人。無衣勇矣。忠誠不足以悟主。周轍不西。千古同恨。安得楚翁之詩作於彼時乎。云云。楚翁、徽之婺源人。性倜儻。喜問學。德祐末。元兵入臨安。江東列郡皆下。楚翁發憤。散家貲。陰給敢死士。將復郡城。事泄。被執。搒掠幾死。夜賂守者。得脫去。時碧梧馬丞相廷鸞在番陽。義不仕元。楚翁往投之。碧梧義其爲人。贈以詩云。汗竹丹鉛側。空花粉黛中。尙懷丞相亮。不署大夫雄。有客來今雨。誇予邁古風。幽情傾不盡。渺渺碧雲東。楚翁客碧梧所久之。聞謝疊山在閩中。去就疊山。奔走往來凡十年。閒關險阻。一寓於詩。有黍離麥秀之感。讀之令人涕下。疊山被執北去。楚翁倀倀無所依。病逆旅中以死。其所著述。經兵燹後。無一字存。嗜嗜可惜。然楚翁雖不幸。而碧梧之句。疊山之語。則炯然在簡册間。身名固不朽矣。

說苑具載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乃漆身變形。吞炭變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馺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之。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乃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子非義也。乃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按讓本傳。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欲爲報讎。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刑人。則豫讓。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執之。乃喟然而歎曰。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於是讓伏劍而死。據此。則讓之自殺。乃在伏橋之後。說苑序諸入宮之時。微爲舛錯。又讓之言曰。中行以衆人畜我。我亦衆人事之。智伯以朝士待我。我亦朝士爲之用。昔人謂卽其言而槪其中。則讓固懷貳心者矣。何天下後世之足愧也。然觀襄子謂讓曰。子非義也。乃壯士也。則讓之本心在當時已爲識者所非矣。後世之論。蓋落第二。太史公傳之刺客。無亦有見於是哉。

元章祖程白石樵唱詩註。謂元兵滅宋。僧人楊總統發宋諸陵。以其骸骨棄草莽中。適林霽山在越上。痛憤不能已。乃詭爲采藥者。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髏骨爲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於越山之北。且種冬青樹識之。又厓山志。元人發宋諸陵。以其骨沈諸水。

政和縣人余應則亮網之。得理宗髑骨而葬焉。按輟耕錄。元發宋陵。以其骨雜牛馬諸骼。作浮圖壓之。號曰鎮南。有唐玉潛、林景曦者。私以他骨易出之。各爲匣以葬。初未聞則亮爲此舉也。始陵發後。理宗獨失其頭髑。蓋胡僧竊之。製爲飲器。胡俗以得帝王頂骨爲鉢盂。則吉祥如意。故爲此。至我太祖登極。命宣國公索於元庫。久之得於西僧汝訥所。敕有司葬之聚寶山。後越郡以宋七陵圖來獻。上覽之惻然。命返舊骨於元穴。凡理宗髑骨。其始末有據如此。今曰林景熙網得以葬。又曰余則亮網得以葬。夫景熙固嘗預葬骨之舉。此猶可說。若則亮則元末人。何緣預世祖時事哉。此誠好事者傳聞之辭。皆未足憑也。

李賀榮華樂云。鳶肩公子二十餘。齒編貝。脣繳朱。走馬夜歸叫嚴更。徑穿複道游椒房。或謂椒房乃宮禁嚴密之地。非公子可夜游者。按此篇本詠梁冀事。冀爲人鳶肩豺目。所謂鳶肩公子。指冀也。本傳。冀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彫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游觀第內。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云云。觀此。則冀之宅第視宮禁蓋等矣。所謂椒房。得非當時僭擬無度。壽之房闥亦用椒壁之制而自同於內庭之稱耶。然則賀之言正以著冀驕侈之極。於宮禁初無預。未可謂失也。

九峯蔡氏。謂三代改正朔。不改月數。其言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

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皆以寅爲首也。愚謂夏非改正。商不改月。周則改正以示統。改月以隨正。其在經傳。如春秋所書殞霜、無冰、雨雪、震電之月。孟子所稱七八月、歲十一月十二月。左傳正月辛亥日南至之文。汲書周公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之語。皆其證也。我朝周洪謨氏作周正辯疑。一主蔡氏。力辯周人未嘗改月。其謂春秋所書。凡因事而繫月者。皆夏時也。定元年冬十月。殞霜殺菽。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殞霜不殺草。則謂二霜以過殺與不殺而書。桓十四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則謂二冰以正月無可藏與二月無可出而書。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謂雨雪之上恐有缺文。或有大字。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則謂建辰之月。雷雨三日。以爲非常過度。故繫震電於大雨之下。他如七八月旱者。決在孟仲秋之交。十一月十二月杠梁成者。斷在歲終之候。其援引證據。自謂無可疑矣。而不知皆其說之師心者也。且周之改月。不獨愚見爲然。宋元諸儒蓋言之。不獨諸儒爲然。程朱大儒亦言之。周氏能達其辯於春秋孟子。固矣。獨其引汲書。則節去周公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之文。於左傳所紀正月辛亥日南至之類。則謂周末世亂。道路榛塞。左氏不知周制而妄爲之說。夫其節汲書者。固欺人之失。而謂左氏不知周制。則幾於妄矣。蓋左氏魯之史官。其傳春秋。雖不無可駁。要之於周之歷紀。亦難乎謂其不知也。雖然。周氏尙以孝經宗祀明堂之文爲不足據。則其所取信者惟己意而已矣。他何言哉。

正德末申間。狂賊劉六劉七輩、嘯聚十餘萬衆。殺掠齊魯之境。一日。次東平州。州有一嫂二姑。避賊出奔。遇其部將於道。度勢不可脫。卽跪俟道左。賊悅其色。逼至莽地。欲次第汚之。時賊大衆已起營。獨所遇賊

未捨去。嫂不得已。聽所爲。次及大姑。姑俟賊上體。卽兩手交按賊頸。小姑以死踞其身。賊時已疲。作力不能起。嫂卽其刀砍其首。斃之。往報之官。準格給賞。時皆壯之。予讀楊鐵崖濮州娘樂府。因知薛花娘之事非誣飾者。花娘濮州娼也。賊朱鬘者掠之。因與裸飲。賊旣酣。擁花娘臥。花娘乘其睡。抽佩刀刺殺之。乃遁出。報官兵。因遂進攻。盡擒其衆。東平婦之事。大略類此。然花娘斃賊於醺酣。而三婦乃斃賊於倉卒。此尤奇快也。作三婦制一虎。繼濮州娘之後。一虎嗥。三婦怖以晚。三婦順。一虎疲以困。虎生獰嗜慾亦其性。幕天不醜。裸人國。席地寧知陷身穽。按虎頸。踞虎腰。虎雖有力不得跳。肉屏未竟聚塵樂。血顱已落屠猪刀。嗟嗟三婦非五虎。胸次沈機乃雄武。爲君寄謝晉男子。下車攘臂會何數。

張士誠亡國。亡於其弟士信。士信佐其兄。僞稱丞相。信用匪人。羣小趨沓。卒之內乏謀畫之臣。外鮮折衝之將。邊威不振。國計坐耗。以迄於亡。士信於丁未六月六日爲天兵用砲擊死。所任隆平郡太守周倔。本山陽鐵冶子。以聚斂功至上卿。伏誅日。緩頰言曰。錢穀鹽鐵等籍皆在我。汝國欲富。當勿殺我。主者怒曰。亡國賊不知死罪。尙敢言是耶。速殺之。吳人稱快。或手加額曰。今日天眼開也。有蔡文者。山陰人。素業醫。葉德者。雲陽人。業星卜。士信皆委任之。二人無他才能。惟以諂諛悅士信意。汲引邪佞。排譖謇諤。致士信誤國。大抵二人力也。丁未春。獲至臺城。伏誅。因風乾其屍。懸示於秤者一月。又潘某者。其僞駙馬也。性驕侈。娶美娼凡數十。內一爲蘇氏。才色兼美。醉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薦其首於客宴。國亡。伏誅臺城。投其首於溷。張氏始末雖略見於輟耕錄。歸田詩話等書。然未詳備。茲偶得其數事於此。俟他日有聞。輒爲傳

云

兩山墨談卷之十八

宋觀察使汪介然傳。元人汪幼鳳所作。中載洪忠宣皓陷虜。高宗用其子适爲相。屢書求皓。虜以不知所在爲辭。及介然使虜。游城上。皓聞笑語。曰。南音也。密附蠟丸書。介然剖股納之。歸聞於朝。帝召見介然。於御前取書以進。上覽之涕泣。命适拜公。爲之厚餉。和議成。明年。洪公皓、朱公弁、張公邵、皆南還。洪公又令諸子孫羅拜之。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後适出知徽郡。爲介然建府第。朱文公誌朱弁墓。謂得邑人汪介然密附洪公皓蠟丸之功。卽此也。介然冒危險以通國之好。守貞信以不負人之託。其志節可傳無疑。獨考洪适以孝宗乾道元年始入相。是時忠宣歸朝歿已久。而此云高宗用其子适爲相。屢書求皓。則爲說荒謬。不考之過也。

予前辯楊璉所營鎭南浮圖。入國朝來無跡可訪。意謂國初剗去。此但一時據理勢而言。未暇考求其據也。今按元史續編。至元二十二年秋九月。上命建佛塔於宋故宮。二十五年。載西僧楊璉眞加以宋宮室爲塔一。爲寺五。元人陳剛中鳳凰山詩云。浮屠百尺聳亭亭。落日鴉啼野蔓青。至國初貝瓊穆陵行云。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塔今不見。是鎭南在元固屹然存。而入我朝方泯。此則國初剗去之明驗也。以此例之。乃知天下古今之事。其不得親擊者。以理勢推之。率十中八九。又楊髡建塔本爲鎭壓陵骨之計。然發陵之歲月。續綱目據唐玉潛傳。謂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續編謂在二十一年九月。周草窗謂在

二十二年八月。今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於宋故宮。則與草窗所誌發陵月日相繼。以是年八月發陵。而九月建塔。事理相因。最爲脗合。草窗宋末人也。其所紀誌。當爲實錄。若續編載二十一年發陵。越明年九月始建塔。則不應陵骨暴曠一年之久。至如玉潛傳載歲戊寅十二月發陵。越七日。下令裒陵骨築塔。則與續編建塔之歲月違背。凡八甲子。此足以決其謬誤也。

三國之統系。陳壽帝魏而寇蜀。司馬公因之。朱晦庵矯其失。乃帝蜀而賊魏。自朱子迄今。未有置異說者也。並朱子時。有俞文龍者。作孔明論一篇。大抵考論先主孔明之跡而吹尋其過。此未暇論。至鄭如幾魏春秋之作。則與朱子之見大異矣。如幾字維心。太永人。徙居德清之龜溪。從葉石林諸名公游。以陳壽三國誌紀載無法。乃作魏春秋。仍以魏紹漢統。張無垢九成與相善。移書難之。復書曰。僕不能超時媚世。守所學至於窮且老。因刊正三國之書以度余日。辱賜教。疑其予操而黜備。衰病居山。無緣面究。欲置不報。恐閣下終疑不解。敢申其說。商系夏。周系商。秦系周。漢系秦。魏系漢。晉系魏。緜緜系而不絕者。謂之統。若以魏篡取。黜不使系漢。則統其絕矣。春秋列國之君。雖簒殺而取者。皆得承其統。聖人不沒其實。所以著其罪也。司馬遷作史記。略準春秋。至秦項呂氏。亦皆列之本紀。僕作魏本紀。非予之也。法應然也。董卓之亂。王室覆蕩。獻帝曹陽之敗。六宮委棄於塗泥。百官餓死於牆壁。自古播遷危辱。無甚於此。而山東諸侯。以義名師。擁據睥睨。莫或有惻然動心者。操獨奉迎都許。披荊棘。立廟社。使如綫之緒。絕而復延。雖其心不可得而量。抑亦有功於漢者。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出居於鄭。書曰。公朝於王所。及天王狩於河陽。

又書曰。公朝於王所。公朝而諸侯不與。所以譏諸侯之不臣也、司馬溫公謂操取天下於羣盜之手。非取於漢。深亮其亡漢者非操之罪。僕猶不敢以爲然。蓋操實攘而有之。罪安得而掩哉。至如殺孔文舉。弑伏皇后。與夫受禪之文。陳壽所略陳者。僕皆特書而詳志之。不沒其實。以暴其罪。爲萬世亂臣賊子之戒。黜之之旨。不爲不嚴。獨表其奉迎一節。以厲後世臣子臨艱危不可以棄其主耳。至論其心。則曰學古而任數。外夷而中險。舍小怨以矯情。引大義以飾詐。惜其略有餘而度不足。其罪而黜之者如此。亦概得其情矣。未嘗予之也。若曰魏篡而有之。不當系漢。則非春秋之法也。噫。漢亡。宗室布在天下。惟虞表璋備耳。虞表既敗。璋又失國。幾其奮起而興劉氏者。舍備其誰哉。望之深。故責之切。方曹陽之敗。臣子有不可爲心者。備時爲將軍。領豫州刺史。擁重兵。據方面。其勢足以自通。其言足以動衆。曾不聞馳一介之使。脩常貢之職。唁顛沛。訪在亡。亦未嘗出一辭以激漢之義士。果有意於興漢乎。謂其長者。長者固如是乎。厥後獻帝密詔使之圖操。備與操方昵。出同輿。坐同席。非不得其便也。畏不敢發。事覺兵敗。乃連於袁紹。紹何如人哉。紹破。往依劉表。至是始得其謀蜀之計於諸葛亮。夫荆益同姓之邦。使備與之協和。庶幾或可以興復也。春秋。伐同姓者。貶其爵而人之。滅同姓者。絕其類而夷狄之。且璋厚禮迎致。使平漢中。漢中、蜀之咽喉也。備苟不急於自爲。藉益州之兵食。討平張魯而扼其咽喉。孰不壺漿以迎師。璋將遜避之不暇也。備不知出此。乃背恩棄義。反襲而奪之。長者固如是乎。昔光武破尋邑。討王郎。降銅馬。救斯民於塗炭。然後卽位改元。故中興之功。照耀往策。備於漢無纖毫之功。滅同姓而乖義舉。納宗婦而亂人倫。亟欲稱尊。告

祭天地。託流言爲獻帝舉哀定謚。而帝尙無恙也。騁區區口舌以誣羣聽。一皆出於變詐。無足取者。操有無君之心。猶畏名義。終不敢自尊。備有所畏乎。閣下唾操。而不知備有可唾者如此。僕爲之贊曰。任智勇以爭天下之勢。仗信義以歸天下之心。此高帝之所以創業。世祖之所以中興也。備之智勇信義何如哉。蓋未有智勇不具信義不立而得志於天下者也。僕所望備者深矣。必欲以蜀系漢。不知蜀亡。系之魏也。系之晉耶。又莫適攸從也。其去取大旨如此。予嘗反復其所言而考究當時始末。似亦足以表暴操之功罪而愧赧乎先主之心。其言要自有謂。不可盡棄也。昔歐公作五代史。荆公惜其不脩三國志。因囑東坡爲之。坡恐世間議論不一。避而不承。然則昔賢於此。正自難言耳。

我朝遷鼎北平。雖成祖弘規遠略。然本太祖之意也。洪武改元。駕御謹身殿。顧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而運掉東南。比今南京何如。衆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闕已完。不可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於是中止。昔武王克商。謂周公曰。我嘗南望三途。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繼而武王崩。志不克就。成王立。周公追繼先志。卒營洛以爲成周。東遷之後。保固守險。緜延周祚於八百年之永。非細故也。今國家控據上游。而宰制六合。建帝王萬世不拔之基。則成祖繼志之孝。聖子神孫迓衡之休也。

予著撮義。載宋高宗駐蹕維揚。金師入寇。將渡淮。適招信縣一尉。時以巡徼。遇之途。遂相敵。是日。風作。塵氛蔽天。虜不測南軍多寡。相拒踰半日。尉以力戰死。高宗因得飛報。倉卒渡江。不爾。則有可虞者。然尉之

名氏失傳。記者爲之歎惋。偶閱續通鑑。載建炎三年。金人由招信將渡淮。縣尉孫暉禦之。沈其數舟。虜以疑兵麾暉。自上流渡。城破。暉死之。此事正與傳記脗合。然則尉乃孫暉耳。其脫君父於阽危。忠績匪細。樂記一篇。竊歎其高深遒古。非秦漢文字可並。致堂胡氏謂爲子夏所述。或又謂子貢所作。然皆無可經據。愚意此或夫子所示意。門人商賜輩述以共成者也。

猴詩謂之猱。性躁而多智。嘗記唐大歷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鄰近一家。縱火燔屋。里人懼。亟走救火。於是羣猴遂脫去。其狡智若此。載汀州志。

徐敬業起兵誅武后。不克而死。武因剿滅其族。論者謂高宗之立武氏。決於徐勣一言。然未幾徐氏族滅。亦足爲其禍唐之報。偶讀唐書。乃知勣之後蓋未盡滅也。按吐蕃傳。虜將徐舍人者。語所俘道人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武后時。吾祖以兵尊王室。不克而覆。子孫奔播絕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忘歸。顧不能自拔耳。是勣之子孫故在。亦足爲敬業忠義之報也。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註。然註之所本。它無所考。

宋時。瀘南人有蓄秦吉了者。能作人言。夷酋欲以錢十萬買之。其人告吉了以貧甚欲賣以濟困之故。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因不食而死。此與厓山墜水之白鷴正相類。彼含齒戴髮。名爲士大夫者。顧叛宋而投金元。曾禽若哉。

歷法。日行之度。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是爲春秋分。先儒言北至東井。南至

牽牛。此南北以在天者言。東至角。西至婁。此東西以在地者言。今按。東井牽牛之南北。蓋主北極而言。北極位東井之北。日自牽牛而北。至於東井。則去極爲近。而於時爲夏至。日自東井而南。至於牽牛。則去極爲遠。而於時爲冬至。然此南北必人從地面仰觀於天。推考其進退遠近。乃得而見。故曰南北以在天者言也。若東角西婁。則主方位而言。蓋二十八宿有一定之位。角亢七宿居東。奎婁七宿居西。日行適東井牽牛之中。在東而至角。則爲春分。在西而至婁。則爲秋分。然此東西是蓋一定之方。人於地中左觀右顧。一望可見。故曰東西以在地者言也。

天地之祭。莫大於郊。舉郊。則后土之祀。六宗之禋。皆在中矣。百神之祀。莫先於社。舉社。則山川之望。羣神之徧。皆在中矣。故中庸言郊社之禮。而承以祀上帝之言。蓋舉天帝之尊以統其餘也。五年之祭。莫殷於禘。舉禘。則比年小祫。三年大祫。皆包之矣。四時之祭。莫備於嘗。舉嘗。則春夏禴祠。歲終祫烝。皆可推矣。故中庸言禘嘗之禮。而承以祀先之言。蓋舉廟祭之盛以該其餘也。

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天日月相會之氣朔無欠無餘。是爲一章。所謂兩年一閏。卽五歲再閏之說也。又歷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方置一閏。然補前借後。必各得一月之半。則後月節氣乃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於是乎閏在矣。是固天然恰會。當此之置閏。非人可移前徙後。強置之於所不當之月也。然則先儒所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此固可通。而謂置兩閏不足。則借下之日以終數者。於法窒矣。按先

儒倡借下終數之說。由人誤認三年一閏之後卽繼以兩年一閏之文也。

成湯放桀於南巢。在湯則放之而不追其所往。在巢則納之而俾終夫天年。初未有殺戮之事也。故終湯之世。其不受命者。巢伯而已。武王伐紂之後。箕子則甘於卽夷。夷齊則恥於食粟。商容則竟於釋位。大家弗靖。奄君再叛。是其劉殺之施於當時者有不忍焉故也。古以湯武並稱。要之武之慚德視湯較甚。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氏謂爲怪誕。不取。今按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其形似雀。色作灰白。嘗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者也。涼州唐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誕。

盜跖之言曰。盜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知可否、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天下之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富翁之言曰。大凡致富之道。先去五賊。所謂五賊者。仁、義、禮、智、信是也。蓋未有五賊不去而能成富翁者也。吁。五者在人。富者則欲去之以致富。盜者則須藉之以成盜。然則古之所謂大盜。其猶賢於爲富不仁者乎。

近世泥金畫漆之法本出於倭國。宣德間。嘗遣漆工楊某至倭國。傳其法以歸。楊之子塤遂習之。又能自出新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循其舊法。於是物色各稱。天眞爛然。倭人來中國見之。亦齗指稱歎。以爲雖其國創法。然不能臻此妙也。

地之下皆水。水之下乃天。天之外。則大氣之渾淪逼塞者包裹充滿。莫有涯際。又復迅行疾轉。略無少息。

凡其內之水與地。爲緊束於勁風罡氣之中。不得少下。此地之所以能久浮而不墜也。大要則氣舉天。天包水。水載地三言而已。晉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水。水以浮天而載地。其見頗差。先儒言日月星辰運行。從水中過者。當云水下。其說方穩。

趙簡子諭陽虎曰。今而後。樹人必也當擇。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乃知唐世狄公薦賢。有嫉之者曰。天下桃李皆在公門。蓋言其後之藉蔭也。又賈島訕裴相詩曰。不栽桃李種薔薇。蓋譏其後之得刺也。

王輔嗣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蓋復有來復之說。亦有退復之義。易言七日復者。來復也。論語言復其位者。退復也。冬至陽生。六陰以漸而退聽。夏至陰生。六陽以漸而反歸。故王言陰復陽復。要皆退而還復也。

環谷汪氏曰。周禮大司馬。所言正月之吉。是指夏時。其言正歲。則爲周人建子。爲歲首之月。其說是矣。然謂周不改月。則亦未足憑也。蓋夏時周月。在周並行。時以作事。故月令大司馬所用。皆從夏時。歲以示統。故春秋所紀。皆遵周月。所謂周月。則以十一月爲一月。汲書左傳可考而證也。

宋元以前。中國未有摺扇之製。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當時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然特僕隸下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國以充貢。朝廷以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以供賜予。於是天下遂徧用之。而古團扇則惟江南之婦人猶存其舊。今持者亦鮮矣。

予著墨談十八卷。藏襲久矣。邑侯雙崖先生雅尚文事。因就予取閱。既徹徧。則以書來曰。是不可不傳也。爰遂斥俸付之梓。且命邑民沈懷調度其事。工既訖。衆謂侯此舉。蓋不欲以論衡自私之意。而懷之率義。亦宜得書。因識之末簡。

嘉靖己亥春正月吉旦陳霆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兩山墨談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陳霆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邢雙

✤D一四九五